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官场怪谋

 **eBOOK**
内容资料 非同寻常

前 言

“怪谋”一词，看起来扎眼，听起来也有点刺耳，而究其实，它并不是一种仅仅用于表现美与丑的标签，而是指人类智慧中带有奇异色彩的那一部分。我们平常所说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有他的打算，我有我的主意”等等，都是指人们在某种特殊的场合，面对特殊的对象，为了实现或者破坏某种企图，而采取的种种特殊的手段。这种手段，敌人可以用，朋友可以用，自己更可以用；正面人物可以用，反面人物也可以用。所以，说“怪”也不怪。只要你是个有心人，生活中随时可以发现。

本书通过对上下几千年中国古代史的爬罗剔抉，采撷出 121 种呈现在中国古代官场上（尤其是封建官场）带有奇异色彩的典型谋略，以飨读者。每种怪谋均以故事形式成篇，有的怪谋是由一个故事形成，有的怪谋由几个故事构成。使读者在一篇篇历史故事中领略到中国古代官场上光怪陆离的现象，从而透视出上层建筑领域惊心动魄的斗争内幕。这里有统御术，有媚谀术，有诋毁术；有正义对邪恶的征服，也有恶势力的横行不羁。牵涉到君臣之间、臣与臣之间、上下之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官场角逐和权力之争。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官场谋略的一次高度提炼。

本书在编写体例上，以历史发展先后为经，以每一种谋略故事为纬，构成中国古代官场怪谋的风貌。如果有的谋略类型是由多篇故事组成，则依照第一个故事的发生时代为准。读者自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良莠自辨。相信它对提高读者辨别是非美丑能力，会产生重大作用。

束有春

1992 年 10 月于金陵雨脚斋

官场怪谋

束有春著

团结出版社

官场怪谋

沽名钓誉

夏朝末代君主桀是一个荒淫无道的国君，他自从打败有施国，获得美女妹喜以后，更是不理朝政，大肆挥霍，沉面于声色犬马之中。当时，有一个名叫关龙逢的大臣因劝谏而被桀割下脑袋，悬挂在宫外。从此，朝廷中正直的大臣们也只得卷起了舌头缄默了，想升官发财的人也就趁机溜须拍马，一面唱赞歌，一面给夏桀出一些馊点子，致使夏朝国运日衰，出现了众叛亲离局面。当时的民间曾流行一首歌谣：“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意思是：“你这个太阳还不快点灭亡，你要是灭亡了，我们跟着一起死也情愿！”也有的骂：“老天没有生眼睛，造就了这么一个毒太阳。”

正在这时，东方的商国首领汤正在竭力收买拉拢人心，见夏朝如日落西山，就决心取代夏朝。商汤先打败了邻近的葛国，征服了薛国、豕韦、顾国、昆吾，然后进攻夏桀。在有碯之虚这个地方同桀进行了最后一战，最后，夏桀大败。汤将桀通过流放手段处死。

商汤本可堂堂正正地接替夏桀的诸侯国共主地位，但他又害怕落下个“天下言己为贪”的坏名声，开始不敢直接享受“天子”的称号，而是要把王位转让给在社会上有一定威望的务光，以表现出其坦荡无私的胸怀。与此同时，商汤又害怕务光真的来接受王位，便暗中派人给务光送去另外一条消息：“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你，所以，才要把天下让给你的。”

1 务光不知其中有诈，觉得自己虽还没有当上“天子”，但已落上了弑君夺权的罪名，这与他的避世修名的人生宗旨相去太远。务光为自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而感到羞耻，在走投无路情况下，他不得不投河自杀了。

这一来，商汤不仅洗刷了自己弑君夺位的恶名，而且又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天子。

战国时，燕王哙身边有一个大臣名叫子之，与苏秦有婚姻关系，而苏秦的弟弟苏代又与子之交往密切。有一天，苏代作为齐国的使者来到了燕国，燕王哙问他：“齐宣王那个人怎么样？”苏代有意夸大其词说：“齐宣王只不过是一无能之辈，一定不会称霸。”

“为什么？”燕王哙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苏代说：“齐宣王不能大胆地信任他的大臣，为他认真做事的人没几个。”苏代想以此来激燕王哙重用于之。

燕王哙果然上了苏代的圈套，将一切军国大事都让子之去料理。子之也因此送了许多金子给苏代，以作报答。

过了不久，子之又买动一个名叫鹿毛寿的人去游说燕王哙。鹿毛寿对燕王哙说：“主公不如将整个国家都让给子之。人们认为尧是个贤者，只是因为尧曾将天下让给许由，但许由不肯接受。这样，尧有让天下之名而实际上又没有失掉天下。现在，主公你如果将国家让给子之，谅子之也不敢接受。这一来，主公你就与大名鼎鼎的尧并列了！”

燕王哙果真发话，要把国家许给子之，想以此来捞个贤君的声誉。谁知人心不古，此一时彼一时也，那子之正一心想过国王的瘾。他觉得许由、务光那些人也太愚朽可笑，干嘛有国王的位子不要？当燕王哙将奉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大印统统收回交给子之时，子之也就毫无愧色地“南面行王事”，反将燕王哙当臣子一样使唤。

过了三年，燕国发生了大的动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在齐国的帮助下，

发动了讨伐子之的战争。燕王哙郁郁而死，子之逃之夭夭。人们共立太子平为王，即燕昭王。这样，因燕王哙沽名钓誉而引起的国内动乱方告结束。

无酒自醉

殷商王朝的最后一个帝王叫纣。据说他思维敏捷，善于辩论，博闻强记。所以，他的知识足可以达到拒绝任何大臣进谏的程度，他的言论足可以掩盖自己的一切过饰而使人感到天衣无缝。不仅如此，他还臂力过人，能徒手跟猛兽进行搏斗。由于他有这么多“超人”之处，就根本不把世上任何人放在眼里，而任性所为，商王朝最后就断送在了他的手中。

为了纵情享乐，他整日置身于声色犬马之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身边有个最受宠的美女名叫妲己，只要能引得妲己的欢心，商纣王是无所不从。他让乐师们制作一些靡靡之音，表演各种荒诞的歌舞。他还命人在王宫附近挖了许多大池子，将里面倒满甜酒；把煮好的肉块挂满树枝，号称“酒池肉林”。然后，命令男女脱光衣服，在里面互相追逐嬉戏，通宵饮酒，以此取乐。

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供他挥霍，他命人在朝歌（商朝别3都）造了个高大的台子，称为鹿台，用来专门贮放金钱。又在附近造了一个巨大的仓库，称为钜桥，用以专门囤积粮食。

面对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各诸侯国纷纷背叛，奴隶和平民也不断奋起反抗。于是，商纣王就专门发明了一种“炮烙”刑具，用以镇压人民的反抗。这种刑具就是在一个空心的铜柱子里烧上旺火，将铜柱子烧得通红时，把受刑的人剥光衣服贴在上面，一直到将人烙焦死了为止。

有个叫梅伯的大臣听说商纣王制造了这么一种残酷的刑法，就去劝谏，说：“大王，这种刑法太残酷了！这和先王商汤的宽厚仁慈相差太远。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人都要反了，商王朝的江山就要断送在你手中！”

正在梅伯说话的当口，那边又传来了一声惨叫，接着就是阵阵“嘶嘶”声和令人作呕的人肉味。

商纣王冷笑着对梅伯说：“想不到你活得不耐烦了，竟如此放肆地教训起我来了！今天我也要让你尝尝这炮烙之刑的滋味！”

说罢，命人将梅伯押往铜柱附近。正要行刑，众大臣一齐跪下为梅伯求情。

商纣王见这么多人为梅伯求情，就顺势改口说：“既然大家都为他求情，我可以免去他这炮烙之刑。但我决不能允许大臣随便诽谤我的风气出现！”说着，又转向那一帮卫兵们：“来呀，给我把这老东西推出去斩首，剁成肉酱，让我们大家都尝一尝！”

卫兵们把梅伯剁成了肉酱，装在盘子里给大臣们品尝。大臣们满含泪水，看着盘中盛放的梅伯肉酱，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从此，大臣们都缄默不语了。

4

当商纣王大肆屠杀忠臣良将和无辜百姓之时，西方周人的势力日益强大，随时都有取代商王朝的可能。纣王的叔叔比干眼看着祖宗打下的江山要毁在纣王的手里，他忧心如焚，对纣王的暴虐荒淫再也不能容忍了，就大胆地向纣王进言：“大王，你不能对西方的周国掉以轻心呀！祖宗创下的基业要葬送在你手里了！”

商纣王一听，厉声喝斥道：“你不要再倚老卖老，老是依着你比我辈份高，就常来教训我！我听人家说你是圣人，我又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眼，今

天我倒想见识见识。”说着，命令士兵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了一颗血淋淋的心脏。

商纣王连杀忠臣多人，就连自己的亲叔叔也不放过，引起了世人的极大恐骇。

有一天，商纣王因连日通宵狂欢作乐，醉生梦死，连年月日都忘了，问左右的人，他们都说不知道。这时，商纣王又派人去问大臣箕子。箕子一听可吃惊不小，他不但没有任何受宠之感，反而觉得大祸要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了。联想到梅伯、比干的被害，箕子更是有兔死狐悲之感。他对他的弟弟说：“商王作为天下之主，而使一国的人都没有年月时间观念，这天下可就危险了。现在，一国人都不知道时日，唯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我也就危险了。”一想到这，箕子连忙让他的弟弟去回答纣王派来的人，对他们说，箕子这几天喝酒喝醉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日子。

箕子害怕厄运快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他想：“现在，世上的人都跟纣王一样醉了，我箕子为什么还要独醒呢？”从那一天开始，箕子就开始佯狂，无酒自醉，以远祸全身。

5 明代洪武年间，郭德成做骁骑指挥，他的妹妹也在宫中当妃子。

一天，郭德成到宫中拜见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同他谈了一些事情以后，郭德成就准备告辞了。这时，明太祖拿出两锭黄金塞到郭德成袖中，对他说：“回去以后不要告诉别人。”

郭德成见皇上如此厚受，恭恭敬敬地收下了金子，向皇上磕了一个大礼，走了。趁皇上不在意时，他又将金子装在了靴筒里。

快要走出宫门时，郭德成有意假装喝醉了酒，跌跌撞撞地向门口走去。快要靠近守门人了，他又突然歪歪斜斜地站住，有意脱下自己的靴子，只听一阵响声过后，黄金已全部倒在了地上。守门人发现了，立即上前将郭德成逮住，问道：“郭大人，你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在事情未查清之前，请你暂留宫中。”

郭德成继续装醉，哼哼呀呀的说不出个名堂来。

守门人立即向上禀报，大家都知道郭德成与皇上关系非同一般，就将此事报告给了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一听，感到郭德成真是窝囊，没好气地对来说：“他的那两锭金子是朕赐给他的。”这样，郭德才得以携带金子出宫。

事后，有人责怪郭德成太马大哈了，连皇上赏给的东西都保存不好。郭德成听了，却不苟言笑地说：“宫廷之内如此严密，我如果藏着金子出去，别人若发现了，岂不要说我是偷来的？况且我妹妹在宫中侍候皇上，我出入无阻，又怎么知道皇上是否以此来试一试我呢？”

众人听了，无不佩服郭德成考虑问题十分周到。

假充神明

商太宰让年青的侍从小吏去市场看看行情，等他回来后，商太宰问道：“你在市场上见到了什么事没有？”

那侍从小吏说：“一切正常，好像没发现有什么事。”

商太宰又说：“虽是这样，但你仔细考虑一下，究竟见到了什么呢？”

那侍从小吏见太宰这般提问，也感到蹊跷，但又不敢多言，就摸了摸脑门，想了想说：“对，在市场的南门之外，我发现牛车特别多，拥挤得仅仅可以通行。”

商太宰立即告诫那个小侍从：“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刚才问过你的话，你可千万不许跟别人讲。知道吗？”

“知道了。”小侍从更是莫名其妙地回答着。

于是，商太宰便召集管理市场的有关官吏前来开会。责备他们说：“商场南门之外，为什么有那么多牛粪？你们的市场卫生工作是怎么做的？”

这些管理市场的官吏们都十分奇怪，弄不明白商太宰为什么对这件事知道得这么快。于是连连认罪，承认工作没做好。自此以后，那帮人对自己管理的职守都十分小心谨慎，不敢丝毫大意。他们始终觉得，商太宰有神奇的功能，正在暗中监督着他们。

这种假充神明的治人法术，在后世也屡有所见。

战国时，卫国的君主卫嗣君使人装扮成过客商人的模样，通过关口上的集市，管理关市的小吏故意刁难不让过，那人只好用金钱贿赂了关吏，关吏这才让那位“商人”过了关。

那人回来后，将事情经过告诉了卫嗣君。卫嗣公立刻命人将那小吏召来，责问道：“某日有客商经过你的关口，给了你许多金子，你就让他走了，有这回事吗？”

那关吏吓得两腿直打抖，赶紧承认了这件事。

卫嗣君立即下令将那关吏重打五十大板，再罚双倍的金子，让他还到原来的关口工作。

这一来，整个关市大恐，人人不敢掉以轻心，他们都认为卫嗣君具备明察秋毫的神奇本领。

还有一次，卫嗣君手下的一个人到县令身边督察，那人发现县令无意中揭起了床上褥子，露出了相当破旧的席子。卫嗣君知道后；派人送去新的席子，对县令说：“国君知道你的席子很破旧了，特赏赐给你新的席子。”

县令大惊，以为卫君真是个神明人物。

再如韩昭侯有一次派侍从骑马巡视县城。侍从回来后，昭侯问他：“见到了什么？”那侍从说：“无所见也。”经过再三提问，那位侍从说：“南门之外，有黄犍在道路左边正在吃庄稼。”昭侯听了后，急忙让那侍从不要向外泄露这一事，而且立即下令：“当禾苗正在生长时，要禁止牛马到庄稼地中，这是早已有的规定，而一些官吏却不把此事放在心上。现在，有许多牛马跑到了庄稼地中。各地赶快把牛马吃庄稼的数字报上来。不然，将严加治罪。”

命令发出后，三乡的人（指东门外、西门外、北门外三个地方）都向韩昭侯汇报说，没有发现任何庄稼地中有牛马。

8 韩昭侯又说：“还没有查遍，要仔细查看！”

官吏们又将城郊田野仔细搜查了一遍，果然在南门外，发现了一头正在吃庄稼的小黄犊。官吏们十分吃惊害怕，都以为韩昭侯料事如神，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假手于人

周桓王元年（公元前 719 年），卫国的州吁在心腹石厚的共同预谋下，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杀死了他的同父异母哥哥卫桓公，篡夺了君位，并拜石厚为大夫。

州吁弑君夺位，开始对外只说卫桓公是患急病死的。可是纸里包不住火，久而久之，国人纷纷传说国君是让州吁和石厚害死的。州吁非常担心国人不服，自己君位难保，就同石厚商量着，想干几件惊天动地的事，一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二是想让国人佩服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合适的国君。但是，从哪儿开始呢？

想了半天，石厚突然一拍手，说：“有了，我们先领兵去攻打郑国。那郑庄公曾杀过兄弟，又赶走了老母，我们有理由去征伐他，只要打了胜仗，不愁国人不佩服您，那时，你的君位也就牢固了。”

于是，他们联络了周围的鲁、陈、蔡、宋四国，向郑国发兵。最后，终于打了个不大不小的胜仗。

州吁和石厚满以为这一来，国人该臣服了。谁知老百姓们把他们说得更坏，都指责他们不忠不孝，却要借着忠孝的名义去打别的国家，害得老百姓们都不能过安定的日子。

州吁被国人指责，日子真不好过，他就要石厚回去向他的父亲石碚讨主意。

石碚是卫国的老臣，曾在朝中任大夫，威望极高，人人敬佩，现已退位在家。他已早已听说了州吁的弑君所为，又听说自己的儿子又在助纣为虐，心里更是十分恼怒。真想早点除掉这两个祸国殃民的碚伙。

这天，石厚回来对父亲石碚说：“新国君即位，人心不服，他想请您出面辅政，帮他出出主意。”

石碚心想：这倒是个除掉祸害的好机会。于是对石厚说：“凭我一个老朽去辅佐他这样的国君，肯定是无济于事。按照惯例，诸侯即位，首先要得到周天子的许可，取得一个合法的地位，这样，国内百姓也就会臣服了。只要有人去跟周天子说情，事情准能成功。”

石厚听了连连称是，觉得生姜还是老的辣。但又忙问：“派谁去跟周天子说情呢？”

石碚持了捋胡须，想了想说：“陈侯跟周天子关系亲密，跟咱们的交情也挺不错。你们先到陈国去，请陈桓公代为出面向周天子请求，然后你们再自己去朝见周天子，这样事情准能办成。”

州吁听石厚讲了石碚出的主意，高兴得直叫好。事不宜迟，他们立即打点礼物，带着几名随从出发了。

与此同时，石碚已暗中派人赶在州吁、石厚之前，送去一信给陈桓公，请他帮忙，除掉卫国这两个逆臣。

州吁和石厚兴致勃勃地来到了陈国，陈桓公就派大夫子碚出面招呼他们，请他们在太庙里相见。

子碚领着州吁、石厚来到了太庙门口，只见门外竖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不忠不孝者勿进”几个大字。州吁和石厚吓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进好还是退好。石厚斗着胆子问子碚：“这牌子搁在这是什么意思？”

子碚说：“这只是咱们国家的规矩，没别的意思。”两人这才放心大胆

地向庙里走去。

到了庙堂上，陈桓公已经早已端坐在那里了。州吁和石厚刚要向陈桓公施礼，只听陈桓公大声喝道：

“天王有令：捉拿杀害卫侯的乱臣贼子州吁和石厚！”

两旁站立着的武士一声呼应，上前将两人牢牢抓住，先来了个大反背。二人一下子给吓懵了，两腿筛糠，想不到不是进的庙堂，而是进了审判大堂。

这时，子碯拿出石碯与给陈桓公的信，当堂宣读了一番。那信的大意是：“尊敬的陈侯：我卫国不幸，出现乱臣贼子谋害国君的大祸。这全是州吁和石厚所为。外臣石碯恳请陈侯帮助卫国除掉这两个不忠不孝之人，为卫国除害，为天下伸张正义！”

这一份信犹如判决书，宣告了州吁、石厚的死刑。州吁、石厚连呼上当，但已后悔莫及了。

陈桓公令人将州吁、石厚分别关押起来，然后派人去通知石碯。

石碯自从告老还家后，早就不过问朝政了。陈国使者将消息告诉他后，他才上朝堂去会见文武大臣们，告诉他们州吁、石厚被抓住的消息。大臣们非常高兴，就请石碯处理这事。

石碯说：“既然诸侯要我拿主意，那我就依祖宗的规矩办：州吁和石厚犯弑君之罪，当斩！现在应该立即派人到陈国去把他们杀了。”

有的大臣见石碯年老，膝下只有石厚这么一个儿子，提议“胁从者不问”，但石碯却气呼呼他说：“州吁的罪，大多是我那没出息的小子给调唆出来的。一定要杀掉这两个祸害！”

就这样，卫国派了两个使者到陈国，执行诛杀州吁、石厚的命令。

石碯假陈国之威，为民除害，大义灭亲，一心为国，受到了卫国人的交口称赞。后被卫宣公尊为国老。

卫国从此又出现了安定局面。

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济南知府刘豫杀害了抗金将领关胜，投降了金人。两年后，刘豫又被金人册封为“大齐皇帝”，成为宋王朝抗金的最大障碍。

当时，刘豫与金军将领粘罕勾结甚紧，引起了金军右副元帅金兀术的极大嫉恨。岳飞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决定利用敌人之手除掉刘豫这个败类。

一天，岳飞部下抓到了金兀术的一个间谍，岳飞假装认错了人而斥责了这个小间谍说：“你不是我们军中的张斌吗？我派你到大齐去约同刘豫诱骗四太子，（指金兀术），你怎么一去不回？”

那个小间谍开始吓得半死，但听了岳飞的话，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岳飞认错人了！”心中暗自窃喜：小命保住了。

岳飞装着很不高兴的样子，故意不看那个间谍，一边踱步一边自言自语：“幸亏我及时派另一个人去同刘豫联系，刘豫已经答应今年冬天以联合入侵长江为借口，把四太子骗到清河一带，再伺机下手。这才没误了我的大事。”

说到这，岳飞猛地转身，两眼射出愤怒的目光，斥责那个小间谍：“让你送信你没送到，又迟迟不回来向我报告，你说你为什么要违抗我的命令？我要以军法处置你。”

那小间谍也顺势捣头如捣蒜地对岳飞说：“小人张斌该死，请大帅饶命，小人一定为大帅效犬马之劳。”

岳飞故意停了停，作思考状，然后对那位小间谍说：“我先饶恕你这一

次，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再到刘豫那里，问明他起事的具体日期，我好早作充分准备。”

“是，是。”那小间谍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性命，吓得满身都是冷汗。

于是，岳飞又制书信一封，写明与刘豫合谋诛杀金兀术的计划，把信封在一个蜡丸之中，然后割开那间谍的腿肚子，把蜡丸藏了进去。并告诫道：

“不得泄露机密！这一次再不完成任务，就提头来见我！”

那小间谍忍着疼痛叩谢了岳飞不死之恩，飞快地逃回到金国，把蜡丸书交给了金兀术。

金兀术看后大惊，立即报告了金太祖。刘豫不久就被废除了。

岳飞终于搬掉了抗金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暗箭伤人

周桓王八年（公元前 712 年）五月，郑庄公在荥阳的练兵场上检阅部队，准备攻打许国。他让人做了一面很大的旗帜，上面绣着“奉天讨伐”四个大字，那意思就是说他将要奉周天子之命去讨伐有罪的许国。这面大旗仅旗杆就有三丈三尺高，他把旗帜插在一辆战车上，当做旗车。他还下了道命令：谁要是能拿得动这面大旗，谁就担任先锋，而且把这辆战车也赏给他。

命令刚刚发出，部队里一片哗然声，不少人吓得直伸舌头：“我的妈，这旗子也太高太重了，谁拿得动哟。”这时，只见队伍里走出来一个黑脸膛、重眉毛、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来。他大喝一声：“看我的！”

郑庄公抬眼一瞧，原来是瑕叔盈将军。他开始还担心军中无人敢出来应试，那就麻烦了，一见瑕叔盈出场，庄公满意地点了点头。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众将领都瞪大眼睛向前看着。只见瑕叔盈一手拔起旗竿，紧紧握在手中，往前走了三步，又往后退了三步，尽管风很大，把旗帜刮得猎猎响，但瑕叔盈面无改色，步履稳健，最后，又把旗杆稳稳地插在了战车上。

演兵场上，顿时想起了一片掌声和喝彩声。

瑕叔盈向郑庄公行了个礼，正想把战车拖走，队伍里又窜出来一位大汉，伸开双手把战车挡住了，喝道：“且慢！”

14

大家一看，原来是红脸大将军颖考叔。

颖考叔大声说道：“光是拿着大旗走几步，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能把它当长矛来使！”

瑕叔盈眼看煮熟的鸭子就要飞走，心里很不情愿，但还是把战车丢了下來。

只见颖考叔手操旗杆，左抡右转，忽前忽后，把那面大旗摆弄得呼噜噜直响，像耍大刀似的。看得全场将士都伸长了脖子，瞪圆了双眼，一个个脑袋随着颖考叔的大旗在左晃右动，像给一根线牵住似的。

郑庄公也看得出了神，好一会儿才脱口说道：“好！好！真不愧是一员虎将，当得起先锋。这战车就赏给你！”

谁知鹿死谁手，犹未定也！庄公话音刚落，旁边又跳出一位白脸大汉，大声喝道：“我来试试！”

大家一看，原来是公孙子都将军。公孙子都是贵族出身，一贯骄纵傲慢，根本不把颖考叔这些寒门出身的人放在眼里。今天这场大赛，他岂有不参加之理？

这下可有戏了！场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公孙子都走到颖考叔眼前，大声叫道：“你行，我就不行？”

颖考叔见公孙子都来势凶猛，心想，郑庄公已发过话了，说把这辆战车赏给我，我可不能让这煮熟的鸭子飞了。他也不答话，赶紧一手拿着旗帜，一手拉住战车，飞快地向着自己的队伍跑去。

公孙子都一看，也火了起来，觉得颖考叔太不讲理了，就操起一枝长戟追了过去。

眼看一场恶斗就要发生，练兵场上也出现了骚动。郑庄公连忙派人去把公孙子都拦住。郑庄公也下座劝说道：“两只老虎可不能相争，你也别生

气了，我另有安排。”

公孙子都嘴里还在骂着：“不让别人试试，这算什么道理！真是没有教养的东西。”

这时，郑庄公已派人拉来了两套车马，一套赏给瑕叔盈，一套赏给公孙子都，闹了个皆大欢喜。

但自这件事后，公孙子都已在寻找机会，要除掉颖考叔这个对手。

这年七月，郑庄公约了齐国和鲁国的兵马一起去攻打许国。颖考叔当上了先锋。围攻许国都城的战役开始了，颖考叔真不愧为是先锋，他一马当先，拿着战旗登上云梯，动作敏捷麻利，一下子就爬上了城头，还顺势干掉了几个守城的士兵。公孙子都在下面看得真切，眼看颖考叔又要立下头功，心中不免妒火直往外冒，心想，不如宰了他，让他不能得逞。

于是，公孙子都，这个阴险残忍的碓伙，躲在了人堆里，乘人不备，于忙乱中，对准颖考叔“嗖”的一箭。这一箭不偏不倚，正中颖考叔后心，只见这位勇敢的老将军大叫一声，一头从城头上栽了下来，他手中的大旗刚好将他盖住。

正在指挥战斗的瑕叔盈见颖考叔从城头摔下来，还以为他是给敌人打死的，气得怒目圆睁。一个猫腰，再来一个鲤鱼打滚，来到了颖考叔的身边，他操起覆盖在颖考叔身上的战旗，纵身攀上云梯，三两下就登上城头，回身摇晃着旗帜，指挥士兵继续战斗。

“杀——”郑国人马军心大振，一鼓作气，攻上了城头，杀散了许国守城卫士。城门打开了，郑、齐、鲁三国士兵如潮水般攻进了许国都城，许国国君许庄公也逃到了卫国，许国土地并入了郑国的版图。

16

郑庄公回到荥阳后，赏赐立功将士。想起已阵亡的颖考叔，不免十分伤感。他又听说，颖考叔是被人用箭从背后射死的，这个人肯定是郑国军营中的。但他不知道谁是那个暗箭伤人的家伙。

过了几天，郑庄公忽然命人给颖考叔立灵牌，在祭案上供上酒菜，让将士们轮流祭奠亡灵，并规定：各人在灵牌前，一定要用自己觉得最恶毒的话咒骂那个射死颖考叔的人。

这一下，事情公开化了，全军上下议论纷纷，转眼间，形成了一股猜疑风。有的说是张三，有的说是李四，弄得人心疑疑惑惑。这一来，大家更加痛恨那个大坏蛋，都说那家伙有种就站出来，别像鬼一样躲在暗地伤人。他们到了颖考叔灵牌前，一面为他惨死而痛哭，一面死劲咒骂那个杀害颖考叔的坏蛋，但愿他早点得到报应！

这几天，公孙子都可真受不了啦。他开始还装模作样，跟着大家正儿八经地诅咒，只是越诅咒心里越窝囊，觉得活得难受。每天晚上，只要一合上眼，就会做噩梦。梦见颖考叔浑身鲜血淋淋向他走来，又是冷笑，又是瞪眼，又是谩骂。有一天，竟梦见颖考叔举剑直向他刺来，吓得他“哇”地大叫一声，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睁开眼一看，四周黑洞洞的，好象有无数个颖考叔向他走来，咒骂他是无耻小人。他再也不敢深睡了。

就这样，没过几天，公孙子都再也经不起舆论的责骂，仿佛随时随地都可能被别人暗害。与其这样受罪地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还真不如死了痛快。他找到郑庄公，承认颖考叔是被他射死的。接着，就拔剑自刎了。等到大家前去阻止时，公孙子都已倒在了血泊中。

也许，公孙子都射杀颖考叔，是“暗箭伤人”的本义，而历史上许多好佞之人，往往工于暗箭伤人之术。唐玄宗时的李林甫，就是一个精于此术的一代奸相。

李林甫是李唐王朝的亲族，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做到御史中丞。他善于结交主监和宫嫔，所以，唐玄宗有什么喜好他都能预先得知，出言进奏大都合玄宗的心意。当时，最受玄宗宠幸的是武惠妃。李林甫托宦官高力士带信，说愿意在朝廷上事事维护寿王李瑁（武惠妃所生）。武惠妃听了十分感激，这样，就在玄宗面前常说李林甫如何如何能干。玄宗也被李林甫迷惑住了，觉得李林甫确也是块料子。于是，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让李林甫当上了宰相。

此时，与李林甫共事的还有另外两名宰相，一名裴耀卿，一名张九龄，皆是“学术博洽”，敢于面净直谏的贤相。李林甫是靠溜须拍马，玩弄权术当上了宰相，与他们二人相比，相形见拙，心中十分空虚。为了保住相位，他常常表面上夹着尾巴，玩弄善身之术。一面拼命逢迎皇上，一面暗中伺机排挤张、裴二相，在背后搞暗箭伤人的阴谋。

当时，武惠妃怀着争宠的欲望，常在唐玄宗面前说太子李亨的坏话，妄称太子要谋害惠妃母子。唐玄宗因迷恋惠妃，曾产生废除太子的念头。宰相张九龄听了，坚决反对皇帝这样做，并力争于朝廷。每每到这个时候，李林甫故意一言不发，背后却给张九龄小鞋穿，在玄宗身边的宦官面前，散布谣言，说张九龄是在干涉皇上的家事。把社稷大事与家事混为一谈，由此也足见出李林甫的奸诈无知。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欲加封牛仙客，张九龄认为不妥，就约定李林甫一道去见皇上，进行“固争”。李林甫当面表示同意，等见到皇上时，他又一言不发，乃至于公开在皇帝面前流露出对张九龄不满的表情。事后，他又私下把这事告诉牛仙客，说他如何如何地在皇帝面前为牛仙客说好话，而张九龄又是如何如何地与他唱反调。这一来，牛仙客可把张九龄恨死了，并暗下决心，要报复张九龄。过了些日子，唐玄宗又提起要提拔牛仙客的事，张九龄又奏道：“牛仙客自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惬众望。”竭力阻止玄宗的做法。张九龄走后，李林甫早已看出玄宗的不满情绪，所以，就有意落后，悄悄走到玄宗面前打起了小报告，说什么“天子用人，何有不可？”并说张九龄是“文吏，拘古义，失大体。”唐玄宗越发觉得李林甫是个好宰相，就逐渐疏远了张九龄。不久，又怀疑张九龄结党营私，而罢了他的宰相权位。

为主子分谤

东周的周惠王罢免了一个名叫工师籍的人的相位，而任用了一个名叫吕仓的人为相。这一人事变动，遭到了国人的强烈反对。周惠王听到群众的一片不满声，觉得自己可能做了一件错事，也有点后悔起来。

吕仓知道全国舆论对自己不利，开始也没放在心上：现在，见周惠王也有些不对劲，所以，吕仓也就有点吃惊了，觉得要尽快出来替自己辩解，不然，相位也难以保住。

一天，在处理完朝中大事后，吕仓跟周惠王闲谈了起来：“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不利于国君的舆论，忠直的大臣一定想方设法让这些毁谤之言落在自己的头上，而将荣誉归于国君。宋国的国君不顾农时而大兴土木，建造宫台，遭到了人民的讥讽和反对，可惜没有一个人出来为国君分担责任。后来，子罕挺身而出，自愿丢掉相位而要去当一名司空，去专门负责宫台的监造工作。这一来，老百姓们也就把矛头全部指向了子罕，而称赞宋君了。齐桓公在位时，曾在宫中养有数百名宫女，号称女闾七百。遭到了齐国人民的不耻，骂桓公是个淫暴国君。管仲听说后，十分着急，后来竟三次娶妻纳妾，以此来掩盖齐桓公的过失。这不是管仲喜欢别人来诽谤自己，而是为了替齐桓公分谤呀！《春秋》中曾记载了许多大臣弑君的事例，都认为大臣们是对的，国君却是错的。如此看来，作为臣子的名声太好了，对国君不是一件好事，它往往会将国君的名声淹没，出现君不如臣的局面。现在，工师籍被免职后，有这么多人为他不平，这对他来讲是好事，而对国君你却未必是好事，它说明国君您的威信已经远远不如他了呀！这根本谈不上为国君您分谤了。”

周惠王被吕仓的一番精到分析所打动，认为罢免工师籍确实是做对了，也就心安理得地继续重用吕仓。其实，一个国君不好，臣子可以为他分谤，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必然得出臣子名声好，国君名声就不会好的结论来。吕仓正是利用巧妙转移论题的方法，保住了自己的相位。

狡兔三窟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鲍叔牙和召忽三人很要好，并且都是满腹经纶，有匡世济民之才。当时的齐国在荒淫暴虐的国君齐襄公的统治下，是国无宁日，民生日贫，不少诸侯国都想侵吞齐国。所以，管仲、鲍叔牙和召忽三人决心合力治国。

当时，齐襄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兄弟二人为了避免遭到齐襄公的迫害，就一个跑到鲁国，一个跑到莒国去了。三人分析日后王位继承人问题时，召忽认为将来公子纠必定能继承王位，因此，对管仲和鲍叔牙说：“对齐国来说，我们三人就像大鼎的三条腿，缺一不可。既然公子小白不能继承王位，那我们三人一同辅佐公子纠吧。”

“这不行，”管仲说，“老百姓们都厌恶公子纠的母亲和公子纠。公子小白无母，人们必定可怜他，究竟谁继承王位还很难说。咱们三人不如分个工，由一个人去侍奉公子小白，两个人去侍奉公子纠，将来统治齐国的肯定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这样，我们就可以进退有路，左右逢源了。”

鲍叔牙和召忽都觉得管仲说得有道理。最后，他们决定由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管仲和召忽辅佐公子纠。

周庄王十一年（公元前686年）冬天，齐襄公去贝丘打猎，被大将连称和管至父杀死，齐国国内一片混乱。结果，隔21了一个月，连称、管至父又被齐国人杀死。齐国派出使臣到鲁国去请公子纠回来执政。而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国也在积极准备，送公子小白回来执政。

鲁庄公亲自派曹沫当大将，护送公子纠和管仲等回齐国。还没动身，管仲就对鲁庄公说：“公子小白在莒国，离齐国很近，万一让他先回去，那事情就麻烦了。请让我先领一队人马去截住他吧！”鲁庄公同意了管仲的计划。

管仲带着一队人马星夜兼程，到了即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一打听，知道莒国护送公子小白的兵马早已过去了。这一消息着实使管仲出了一身冷汗，又快马加鞭向前追去。大约追了三五十里路，管仲已经赶上了护送公子小白的队伍。管仲瞧见公子小白坐在车里，上前问道：“公子上哪儿去呀？”

“回国办丧事去。”公子小白回答。

“有您兄长在这，您就可以不必回去了。”管仲说，“免得别人会说你的闲话。”

鲍叔牙虽然之前已与管仲有过分工，但此时也是各为其主，瞪大眼睛对管仲说：“这事公子自有主张，用不着你来操劳！”两旁的士兵也都蛮横地吆喝起来，那架势就是要揍管仲一顿。

眼看着公子小白的队伍一步步靠近齐国国都，管仲可急傻了眼。一不做，二不休，管仲乘公子小白没在意，“嗖”的一箭，直向小白要害处射去。

只听“哇”地一声，公子小白口吐鲜血，“扑通”一声，倒在车中。手下的人一见公子小白被害，全都围着兵车，哇哇哭喊起来。

管仲见一箭中的，赶紧带着人马逃回。看看没有追兵，再想想公子小白自己死，也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慌不忙地回去报告，然后又不慌不忙地护送着公子纠向齐国走去。

其实，公子小白并没有被管仲射死。管仲那一箭着实厉害，但刚好射在了小白的带钩上，把他吓得半死。他又怕第二支箭射来，故意惨叫一声，又咬破舌尖，倒在了车里，弄得满脸都是鲜血。等到手下人哭声四起，再听听

已无交战声，他才睁开眼睛，松了口气。就这么着，公子小白保住了性命。

身边的人见公子小白仍活着，又来了精神。在鲍叔牙的指挥催促下，抄小道行进，早早地赶到了齐国国都临淄。这时，管仲他们还在路上悠哉悠哉地走着哩！等他们赶回来时，公子小白已经掌握了齐国大权。他就是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

齐桓公当即发动了对鲁国的战争，最后，迫使鲁国逼死了公子纠，又拿住了管仲。当鲁国要将管仲也杀害时，齐国的使者早已赶到，央求鲁庄公放了管仲，说：“管仲曾射过我们的国君，国君要亲手杀死他以解恨！”鲁庄公觉得也有道理，就把管仲装在囚车里，让使者押回齐国。

管仲虽被押在囚车里，但心里却一点也不忧愁，他知道，这肯定是鲍叔牙设计营救他。于是，一路上带着士卒们唱歌，不知不觉中，两天的路程一天半就走完了。回到齐国后，鲍叔牙把他举荐给了齐桓公。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劝解，任管仲为相国。后来，在管仲的大力辅佐下，齐桓公曾一匡天下，九会诸侯，成了中原的霸主。

战国中期，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和魏国的信陵君号称“战国四公子”。他们都是王亲国戚，出身贵族门第，并且都在各国担任着要职，在政治和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四公子为了自己的势力，都供养了一大批门客，其中孟尝君田文的门客就达三千多人，可谓是四公子之最了。

孟尝君手下有一个门客，名叫冯谖，他可算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食客了。他一会儿敲打着佩剑唱着歌，向孟尝君要鱼吃；一会儿又要车子坐；一会儿又说家里老娘没人照料，要孟尝君也给他老娘喝的、用的。别说孟尝君了，就连其他门客看了也不顺眼，骂冯谖真是贪得无厌的家伙。但是，孟尝君田文都一一满足了冯谖的要求。

孟尝君养了那么大批食客，其开支之大，光靠一点俸禄是远远不够的。他就在自己的封邑薛城（今山东滕县东南）向老百姓放债，来收取利息，弥补开支的不足。

一天，孟尝君在宅院里贴出了通告询问门客们，看谁熟悉财务帐目，替他到薛城收债。冯谖见后，毫不犹豫地上面签了大名，愿承担此任。

孟尝君见了冯谖这个名字，很诧异，问左右认识不认识这个人。有人回答说：“就是那个经常敲着剑要这要那的冯谖呀！”

孟尝君不禁笑了起来：“这个人果然有能耐。真对不起，我还没见过他呢。”

孟尝君见了冯谖后，说：“平时诸事缠身，怠慢了先生，可先生并不放在心上，还愿意帮我到薛城去收债，是这样吗？”

冯谖诚恳地说：“愿意为公子效劳。”临行前，又问孟尝君需要在薛地带些什么回来。孟尝君想了想说：“你瞧着办吧，看我家没有的东西就买些回来。”

冯谖到了薛城后，老百姓们纷纷前来诉说年成不好，难以还债，不少人过着衣衫褴褛的生活。一股怜悯同情之情油然而生，冯谖决定违背孟尝君的心愿，来一个大胆的举动：

他把所有欠债的贫苦百姓召集到广场，把债券进行了一一核对，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宣布：“我们的主人说了，还不出债的，一概免了。”老百姓们将信将疑地望着这位冯大人。冯谖便将票据，债券堆积在一起，一把火烧

个精光。老百姓们看到孟尝君如此体恤他们的困难，一个个感动的热泪盈眶，山呼万岁，跪在地上给远方的孟尝君祷告磕头。

冯谖仅用一天时间就“收完了债”，第二天一早就回去见孟尝君。孟尝君吃惊地问他：“债都收完了吗？怎么回来这么快？”

“收完了。”冯谖说。

“那你买什么回来了？”孟尝君问。

冯谖回答说：“你让我看你家缺什么就买什么，我想，你宫中积满了奇珍异宝，畜栏里养满了猎狗骏马，内室中住满了美女佳人。而你家中唯一缺少的就是‘义’，所以，我替你买回来了‘义’。”

孟尝君吃惊地问：“买‘义’，这是什么意思？”

冯谖说：“你现在的封邑只有这么个小小的薛城，你却不认真爱抚那里的百姓，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子民，反而以商人的手段在他们头上渔利，这怎么能成就大事业？因此，我擅自假托你的军令，把债款统统赏给了百姓，把债券和契约也统统烧掉了。那里的老百姓都激动地呼你为救命恩人，并为你山呼万岁。这就是我替你买的‘义’。”

孟尝君听了冯谖这一套乱七八糟的理论和做法，没好气地说：“先生你算了吧！”把冯谖晾在一边就走了。

25

过了一年，齐赧王听信谗言，以为孟尝君功高盖主，名声大于国王，威胁到了齐赧王的统治地位，就革了孟尝君的职。孟尝君只好到薛城安家度日。此时，他的三千门客大都离去，唯有冯谖等少数门客随他一道去薛城。

当孟尝君的军队离薛城尚有一百多里路时，奇景出现了：只见薛城的老百姓们扶老携幼，早已等候在公路两旁，迎接孟尝君的到来。孟尝君前途失意，在这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安慰，获得了真诚，禁不住两眼噙着泪花，激动地对冯谖说：“先生替我买的‘义’，今天才算真正见到了。”

冯谖安顿下孟尝君后，说：“狡兔有三个藏身的洞，才能保全性命。现在，你只有薛城这一个‘洞’，还不能高枕无忧。让我替你再挖两个洞吧！”

于是，冯谖又带着孟尝君给他的50辆马车，500斤黄金，来到魏国为孟尝君游说。在冯谖三寸不烂之舌的鼓动下，梁惠王派使者带着千斤黄金和百辆马车，去聘请孟尝君到魏国任相国要职。

冯谖暗中先一步赶回，提醒孟尝君：“千斤黄金，是很厚重的聘礼啊！车子百辆，是显赫的使臣所用。齐赧王这下该知道你的为人和价值了吧！”

魏国使者三次来聘，都被孟尝君婉言谢绝了。

齐赧王听到魏国重金聘请孟尝君的消息，非常震惊，生怕孟尝君为魏国所用，将对齐国不利。于是又赶忙派太傅带上千斤黄金、百辆上等马车和齐赧王自己佩戴的一口宝剑赠送给孟尝君，还带来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谢罪信，要求孟尝君为治理齐国出谋划策。

冯谖这时又提醒孟尝君：“请齐赧王把先王传下来的祭祖26宗的器皿分一部分给你，然后在薛城盖一座齐王室宗庙，这样，薛城就可以长久保住了。”

孟尝君依计而行，最后，在薛城盖成了一座宗庙。一直到此时，冯谖才对孟尝君说：“三个‘洞’都已挖好了，您可以高枕无忧了。”

后来，孟尝君做了十几年的齐国的相国，基本没有受到什么祸患。

不惜血本

春秋时期，齐桓公靠管仲等人的辅佐，成为一代霸主，号称“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可谓一代枭雄。然而，齐桓公最后却死得相当惨。

当时，齐国有一个名叫易牙的人，烹饪手艺相当高明，可以做一手好菜。为了能够接近齐桓公，易牙就先设法与齐桓公的爱妾长卫姬接近，经常搞一些美味佳肴暗中贿赂长卫姬。

后来，由长卫姬再引荐给齐桓公，果然得到了齐桓公的赏识，易牙成了齐桓公的御厨，专门侍候桓公的饮食。有一次，桓公一边品尝易牙端上来的菜肴，一边对易牙半开玩笑地说：

“先生让我品尝尽了天下的山珍海味，但我至今还没吃过人肉，不知人肉是什么滋味。”

谁知桓公这句带有玩笑性质的话，被易牙听到后，一直放在了心上。易牙接近桓公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永远当大厨师，而是另有所图，想在齐国的政权中插一手。以前，一

27 直没有找到效忠齐桓公的机会，听了桓公要品尝人肉的话后，易牙想，这倒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就设法四处为桓公找人肉。易牙找了几天，也没找到可供桓公食用的人肉，心里很是焦急。晚上回家后，易牙那刚刚三岁的儿子向他蹒跚走来，嘴里还发出“呀呀呀”的喊声，那意思是要易牙亲亲他，抱抱他。谁知易牙见到后，心头一喜。这一“喜”，不是看到了儿子天真活泼而高兴，而“喜”他终于捕捉到了猎物，找到了敬献给齐桓公的“人肉羹”。

“哇——”一声惨叫，易牙已将幼子杀死，待到他的夫人循声赶来时，发现亲生骨肉已首身异处，惊悸得昏死过去。

易牙将儿子肉做成蒸肉，送给桓公品尝。桓公品尝后，连声说：“味道好极了。”从此，对易牙更加深信不移。

与易牙同时的还有一个人，名叫竖刀，他为了能接近桓公，到宫廷谋一职位，竟将自己的睾丸割了，变成太监，来到了齐桓公的身边。齐桓公认为竖刀真是太忠实于自己了，也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易牙、竖刀、还有一个名叫开方的人，在宫廷中暗自结成一帮，专门给齐桓公出一些坏点子。管仲早已看在眼里。

齐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重，十分危险，齐桓公前往慰问时，问管仲道：“仲父有什么要跟寡人讲的吗？”

管仲说：“希望国君您能远离易牙和竖刀，将他们逐出宫廷。”

齐桓公不解地问：“易牙将他的儿子给杀了，做成美味佳肴让我品尝，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作为一个人，谁没有爱子之情？虎毒不食子。易牙能够忍心杀了自己的亲骨肉来讨好国君您，这哪里算得上是在爱 28 戴国君？不爱亲生子，又怎么可能爱国君呀！”管仲语重心长地对齐桓公说着。

齐桓公觉得管仲讲的也在理，接着又问：“竖刀这个人自己阉割了自己来接近我，为我效劳，难道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管仲又说：“人的本性应该是爱惜自己的身体的。现在，竖刀连自己的身体都忍心摧残，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会爱护国君！”

齐桓公说，“仲父言之有理，寡人将尽快驱逐这帮小人。”

齐桓公很快将易牙、竖刀等逐出宫廷。管仲不久也病死了。

但自从将易牙、竖刀逐出宫廷后，齐桓公是食不甘味，茶饭不香，心里很不舒服。好容易熬到第三年，齐桓公再也忍不住了，觉得都是管仲让自己把易牙、竖刀赶走的，乃至于在宫廷中发火说：“仲父那样做，不是太过分了吗？”连忙下令，召易牙、竖刀再次进宫。

第二年，齐桓公病重，卧床不起。易牙与竖刀共同谋反作乱，将寿宫宫门给堵死，同时在桓公的住所四周筑起高墙，不许任何人进出。有一个少妇越过墙头来到齐桓公住处见齐桓公。桓公已几天不见易牙、竖刀的人影，更不见有一个人来看他。现在见到这个女子，忙有气无力地说：“我想吃东西。”

那妇人说：“我没有地方能够给你找到吃的。”

齐桓公又说：“我想喝点东西。”

那妇人环顾四周，什么也找不着，只好说：“我也找不到水给你喝。”

“那，你回家帮我搞点吃喝东西来好吗？我以后一定会重赏你。”桓公奄奄一息地祈求着。

那妇人见国君这副皮包骨头模样，再听他说这一番话，止不住泪水也流了下来，便咽着说：“我家里也是没吃没喝的了。”

“为什么？”桓公问。

“易牙、竖刀他们共同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让任何人来往，所以，我确实弄不到东西来给您吃。”

桓公不听则已，听后，禁不住长长叹息一声，老泪纵横地说：“天哪，圣人的见解果真深远！如果死者亦有知觉，我将拿什么脸去见仲父呀！”说着说着，用衣袖蒙住了自己的脸，伤心地大哭了起来。没多久，桓公就活活给饿死了。

在桓公病重期间，桓公十几个公子在易牙和竖刀的参与下，进行了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等到桓公一死，就相互残杀起来。所以，根本无人敢于进宫料理后事。桓公的尸体在床上放了67天，结果尸体腐烂，虫蛆遍地，臭气熏天，只好用黄杨木门板盖在尸体上。

易牙与竖刀拥立长卫姬的儿子公子无诡为君，大杀群吏，赶跑群公子。最后，公子无诡在一个夜晚，草草地将齐桓公的尸体装进了棺材，一直到了第二年的八月，桓公的灵柩才得以安葬。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不惜血的代价，通过自残或杀害自己的亲人，以换取主子好感的人，也并非只是易牙与竖刀之类。比如，吴起为了取得鲁君的信任，当上鲁国的将军，竟然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乐羊子在任魏国将军，带兵讨伐中山国时，为了表示自己对魏文侯的忠诚，竟当着中山使者的面，吃掉了在中山国任职的自己儿子的肉。明宣德年间，金吾卫30指使傅广主动将自己阉割，然后请求到宫中当太监。当然，明宣宗听了以后也奇怪，觉得傅广已是三品大官了，还想通过残害身体再升官，就命司法部门将他治了罪。清代的安德海，将自己阉割后入宫当了宦官，颇得慈禧的欢喜，最后渐渐干预国政，谗害忠良，笼络朝士，与明代的大宦官魏忠贤相差无几。

互相牵制

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大力举荐下，不计管仲的“射钩之仇”，大胆任用管仲为相。

一天，他召令群臣，对他们说，“寡人将立管仲为仲父，以帮助寡人治理国家。赞成的人请从左边门进来，不赞成的人从右门进来。”

这时，东郭牙听了这个命令后，偏偏不从左门进，也不从右门进，而是站在中门，不进也不出。

齐桓公见大臣们几乎都从左边门进来了，心里很高兴。再朝旁边瞧瞧，发现中门的位置上，笔直地站立着一个大汉，再仔细一瞧，原来是东郭牙。齐桓公心里不由一愣，这个东郭牙又在给我捣什么鬼！就令人将东郭牙叫过来。

齐桓公略带愠色地对东郭牙说：“寡人立管仲为仲父。令曰：‘赞成的从左门进，不赞成的从右门进’。现在你偏偏中门而立，这是什么意思呢？”

东郭牙说：“请主公息怒。主公你有没有考虑过，以管仲 31 的智慧，将能够统治天下吗？”

“那还用问？”齐桓公没好气地说。

“以管仲的果断，他敢于做大事吗？”

“敢！”

“好，”东郭牙接着说，“以管仲的智慧足以能够谋取天下；以他的果断足以敢于行大事，所以主公您就将国柄都委交给了他。不知主公有没有意识到，以管仲的才能和智慧，再来凭借你的权力来治理帝国，这对主公您没有危险吗？”

齐桓公一听，恍然大悟。朝中大丞们也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总觉得齐桓公这样一味只重用管仲一人，也太危险太不公平了。

齐桓公思绪很乱，赶快宣布退朝，而单独留下东郭牙一人。

经过东郭牙的提议，齐桓公最后任命君朋为治理朝廷内部事务的大臣，任命管仲专门治理朝廷外部事务。让他们两人互相牵制，以便于他的统治。

二桃杀三士

齐景公在选拔人才时，常把武艺好、力气大的人作为合格的人才加以提拔，使得一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在朝廷逞威风。当时，在他身边，有三个十分爱宠的人力士：一个叫古冶子，一个叫田开疆，一个叫公孙捷。这三个人是如何被齐景公赏识的呢？

32

我们先说说古冶子。

有一次，古冶子曾跟着齐景公乘船渡黄河。船到河心的时候，一只巨鼉突然出现在船头，一跃而起，将立在船头上的一匹白马拖下了水。河面上，顿时波涛汹涌，渡船直到河中心打转。古冶子不顾性命危险，一头扎进河里，跟老巨鼉展开了搏斗。只见他身如蛟龙，一会儿水底，一会儿水面，紧追巨鼉不放。经过激烈顽强的搏斗，终于杀死了巨鼉，救出了那匹白马。齐景公死里逃生，觉得古冶子真像一位天兵天将，具有超人的本领。为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表彰这位大力士，齐景公回到宫里，立即给古冶子加封官职，并且还破格赏给他一辆只有君主才佩乘坐的五匹马拉的车。

田开疆受到齐景公的重视，也并非偶然。当时，齐景公曾派人赴徐国，准备同徐国结成友好关系。谁知徐国已投靠了大国晋国，根本不把齐国放在眼里，所以，齐国的使者在徐国差点吃了闭门羹。齐景公知道后，决定来点颜色给徐国看看，就任命田开疆为大将，征伐徐国。田开疆不负景公所望，杀了徐国的大将赢爽，俘虏了五百多个敌兵，吓得徐国不得不向齐国投降。因为这一仗的胜利，又产生了一系列连锁效应，邻近的郟国、莒国诸小国家也都自动归附了齐国。齐景公不但给田开疆加官进爵，同样也赏给了他一辆五匹马拉的车。

公孙捷是由田开疆引荐给齐景公的。齐景公见他长得五大三粗，能举起千斤重的东西，也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一次，齐景公同他一道上山打猎，山林中忽然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老虎咆哮着直向齐景公的马匹扑来，吓得齐景公连喊“救命”的力气都没有，只是瘫在地上一个劲地发抖。

33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公孙捷从车上一纵而起，直向老虎扑去，老虎只顾要吃马，没防扑来了一个大汉，正要施展威力，公孙捷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挥动双拳，向老虎头上砸去。雨点般的拳打脚踢，那只老虎竟给活活打死了。齐景公足虎口逃生，若不是公孙捷，他早已成了老虎的美味佳肴了。所以，回宫后，齐景公又破例赏给他一辆五匹马拉的车。

这三个人可以说都是有功之臣，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常常欺侮百姓，盛气凌人，根本不把朝中大臣放在眼里，就连相国晏子，他们也不拿正眼瞧。特别是他们三人给拜为把兄弟后，在朝中形成了一股恶势力。朝中的一些奸臣，常常利用和巴结他们，干一些害国害民的事。

晏子早已觉察出这一严重局面，为国家命运担忧。想除掉这些恶人，但又怕齐景公护着他们。如果把话泄漏出去，说不定连晏子本人的性命也难保。

晏子在等待着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这天，鲁昭公来访齐国，出于外交上的目的，齐景公盛情宴请了鲁昭公。当时，鲁昭公由叔孙舍做相礼，齐景公让晏子做相礼。双方君臣四人坐在堂上畅饮。堂下，古冶子三人正在肩负保安任务。但这三人一副不知天高地厚、不懂礼仪规矩的样子，昂首挺胸，目中无人，还时不时

地在下面相互逗乐。晏子见了，心里老大不痛快，觉得这三个家伙完全是在丢齐国人的脸。如果不把这种目光短浅，庸俗粗卑的傢伙清除掉，以后还有谁愿意到齐国来？为了避免齐景公不愉快，晏子决定施计杀掉这三个人。

两位国君喝酒喝到兴头上时，晏婴忽然向齐景公建议：“我们宫廷的后花园中长了好多年的桃树，今年已结了些果儿，何不摘几个来为两位国君祝寿助兴？”齐景公连称这是好主意。晏子就主动站起身来，要求亲自去摘桃。景公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给了他通往后园的门钥匙。

齐景公趁这机会，告诉鲁昭公说：“早年有东海人献了几枚巨大的桃核，说长出来的桃子叫“万寿金桃”，又称：“蟠桃”。几年过去了，一直到今年才结了几只桃子。我怕被人随便进园摘取，也就把花园门锁了起来。今天贵客登临，我们大家共同享享口福吧！”

不一会儿，晏子领着园丁，献上了一只大盘子，盘子里放着六枚有碗口来粗、新鲜通红、芳香扑鼻的大桃子。双方君臣一人一只，这样，盘里还余下两只。

这时，晏子对齐景公说，“盘子中尚有两个，我想主公不如让堂下的那三位大力士说一说自己的功劳，谁功劳大，就赏给谁吃。”

齐景公忙传下命令：“你们三位听着，有谁认为自己立的功劳大，只管照直说来，晏相国来评定。谁功劳大，谁就可以吃到美味的蟠桃。”

齐景公话音刚落，公孙捷就来了个捷足先登，来到晏子跟前说：“我曾跟随主公上山打猎，赤手空拳打死过一只老虎，救过主公的性命。就凭这一点，我就应该吃一个桃子吧？”

晏子转身对齐景公说：“公孙捷救过主公的性命，功劳当然不小，请主公赏给他一盅酒，一个桃。”

公孙捷连忙谢恩，一口喝干了酒，拿着个大蟠桃，喜盈盈地走了下去。

古冶子还没等公孙捷走下堂，就蹭的一下跑了上去，不服气地说：“他打死一只老虎有什么了不起？我曾在主公渡黄 35 河时，下水杀死一只巨鼉，救出了主公，还救了一匹白马，这功劳不比别人小吧？”齐景公忙插话：“那天要不是他，我还真的要喂了鱼呢。这功劳天下少有，应该喝酒吃桃。”晏子又立即给了古冶子一个桃儿，一盅酒。

此情此景，可早已急煞了站在堂下的田开疆，他见桃子已没自己的份了，又气又急地跑上去嚷道：“我奉命南征北战，杀敌将，俘敌兵，让徐国、郟国、莒国都臣服了我们齐国。我这功劳难道比他们打死二只虎，一只鼉小吗？为什么他们能吃到蟠桃而我不能？”

晏婴趁机煽动说：“要论真正的功劳，田开疆确实要比他们强十倍。只可惜你说迟了，桃子已分完了。”

田开疆听晏子这么一说，更觉得自己太亏了，哭丧着脸说：“我到处带兵打仗，为国争光，反倒输给了他们，没吃着桃儿，真是丢人现眼，给后代留下笑柄，我再活也没意思了。”说完，拔剑自刎在堂上。

一时间，众人都惊呆了，想不到田开疆如此心胸狭隘而又性格刚烈。这时，公孙捷也快步前去，想扶住田开疆，但田开疆已倒在血泊之中了。公孙捷见状，说：“我凭着打虎这点微小功劳，抢了田开疆的桃，我若是再活着，又怎么对得起田开疆呢？”说话之间，他也自刎了。

古冶子见了，大声号叫起来，急忙跑过去摇动他们二人的尸体，悲痛地说：“我们三人情同骨肉，不求同日生，只求同日死。现在他们两人已经死

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说着说着，也自杀了。

大殿上“咚”“咚”“咚”地倒下三位大汉，顿时殷血一片。鲁昭公和叔孙舍看呆了，看得傻了眼。齐景公为转眼之间失去三位大力士而慨叹不已，连声叹道：“荒唐！荒唐！”顿时，只有晏子心中最有数，也情绪最稳定。他转过来劝齐景公道：“主公别难过，我们齐国能人有的是，过两天我给你请一个比他们三人才能大许多倍的人来。”宾主之间又继续饮起酒来。

没几天，晏子为齐景公请来了田穰苴这个人，从此，齐国又出现了另一番局面。

正话反说

齐国有一个人得罪了齐景公，齐景公大怒，命人将这个胆大包天的人绑在了殿下，要召集左右武士来肢解这个人。为了防止别人干预他这次杀人举动，他甚至下令：“有敢于劝谏者，也定斩不误。”文武百官见国王发了这么大的火，谁还敢上前自讨杀头之冤，晏子见武士们要对那人实行“咔嚓”，杀头肢解，急忙上前说：“让我先试第一刀。”众人一看，都觉得十分奇怪：晏相国平时是从不亲手杀的，今天怎么啦？只见晏子左手抓着那个人的头，右手磨着刀，突然仰面向坐在一旁的齐景公问道：“古代贤明的君主要肢解人，你知道是从哪里开始下刀吗？”齐景公一听，赶忙离开坐席，一边摇手一边说：“别动手，别动手，把这人放了吧，过错在寡人。”那个人早已吓得半死，等他从惊悸中恢复过来，真不敢相信头还在自己肩上，连忙向晏子磕了三个大响头，死里逃生般地走了。

37

晏子在齐景公身边，经常通过这种正话反说的方法，迫使齐景公改变一些荒谬的决定。比如，有一个马夫有一次杀掉了齐景公曾经骑过的老马，原来是那匹马生了病，久治不愈，马夫害怕它也把疾病传染给马群，就把这匹马给宰杀了。齐景公知道后，心疼死了，于是就责斥那个马夫，一气之下，竟亲自操戈要杀死这个马夫。那个马夫没想到国君为了一匹老病马竟会杀了自己，吓得早已面如土色。晏子在一旁看见了，就急忙抓住齐景公手中的戈，对景公说：“你这样急着杀死他，使他连自己的罪过都不知道就死了。我请求为你历数他的罪过，然后再杀也不迟。”齐景公说：“好吧，我就让你处置这个混蛋。”

晏子举着戈走近马夫，对他说：“你为我们的国君养马，却把马给杀掉了，此罪当死。你使我们的国君因为马被杀而不得不杀掉养马的人，此罪又当死。你使我们的国君因为马被杀而杀掉了养马人的事，传遍四邻诸侯，使得人人皆知我们的国君爱马不爱人，得一不仁不义之名，此罪又当死。鉴于此，非杀了你不可。”晏子还要再说什么，齐景公连忙说：“夫子放了他吧，免得让我落个不仁的恶名，让天下人笑话。”就这样，那个马夫也被晏子巧妙地救了下來。

汉武帝刘彻的乳母曾经在宫外犯了罪，武帝知道后，想依法处置她。这个乳母本以为靠武帝能使自己得到开脱，想不到事情会这样糟糕。这个乳母想起了能言善辩的东方朔，请他搭救。东方朔对她说：“这不是唇舌之争，你如果想获得解救，就在将抓走你的时候，只是不断地回头注视武帝，但千万不要说一句话，这样做，也许有一线希望。”当传讯这位乳母时，这位乳母有意走到武帝面前，要向他辞行。当时东方朔正在旁边侍坐，只见乳母面带愁容地不停地看着汉武帝。于是，东方朔就对乳母说：“你也太痴了，皇帝现在已经长大了，哪里还会靠你的乳汁养活呢？”武帝听出东方朔是话中有话，面部顿时露出凄然难堪之色，当即赦免了乳母的罪过。

唐德宗建中年间，刘玄佐因军功升任汴京节度使，治军特别严厉苛刻，有时也不免性情粗暴，缺乏理智。比如有一次，他误信谗言，要将跟随自己多年的将领翟行恭杀死，说翟行恭有谋反叛上的嫌疑。大家都知道翟行恭是冤枉的，但又无人敢去辩解。处士郑涉平素为人诙谐机敏，又与刘玄佐亲近，他知道在处理翟行恭这件事上，刘玄佐是误信了谗言，于是就设法营救翟行

恭。他求见了刘玄佐后，刘玄佐问他有何要事，郑涉说：“我听说翟行恭将要被处以极刑，有这回事吗？”“有，你问这干什么？”刘玄佐本以为郑涉来为翟行恭说情，就连忙又补充说：“明天就要将他处以死刑，我已布置下去了。”说着说着，就十分生气起来，想以此来堵住郑涉的嘴。

“我此番求见你，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求你在处死翟行恭时，能给我提供方便，我想看看他的尸体。”

刘玄佐很奇怪，想不到郑涉会提这种滑稽的要求。忙又好奇地问：“你怎么想看一个被处死的人？那太……”

郑涉回答说：“我曾听说被冤枉死了的人，面部都会有奇异之象，可我一辈子也没见识过，现在借机会开开眼界。”

刘玄佐听后大惊，忙问是怎么回事。于是，郑涉就把自己听到的和看到的跟刘玄佐讲了一通，说明翟行恭是如何如何的被冤。刘玄佐不听则已，一听则深悔不已：“嗨，要不是你及时提醒，我还真错杀了好人。那些谗佞之人太可恨了。”就这样，翟行恭被从绞刑架上救了下来。

挑拨离间

齐国的大夫陈乞（又曰田乞）为了驱逐年幼的国君晏孺子，让公子阳生当齐国国君而日夜思考着对策。但始终感到扶助晏孺子的高张和国夏两个大臣势力太大，一时难以下手。于是他就设法先打掉晏孺子的左右翼高张和国夏。

陈乞在高氏和国氏二人面前，一副忠心耿耿模样，每逢上朝，必定和他们坐在一辆车上，为他们当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车右，伺机跟他们套近乎。每次跟他们一道出去时，话题总要扯到各邦国的大夫们，说：“那邦人都非常傲慢，要打算抛弃你们的政令，他们说，‘高氏、国氏受到国君的宠信，必定要逼迫我们，何不除掉他们呢？’那邦人整天在打你们的主意，你们要早点考虑对策。”接着，他又说：“要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全部消灭他们，以绝后患。犹豫等待是下策。”高氏、国氏听了以后，信以为真，还以为陈乞真是自己人，就对他格外信任。

陈乞过了一些日子后，在朝廷上又对高氏和国氏说：“那些大夫们真是一些虎狼，他们见我在你们的身旁，对我可恨死了。今天，有人传言，说他们要杀死我了。请让我靠到他们那边去吧！”高氏和国氏见陈乞一副委屈的样子，也就用好言安慰他。

陈乞在高氏和国氏面前无中生有地编造了大夫们的坏话后，又反过来在大夫们面前说高氏和国氏的坏话。说高氏和国氏如何向国君建议，除掉他们这些显贵，并说计划已经定好了。劝这些大夫们赶快提前动手，以免吃亏。大夫们觉得陈乞提供的情况太重要了，就决定抢在高氏和国氏之前动手。

于是，这年夏天，大夫们在陈乞的引导下，率领数十名甲士进入齐国国君所住的宫室，国夏和高张仓皇逃命，跑到齐侯那里，纠集力量，双方打了一仗，结果，国氏奔到莒国避难，而高氏则被杀死。

当初，齐景公活着的时候，非常喜欢宠姬所生的小儿子荼，跟陈乞商量，想立荼为太子。陈乞说：“人们乐于作国君的原因，就在于国君有废立某人的权利。现在，您若是想立荼为太子，我就请求立他。”齐景公的长子公子阳生听说了这件事，就找到陈乞，对他说：“我听说你已不再打算立我为太子了，有这样的事吗？”陈乞回答说：“一个国家的君主，只要他抛开他的真正的继承人而想立非法的继承人，那么，看样子他一定要杀死他的真正的继承人了。我没有提出硬要立你作为王位的继承人。为的是给你留一条活路，你还是赶快离开齐国吧！”陈乞给了公子阳生一个玉节，让他逃走了。齐景公死后，荼被立为齐国国君，即晏孺子。

现在，高氏和国氏已被陈乞智除，陈乞就立即派人去鲁国，把公子阳生迎了回来。开始只将公子阳生安置在自己家中，等服完齐景公的丧之后，一天，大夫们都在朝廷上议事，陈乞对大夫们说：“我的母亲要主持一次小小的祭祀，希望大夫们能赏脸参加。”大夫们都说可以。

陈乞见大夫们都来到了自己的家，安排好了以后，他就派一个大力士扛了一个巨大的口袋进来，放在议事厅中央。他让大力士打开口袋，众人一看袋子里装的竟是公子阳生，一个个都吓呆了。

陈乞说：“诸位大夫，这就是咱们的国君！”

大夫们一听，也就立即行面北之礼，向公子阳生行了个君臣之礼，并尊公子阳生为齐国国君，即齐悼公。

之后，陈乞又派人前去杀死了原来的国君荼，且又将荼的母亲逐出宫外。

借刀杀人

齐国的中大夫夷射，有一次在齐王那里侍酒御饮。凭着他老臣的身份，夷射就在齐王那里多喝了几杯，搞得醉醺醺的。只见他一手端着个酒杯，摇摇晃晃地从里边走出来，依在廊门的柱上，想吹吹凉风，醒醒酒。

这时，一个受过刖刑的守门人见夷射手中捧着酒杯，顿时酒瘾发作，就挪啊挪啊，好不容易才把身子挪到夷射脚前。他仰着脸对夷射说：“大人，你不能赏给我一点剩酒喝吗？”

夷射也斜着醉眼，看了看脚下这个刑余之人，骂道：“去！受过刑的贱人，怎么胆敢向尊长讨酒喝！”

那个守门人酒没喝到，倒给遭来一顿羞辱，低着头，跪着退走了。

夷射离开后，那个守门人一心在想着如何出这口气。他弄来一些水，把一些污汁参进去，搅成类似人的小便样子，把它倒在了廊门的屋檐下承接雨水的地方。他这一切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第二天，齐王出来发现了，把那个守门人召来，大声怒斥，问他是什么人竟胆敢在宫廷廊门下撒尿。那个守门人有意装成害怕的样子，支支吾吾地说：“我不知道呀。”停了一下，又说：“虽然如此，昨天晚上，我只发现中大夫夷射曾站在这个地方的。我见他当时晕晕乎乎的，想必是他……”

齐王一听，觉得很有可能。回想起昨晚在酒席上，夷射的放诞无礼，又联想起这一度时期夷射常以老臣自居，有傲上欺主的迹象，齐王决定就此给他点颜色瞧瞧。

齐王命人去把夷射召来，责问他为什么如此做法。夷射因昨晚酒喝多了，也记不清自己做了什么事，只是“我——我——”的含糊其辞。齐王见他吞吞吐吐，更加确信那泡尿就是夷射拉的。

齐王愤怒地指着夷射：“你身为老臣，却对君王的圣殿如此不尊重，你是在有意污辱寡人！”

夷射一听这话，吓得两腿一软，连忙跪地说道：“卑臣不敢，卑臣也记不清有没有干那种事，请主公明断。”

依照当时富廷的规矩，如果国王认为你做了有辱国王的事，是要受重罚的。于是，齐王不由分说，下令将夷射处死。

将夷射不明不白地处死了，齐王觉得如同宰了一只鸡。而那个守门人知道消息后，时常躲在阴冷的角落，暗自窃笑，他终于借齐王之刀出了一口怨气。

战国时，魏国国王身边有两个大臣一直与济阳君关系紧张，常常说济阳君的坏话，济阳君对此深感若恼。觉得不设法除掉这两个人，就会给自己的前程带来无穷的灾难。

济阳君让自己的一个心腹伪造一份魏国国君的公文，在公文上写一些漫无边际的活来攻击济阳君。

魏王知道这件事后，感到蹊跷，就派人把济阳君召来，对他说：“是不是有人跟你有仇，而故意伪造我的旨意来陷害你？”

济阳君假装满面忧愁的样子说道：“我不敢说与某人有仇恨。虽然如此，我曾与两个人关系不好，但不致于达到他们要伪造王命来攻击我的程度。”接着就说出了这两个人的姓名。

魏王想不到祸起萧墙，为慎重起见，又秘密询问身边的一些人，这些人

都说，某某二人与济阳君关系恶化，魏王也似乎回忆起来，这二人确实也是经常在自己面前讲济阳君的短处，他们二人伪造成我的旨命是很有可能。真是胆大包天，魏王立即命令，将此二人斩首。

济阳君巧使计，借魏王之刀，除却了心头之患。

用红颜买死士

夜幕刚刚降临，楚庄王大宴群臣的宴会开始了。为了增加这次宴会的热闹气氛，楚庄王决定“喝花酒”，命令身边的宠妾们统统花枝招展地去为众大臣斟酒助兴。庄王这一招果真灵验，把个文武大臣一个个喝得酒酣耳热，好不痛快！

大伙只顾一个劲地狂饮嬉笑，连照明用的蜡烛燃烧完了也不知道，只听连续几下“噗噗”声，宴席厅一片黑暗。这时，有个臣子因三杯黄汤下肚，一时心血往上直涌，趁机牵扯了一个美妾的衣服，要把那美妾往怀里拉。谁知这女子也不动声色，心想，这人胆子不小，竟敢调戏于我，也就顺手拉断了对方的帽缨，走到一边去了。

灯亮了，那女子急忙走到楚王身边，将帽缨给楚王看，并撒娇地要楚王惩罚那个调戏她的人，说着说着，还滴下了两滴受委屈的眼泪。

楚庄王看着那幅缨，心想，何必为了显示一个女人的贞洁而让我的臣下受辱呢！于是，又来到席间，下令说：“众爱卿听着，今天你们来和我共饮美酒作乐，不拉断帽缨就不算玩得痛快！”

众大臣一听，都“呼呼啦啦”地扯下帽缨，你一根我一条地朝火中投去，致使这场宴会达到了高潮。最后，大家又觥筹交错了一番，尽兴而罢。

不久，楚国发动了对郑国的战争，楚庄王亲临前线督战。在战斗中，楚庄王见有个臣子经常在与敌人交锋的前五个回合，便能取下敌人的五个首级，使郑军大败。攻打郑国的战斗胜利后，楚庄王经过多方询问，才知道那个人就是那天晚上被斟酒美女拉断了帽缨的人。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齐国孟尝君田文，门下养了许多食客，其中有一个门客与孟尝君的爱妃私通，早已为外人发觉。有人劝孟尝君杀了那个门客，孟尝君听后笑着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异性相见，互相悦其貌，这是人之常情呀！此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过了近一年，一天，孟尝君特意将那个与自己妃子私通的人召来，对他说：“你与我相交已非一日，但没有能封到大官，而给你小官你又不不要。我与卫国国君的关系甚笃，现在，我给你足够的车、马、布帛、珍玩，希望你从此以后，能跟随卫国国君认真办事。”

那个门客本来就做贼心虚，听孟尝君召唤他，以为这下大祸临头了，现在想不到孟尝君给他这样一份美差，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深深地、怀着无限敬意地为孟尝君行了个大礼。

那个门客到了卫国后，卫国国君见是老朋友孟尝君举荐过来的人物，也就对他十分器重。

没过多久，齐国和卫国关系开始恶化，卫国国君想联合天下诸侯军队共同攻打齐国。那个门客听到这一消息后，忙对卫国国君说：“孟尝君宽仁大德，不计臣过。我也曾听说过齐卫两国先君曾经刑马杀羊，歃血为盟，相约齐卫后世永无攻伐。现在，国君你要联合天下之兵以攻齐，是有悖先王之约而欺孟尝君啊！希望国玉您能放弃攻打齐国的主张。如果国王不听我的劝告，认为我是一个不仁不义之人，那我立时撞死在国君你的面前。”一句话刚说完，那个门客就准备自残，被卫国国君立即上前制止了，并答应不再联合诸侯军队打齐国了。就这样，齐国避免了一场灾难。

消息传到齐国后，人人都夸孟尝君可谓善为人事。当初不杀门客，如今

门客为国家建下了奇功。

汉文帝时，袁盎曾作过吴王刘濞的丞相，他的一个从史与他的一个侍妾私通。袁盎知道后，并没有泄露出去，也没有责怪那个从使。有人却说了一些话吓唬那个从使，说袁盎要治那个人的死罪等等，结果把那个从使果真吓跑了。袁盎知道后，又亲自去把那个从使追回来，对他说：“男子汉做事要顶天立地，既然你这么喜欢她，我可以成全你们。”竟将那个侍妾赐给了那个从使，待他也仍像从前一样。

到了汉景帝时，袁盎到朝廷中担任太常要职，后又奉汉景帝之命出使吴国。当时，吴王刘濞正在谋划反叛朝廷，就决定先将朝廷命官袁盎给杀害。就暗中派了五百人包围了袁盎的住所，袁盎本人却毫无觉察。情况十分危急。

在这五百来人的包围队伍中，恰好有一位就是当年袁盎门下的从史，此人现已任校尉司马一职。他知道袁盎情势十分危险，随时都会有性命危险，心想，这正是报答袁盎的好机会。兵临城下，如何营救恩人？那个从史灵机一动，就派人去买来二百石好酒，请五百个兵卒开怀畅饮，并说道：“大伙好好喝够痛快，那袁盎老头现在已是瓮中之鳖，跑不了！”士兵们一听，一个个酒瘾急剧发作，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成了五百个醉罗汉。

当天夜晚，那个从史悄悄来到袁盎卧室，将他唤醒，对他说：“你赶快走吧，大人，天一亮吴王就要将你斩首了。”

袁盎揉了揉昏花的老眼，忙问他：“壮士，你为什么要救我？”原来当年的从史现在已穿上了校尉司马服，加之又不知过去了多少年，在昏暗的灯光下，袁盎伦促之间，根本认不出当年的那个从史了。

只见校尉司马对袁盎笑笑说：“大人，我就是以前那个偷了你的侍妾的从史呀！”

袁盎大悟，在那位校尉司马的掩护下，连夜逃离了吴国，摆脱了困境。

五代时，梁朝的葛周曾与他所宠爱的美姬一道饮酒作乐，有个在葛周身边担任侍卫的小兵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美姬，乃至葛周问他话时，他都忘记了回答，可见他入神到了何等程度。这个小侍卫也觉得自己主人面前失态了，十分惶恐，害怕葛周惩罚他。葛周见了，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很慈善地向他笑了笑，并还让自己宠爱的美姬亲斟一杯酒赐给那个小侍卫兵，意思是让他压压惊。

后来，葛周与后唐的军队交战，战事屡屡失利。葛周就大声呼喊那个小侍卫兵，命他前去迎敌。小兵见这正是报效主子的机会，就奋不顾身，冲锋陷阵，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并还生擒了一名敌人的小头目。战斗结束后，葛周就将那个自己宠爱的美姬赐给了那个小兵作妻子。

北宋初年，苏慕恩的部落是整个胡人中最强大的一支。当时，镇守边关的是种世衡将军。

一天晚上，种世衡与苏慕恩在种世衡的营帐中共同饮酒，并唤出一个很美丽的侍妾为他俩斟酒。席间，种世衡起身进屋有点事，苏慕恩就趁机偷偷地调戏那个侍妾。正在他得意忘形之际，种世衡突然从里面出来，出其不意地捉住了苏慕恩的不轨行为。苏慕恩十分窘迫、惭愧，忙向种世衡请罪。那位侍妾也给吓得哭了起来。种世衡见状，对苏慕恩说：“你喜欢她吗？如果你想要她，我成全你们。”当即同意将那侍女送给了苏慕恩。苏慕恩对种世衡的宽宏大量感谢不尽，连连行了三个大礼。

从那以后，凡是其他部落中有怀二心的逆臣，种世衡就派苏慕恩前去讨

伐，每次都大胜而归。胡人部落再也不敢随便寻衅滋事了。

一鸣惊人

周顷王八年（公元前611年），楚庄王即位已经3年了，却整天只知吃喝玩乐、狩猎垂钓。不同政事。他害怕有人来劝谏，还特地在王宫门口挂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7个大字：“有敢谏者死无赦！”楚国的大臣们对此十分焦虑。

一天，大夫伍举斗着胆来向楚王进谏。一进宫殿，只见楚庄王左手抱着郑国的美女，右手搂着越国的美女，让他们一条腿上坐一个，同时嘴里还不断地在让美女给他进食美味。有五六个宫女正在翩翩起舞，钟鼓乐声，靡靡醉人。

楚庄王见伍举来了，忙先发话：“大夫是要喝酒呢，还是想看歌舞？”

伍举装着心情十分沉重的样子对楚庄王说：“有人要我猜一个谜语，我怎么也猜不着，特地前来向国王您请教。”

楚庄王又亲了亲两个美女，笑着对伍举说：“那你就讲出来让我们听听。”

伍举不慌不忙地说：“楚国京城，有一只大鸟，羽毛五彩缤纷，姿态美好多娇；但这只鸟已三年不飞不鸣，你猜这是什么鸟？”

楚庄王已听出了伍举的弦外之音，笑着说：“这还不好猜？这只鸟不是一般的鸟，它虽三年不飞，一飞冲天；虽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不信等着瞧吧。你退下去吧，我已知道了。”伍举也似乎明白了楚庄王的意思，向楚庄王行了个大礼，退了出来。

又过去了好几个月，楚庄王仍然放荡不羁，只知喝酒、打猎、欣赏美女和歌舞音乐。过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

一天，大夫苏从再也忍不住了，决定冒死去见楚庄王。他一进宫门，就嚎陶大哭起来。

楚庄王故作惊讶地问道：“先生为何如此伤心？”

苏从悲痛地说：“我为自己快要死去而伤心，也为楚国将要灭亡而伤心。”

楚庄王听了，奇怪地问：“先生能说出个理由来则可，否则，我将依法从事。”

苏从说：“我想劝谏你，您一定不听，还可能要杀死我。你整天不理朝政，只知吃喝玩乐，长此以往，我们楚国离灭亡已不远了。”

楚庄王听了，不禁勃然大怒：“你找死呀！我的命令就在宫殿前面明摆着，你还敢胆大包天，违抗我的命令，我要杀了你。”

苏从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声音说得比楚庄王还要响亮：“杀身以明君，这正是臣的愿望。你把我杀了，我还可以落个忠臣的美名。而国家亡了，你只能是个亡国之君。要杀你就杀吧！”

苏从做好了受刑的准备。谁知楚庄王突然走下殿阶，来到苏从的身边，微笑着对苏从说：“大夫您的话句句是忠言，你真不愧于我们楚国的忠臣栋梁。”

苏从本以为楚庄王是要来亲自惩罚他的，早已把两眼闭起来，等着被揍。听了庄王的这番话，不禁老泪纵横。庄王又安慰他说：“大夫放心吧，我会把国家治理好的。”苏从顿时破涕为笑，高兴地走了。

楚庄王执政二年多来，表面上纵情享乐，并且还下达了不许人谏净的死命令。实际上，他正是想通过这种方法，来进一步考察大臣，看看谁是真正地拥护他的忠臣。同时，也给一些诸侯国造成一种假象，让他们对楚国产生麻

痹轻敌思想。

于是，楚庄王立即解散了宫廷乐队，遣散了舞女，整顿内政，把伍举、苏从提拔到关键的领导位置，又任用了一大批贤能的人。与此同时，又大开杀戒，诛杀了数百名他认为是对朝廷不忠的人。楚国的百姓们见楚庄王“浪子回头”，无不拍手称快。

公元前 598 年（周定王九年），楚庄王派兵降服了陈国，第二年，又率大军去攻打郑国，取得了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

从此，楚国雄风又一次出现在诸侯国之间。

上下其手

公元前 547 年，楚康王的弟弟公子围率兵与秦国的军队一道去攻打吴国。当部队到了云娄（今河南商城县东北）时，侦探前来报告，说吴国人早已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正以逸待劳，准备给秦、楚联军以迎头痛击。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主帅一合计，总不能白辛苦一趟，于是突然决定，掉转部队，去攻打郑国。

军队很快开到了郑国的城麇这一地方，守城将领皇颡率兵出城迎战楚国军队，结果被楚国的一个名叫穿封戍的县尹俘虏。穿封戍满心欢喜，心想，回去领个头等功是不成问题了。谁知在回国后，楚康王要对将士们论功行赏时，公子围却硬说穿封戍是他俘虏到的。两个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一个不让一个。这时，有人提议他们二人到大宰伯州犁那里去评理。公子围倒觉得无所谓，反正已经赖上了，而穿封戍心里早已窝着闷气，很想事情早点有个结果。于是他就主动跟公子围说：“要不，我们就请太宰伯州犁来评断一下。”

公子围说：“那也好。”跟着又说了一句：“反正这个俘虏是我抓住的。”

这位伯州犁原来是晋国大夫伯宗之子，后奔楚，被任命为太宰，专门掌管皇家的内外事务。公子围与穿封戍争功一事，他已有所闻。现在，双方来让他判断是非曲折，他感到这是一个讨好楚王室的极好机会，于是就耍了一个小小的阴谋。

他先听了双方的陈述后，对他们说：“这件事很好办，只要问一下俘虏就清楚了。”

于是，命人将俘虏皇颡拉出来，进行当庭审问。审问前，伯州犁当着俘虏的面对二人说：“二位都是有身份的人，可以说这场争论是君子之争。”又转头对皇颡说：“皇颡难道不知道他们是谁？这件事是很容易搞清楚的。”

伯州犁走到俘虏皇颡跟前，先向皇颡介绍了公子围。在介绍时，伯州犁有意把手举得高高的，说：“这位是贵人公子围，是我们楚国群王的最尊贵的弟弟，我同他已相处了很久了。”然后，又把手放得很低很低，向皇颡介绍穿封戍时说：“这个人名叫穿封戍，是我们楚国方城外的一个县尹。”说着说着，又故意把手压得再低一些。介绍完了以后，再问皇颡：“你看究竟是谁俘虏了你呀？”

皇颡明明知道是穿封戍那个可恶的家伙俘虏了自己，本想一说了之。但再想想刚才伯州犁“上下其手”的暗示和在用语称呼人时尊卑之别，当然心领神会，心想，我若说真话，日后弄不好就要被长期生活在朝廷的公子围整死；若说假话，不仅可以赢来公子围的开心，更可以使太宰伯州犁对我产生好感，这样，也许我很快就会被释放回国，早日同妻妾团聚。一想到这层利害关系，他忙对伯州犁说：“我是让公子围打败的。”

一锤定音，这可乐坏了公子围，气煞了穿封戍。穿封戍气愤得牙齿格格作响，操起铁戈就向公子围掷去，可惜没打着。又狠狠地瞪了伯州犁一眼，骂了声“卑鄙！”就愤愤不平地走了。

伯州犁就通过这种上下其手的手法，十分巧妙地干了一件讨好主人的事。他的这种伎俩常被后世一些阴险狡诈的人所使用，乃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借亡灵吓人

楚灵王十一年，楚国发动了对徐国的战争，楚灵王也来到了楚国边境一个叫乾的地方，一边同前线保持联系，一边等待着征伐徐国的胜利消息。谁知，第二年，楚国后院失火，公子比与公子弃疾发动了宫廷政变，杀掉了楚灵王的太子。公子比立为楚王，公子子皙被任命为令尹，公子弃疾为司马。这时，跟随楚灵王在乾的一部分军队也人心动摇，一个叫观从的将领对大家说：“国家已有新王了，我们快赶回去，还可以保持原来的爵邑田室；回去迟了，就要没有立足之地、一切都完了。”这话很有鼓动性，转眼之间，灵王身边的将士纷纷逃散，楚灵王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了。

楚灵王独自一人彷徨于山中，那些山野村夫们没有一家敢让楚灵王进他们的家门。楚灵王拖站疲惫的身体，饥肠辘辘，两眼发黑，忽然遇到一个人，向那人求救说：“请给我弄点吃的，我已三天没吃东西了。”

那人一下认得是楚灵王，自知已躲闪不了，就对灵王说：“新的国王已经下达了命令，如有敢给你东西吃以及跟随你的人，将要罪及三族。况且，我这里又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给你吃的。”

楚灵王说：“那请你让我枕着你的身子休息一会儿吧？”那人说“好吧”！就这样，楚灵王枕那个人的大腿睡着了。那人见楚灵王已睡着，就悄悄地拿一个上块枕在楚灵王头下，偷偷地溜走了。

楚灵王被饥饿唤醒，发现那人已不见了，想起来继续赶路，可再也站不起来。

这时，有一个名叫申亥的人，曾因楚灵王宽恕过他父亲的罪行，所以，要报答楚灵王。他四处寻找，终于在泽这个地方找到了饿倒在地、奄奄一息的楚灵王。立即将灵王背回自己家中，精心侍候。到了楚灵王十二年五月，楚灵王在申亥家自缢身亡。申亥悲痛万分，乃以自己的两个女儿陪葬，将一代君王草草埋葬在荒山脚下。

楚灵王虽死，但楚国宫廷内外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一消息。公子比虽然被推为楚王，但时刻担心楚灵王有朝一日会突然杀回来，整天过着担惊受怕的国王生活。

这时，那位名叫观从的将军对楚王比说：“你现在所担心的不应该是楚灵王，灵王身边已无一兵一卒，根本成不了气候。你应该提防司马弃疾，如果不杀弃疾，你虽然当上了国王，也仍将会遭受灾祸。”

楚王比说：“我和他盟誓，共同推翻楚灵王。现在我刚刚接位，怎么忍心杀掉他呢？多亏他的鼎力相助，我才坐上这个王位的。”

观从说：“你不忍杀死他，他将忍心杀死你！你不信看着吧！”

楚王比仍然不听。观从也只好赶快离开，以免引祸上身。

再说大司马、公子弃疾从一个叫邓城的地方回到楚国国都后，一心想从公子比手中夺回王位。于是，他让身边的一些人在国都有意制造声势，人们经常在半夜睡梦中被惊醒，只听四处有人喊道：“灵王——回——来——啦！”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此时，弃疾已经打听到楚灵王早已不在人世，他让人们封锁消息，想利用楚灵王的亡灵来为自己壮声势。

有一天夜里，弃疾又指派一帮人乘船在江中来回呐喊：“灵王回来啦！灵王回来啦！”一道幽灵之光终日罩在人们的头上，人们处在一片恐怖之中。

在这同时，弃疾又采取第二个步骤，派一个名叫曼成然的部下去给国王

比施加压力，同时又给令尹子皙施加压力。对他们说：“灵王将要真的回来了，国人肯定要杀掉新的国君和令尹。司马弃疾也要回来了，他也不会轻易放过你们。希望你们早点做好准备，不要自取侮辱。众怒难犯，如同水火，难以挽救呀！”曼成然这番带有恐吓意味的话语，无疑将国王比和令尹子皙向死亡的边沿又推进了一步。

新的国王比和令尹子皙因为是靠不正当的手段登上了现在的宝座，所以，十分做贼心虚，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前些日子，听说楚灵王又要杀回来了，已经给吓得坐卧不宁。现在，经曼成然这么一点拨，他们更觉得如坐火山口上。他们根本不知其中有诈，就双双自杀了。公子比只当了十几天的受罪国王，就命归九泉了。

司马弃疾一听说公子比及公子子皙双双自缢，感到大功已告成了。在手下人的拥戴下，迅速登上了王位，并改名熊居，这就是楚平王。司马弃疾巧借亡灵，终于达到了夺取楚国国王宝座的目的。

设置陷阱

春秋时期，楚平王身边有一个宠臣名叫费无忌，依仗着他同楚王和令尹子常的关系，经常在宫廷中争权弄宠，施展诡计。

有一次，有一个名叫郢宛的大臣来到令尹子常身边工作。令尹子常对郢宛的出色工作和办事机敏、为人诚朴表示十分赞赏，夸他是当今朝中一位出色的大臣。这些被费无忌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觉得这个郢宛十分可恶，夺走了自己的宠位，于是就暗中动起了坏主意，要加害于郢宛。

这天，费无忌讨好地对令尹子常说：“大人很喜欢郢宛，我也觉得他确实是个出色的人。但大人您何不带着小人一道到郢宛家里饮宴一次？我们肯定可以美餐一顿的。”

令尹子常一听，觉得这倒是个不赖的主意，就对费无忌说：“行呀！你就到郢宛家去早点通知他，你也好再帮帮他出出主意。”

“好来！”费无忌谄媚地笑了笑，“大人您就等着我来接您吧！”

费无忌急忙跑到郢宛家，正巧碰见郢宛在整理马鞍，准备出门。费无忌忙对郢宛说：“别出门了，我有要事跟你说。”

“什么事？”郢宛见费无忌这么早就过来，心里不免一惊。再看看他满脸堆笑的样子，心情也就放松了下来。

只见费无忌笑嘻嘻地对郢宛说：“令尹子常大人十分看重你，今早他突然通知我，想到你府上聊聊，喝几杯水酒乐一乐。所以，我就赶快来告诉你。令尹大人能登贵府，实在是一件非常崇耀的事呀！”

郢宛一听，当然心里十分高兴，连忙说：“真是太感谢令尹大人了。”

“令尹大人害怕你忙不过来，还让我在这儿帮帮你。”费无忌说。

郢宛听到这句话，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心里在想：这次家庭宴会还非得搞得像样点不可。于是就连忙令家丁们热火朝天地忙了起来。

费无忌俨然像个总指挥似的，对郢宛说：“你刚来不久，对令尹的脾气可能还不知道。”

“是啊，我刚在令尹身边工作不久，你可是个老臣了，对令尹大人的性格一定十分了解，还望你多多赐教。”郢宛谦恭地说。

费无忌见郢宛这般说话，接着话茬说：“令尹这个人，为人傲慢，又好耍弄兵器，你必须小心谨慎地遵从。你赶快把兵器陈列在厅堂下面和院子门口，以便他来时弄耍。”

郢宛全然不知上当，就说：“这还不容易？我马上去布置。”

费无忌见一切布置得差不多了，对郢宛说：“你在家做好迎接的准备。我马上回去，在午饭时间陪令尹一道过来。”

郢宛在家里一边指挥着家丁忙这忙那，一边静静地恭候着令尹大驾的光临。

令尹子常在费无忌的陪同下，赶来赴宴了。一下马车，他一眼看见郢宛家门口是刀枪林立；透过大门，朝里望去，只见厅堂下也寒光闪闪。

“这，这是怎么回事？”令尹子常一边问费无忌，一边朝后退着。

费无忌也装出一副非常惊恐的样子，赶忙拉着令尹子常的手说：“大人，您现在太危险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弄不好要出事的。”

“快回！快回！”令尹子常又赶快上了马车，带着随从奔走了。

郢宛刚要前来迎接令尹的大驾光临，突然发现刚刚停下的马车又迅速返

回了。望着“得得”的马蹄声卷起的一路尘烟，郗宛傻了眼，他不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令尹子常见郗宛竟想加害于他，不禁火冒三丈，大骂郗宛狗胆包天。费无忌在一旁暗自得意，同时又火上加油地说了许多郗宛的坏话。

令尹子常回去后，立即调来大批兵马，浩浩荡荡地向郗宛家杀来。把个郗宛的府宅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的。

郗宛知道自己上了费无忌的当，眼看一场大祸就要临头。他想向令尹子常说明原委，但令尹子常根本不听。

就这样，郗宛的府宅刹那间变成了一片血海。

黄泉相会

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在生郑庄时，十分难产，所以一生下来，就对郑庄公不喜欢，给他起了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寤生”。后来，武姜又生了个儿子，名叫叔段。武姜十分宠溺这个儿子，夸他长得英俊，聪明，经常在郑武公面前夸赞这个儿子，希望郑武公将来把君位传给他。但郑武公还是立了寤生为王位继承人，这就是郑庄公。

郑庄公接位后，在武姜的干涉下，只好将郑国国都荥阳以东的大城市京城封给叔段，人称“京城太叔”。当时，庄公身边的一位谋臣叫祭仲，听说庄公要把京城封给叔段，劝庄公不能这样做，因为京城是一块战略要害地方。庄公无可奈何他说：“武姜要这样做，我不敢再从段的手中把这块封地收回了。”

叔段到了京城以后，依照武姜的话，大肆招兵买马，扩大军事力量，并加紧演练，时刻准备与武姜里应外合，推翻庄公政权。

消息传到了荥阳，祭仲等大臣都在为庄公着急，希望他早一点管教太叔段，以免虎大伤人。郑庄公说：“你等着看吧，多行不义，必自毙。坏事干多了，一定会自取灭亡。”

事隔不久，太叔段又向郑庄公提出，要将“西鄙”与“北鄙”两个军事要塞分给他一半。郑庄公强忍着怒气，竟然也同意了。大臣们又为庄公捏了一把汗。许多大臣几乎要跟庄公吵起来，说：“究竟谁是国君？我们是侍奉你，还是侍奉太叔段，不要让我们做臣子的为难。”郑庄公只是好言安慰大家。因为他心中有数，他实际上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太叔段的注视，一刻也没有放松消灭太叔段的军事准备。

没过多久，郑庄公决定到洛阳去朝见周平王，就宣布让大夫祭仲代理国政。

庄公一行人马出发了。武姜一想这倒是个好机会，就派心腹送信给太叔段，约他尽快来攻打荥阳。京城太叔立即写回信给武姜，约定攻打荥阳的具体日期。同时急忙召集军队，告诉将士们是奉主公的命令去帮朝廷办事。

其实，郑庄公到洛阳朝拜周平王只是一个烟幕。他一边派公子吕在路上设下埋伏，截获了太叔段给武姜的回信。同时，有意在别处兜了个圈子，就悄悄地带领几百辆兵车隐伏在京城脚下。只待太叔段带领的军队出城门向荥阳方向走去，就先派一些士兵装扮成小商贩模样，混进了京城。

估计太叔段已走了一半路程，那帮“买卖人”在城楼上放起火来，郑庄公很快率领军队，占据了京城。太叔段回视京城，只见烟雾滚滚，知道老窝已被端了，气得直跺脚。士兵们知道太叔段原来是领他们去打国君，又见到京城已经失陷，一大半人开了小差，太叔段只好逃到了共城避难，但很快又被郑庄公的部队攻下了。太叔段走投无路，最后拔剑自杀了。

太叔段死了，郑庄公开始还掉了几滴鳄鱼眼泪，又在太叔段的身上搜出了武姜要太叔段来攻打荥阳的信，心里对武姜恨透了，他再也不愿意见到这样的母亲，就派人把书信送到荥阳，交给祭仲。并命祭仲派人把武姜送到偏僻的颍城去居住，不让她再在京城干扰自己的政权。郑庄公还对天发誓：“不到黄泉之下，再也别见面了！”可见其对武姜的痛恨程度。

过了一年多，郑庄公觉得自己杀死了弟弟，赶走了母亲，这不分明是一种不忠不孝的行为吗？于是他有些后悔了，有点思念起武姜来了。无奈，君

子一言，驷马难追，自己已发过“黄泉相见”的誓了，作为一国之君，又怎能随意不守诺言呢？郑庄公好苦恼呀！

一天，颍城的一个名叫考叔的小官吏来见庄公，庄公赐给他酒菜。席间，颖考叔把一块最好的羊肉留着包了起来，放在一边。郑庄公问他这是为什么。颖考叔说：“主公不见怪的话，我想把这羊肉带回家给我娘吃，我娘只吃过我给他做的饭菜，还从来没有享受过主公赐予的食物呢，请主公能给我母亲赐食。”

不说倒罢，一提“母亲”二字，郑庄公立即就伤感起来，没好气地对颖考叔说：“你有母亲可赠送，难道我就没有？！只是我已有言在先，想见母亲一面也不可能了。我这个当诸侯的，还真不如你孝顺，我……”说到这，郑庄公难过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颖考叔早已知晓郑庄公母子的这段恩怨，听了郑庄公的口气，他忙说：“主公这么思念着太夫人，我估摸太夫人一定也很思念你。以我所见，你要见到太夫人这事并不难。”

郑庄公失望他说：“我已起了誓，我们母子到黄泉下才能相见，这辈子已没指望了。”

颖考叔说：“主公勿忧！你想想，黄泉嘛，不就是地底下？我们让人挖个大通道，在下面稍微造一个可以供人休息小住的地方。你从通道这头进，太夫人从通道那头进，你们不是可以实现‘黄泉相见’了吗？”

郑庄公一听，“这主意真绝了，我怎么早没有想到？真气糊涂了。”

于是，尽快下令，让人挖隧道。

这天，郑庄公修饰一新，武姜也穿戴整齐，母子俩在隧道中上演了一场“黄泉相见”的戏剧。郑庄公走进隧道中，与武姜相见，慌忙跪下，请武姜原谅。武姜是既害臊又伤心，自我忏悔了一番。母子二人重归于好。郑庄公一高兴，不禁赋诗一首：

“大道之中，其乐也融融！”

武姜走出隧道，又赋诗一首：

“大隧之外，其乐也浅浅！”

一场宫廷闹剧从此降下了帷幕。

父贵夫贱

春秋时期，郑国的郑厉公在祭仲的帮助下，赶走了哥哥郑昭公，当上了国君。但这一来，祭仲常以功臣兼元老的身份参预国事，在处理国家大事时，郑厉公有时都插不上手。郑厉公很想除掉祭仲，但又苦于力量不够，只是恨得牙他发痒。

一天，郑厉公在花园散步，身边只有祭仲的女婿、大夫雍纠陪着。面对大自然草长莺飞的蓬勃景象，郑厉公倍加感叹，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只小鸟自在。

大夫雍纠见郑厉公如此愁绪，就上前拍马道：“做儿子的帮不了父亲就是不孝，做臣下的帮不了国君就是不忠。如果你信得过我，有什么事要我去做，我纵然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

郑厉公于是讲了祭仲如何专权，他如何痛恨祭仲等等，说：“你不是他的女婿吗？”

雍纠一听这话，气也不打一处出：“唉，这门婚事你不是不知道，当初祭仲把女儿嫁给我，完全是由庄公作的主，祭仲本人对我不满意的，背地里，我经常挨他的白眼。”

郑厉公“噢”了一声，说：“要是你能把他除了，我就让你顶他的位子，到时，你再重新娶个漂亮如意的夫人。”转而一想，又说到：“要除掉他，得一定找个机会。”

雍纠一想到郑厉公的许诺，不免心花怒放起来，开动脑筋想了一会儿说：“眼下老百姓们正在修筑东门，主公可以叫他去那边慰问百姓。我呢，先到那里摆上酒席，以犒劳他为名义，请他喝酒洗尘，在酒里放下毒药，这样毒死他不是很容易吗？”

郑厉公咬了咬牙说：“也行！”临分手，又再三告诫雍纠要小心从事，以免不测。

谁知这雍纠是个色厉内的货色，回到家见到妻子祭氏后，就显得六神无主的样子。妻子问他怎么回事，他却吞吞吐吐，前言不达后语。

祭氏越发觉得不对劲，就对他说：“瞧你这副样子，我知道准出了什么事。你瞒着我干什么？夫妻本就像一个人似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有什么为难之事，说出来我们也好商量商量。”

雍纠知道祭氏已发现苗头，就说：“没什么大事，国君只是说要派你父亲到东郊慰问筑城的百姓，到时候，我将在那里设酒席犒劳你父亲一行。”

“你请父亲喝酒，为什么要到郊外，在家里不行吗？”祭氏问。

“这是国君的命令，你不要再问了。”雍纠也开始不耐烦起来。

祭氏觉得事情可能不那么简单，当下就不再多问了，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为雍纠准备酒菜，要陪雍纠喝酒。经她七缠八绕，雍纠已给灌得醉了。乘他迷迷糊糊的时候，祭氏又突然问道：“国君要你明天做的事，你忘了吗？”

雍纠似乎在梦中一般，被祭氏温柔地体贴着，似醒非醒地说：“这——人命关天——的事，我——怎敢——忘了？”说完，就呼呼大睡起来。

第二天一早，祭氏对丈夫雍纠说：“你要害我父亲的事，我全知道了。”

雍纠忙辩解道：“别胡说八道，哪有这回事！”说话硬归硬，但雍纠自知肯定自己酒后失言，事情再瞒也没有用了。忙说：“如果真的那样，你怎么办？”

“我是你的妻子，我当然跟着你，你还怕什么？不过……”她皱了皱眉头对雍纠说：“我父亲行动诡密，要是他到时不去，你不是白辛苦一趟？”

雍纠还真把这一茬给忘了，一时也失去了主张，忙问妻子怎么办。祭氏说：“不如让我先回娘家跑一趟，从旁劝他到劳动工地上去散散心，准保他听我这个女儿的。”

雍纠高兴地说：“还是你想的周到。不过千万要小心啊。宝贝，我的命全在你手里了。”

祭氏也娇嗔地“啐”了他一口，说：“杀千刀的，我的命不也在你手里？”

雍纠这样盲目无知地向祭氏泄露了杀人计划，后来，果真招来了“杀千刀”之祸。

祭氏第二天就收拾梳妆一番，匆匆赶到娘家，与爹妈叙了叙别离之情。看看父亲祭仲对她这个闺女问长问短，祭氏是脸上在笑，心里在哭。她着实为难了一阵：天平的这边是丈夫，天平的那边是父亲，他们都是自己的亲人，自己这个法码该加在哪一边呢？救丈夫就要害死父亲，救父亲就要害死丈夫。她怨命运为什么要用这种性命悠关的事情来折磨她，如有可能，她宁愿自己去受罚，但眼下又不具备这种可能。”

祭氏就去请教她的母亲：“娘，你告诉我，父亲与丈夫比，哪一人更亲？”

她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提问怔住了，说：“你怎么没头没脑地问这个稀奇古怪的问题？当然是父亲要比丈夫更亲一点喽！”

“为什么？”

“那还用多问？作为女人，随便什么样的男人都可以选来做自己的丈夫；但父亲却只有一个。”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祭氏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她这一哭，也把她的父母亲给哭懵了，不知女儿受了什么委屈。经过再三追问，祭氏女说出了其中原委。吓得祭氏母亲两腿直打哆嗦，连声说：“这怎么是好，这怎么是好！”

祭仲听了女儿的叙述后，脸色铁青，他不动声色地告诉女儿及夫人：“你们千万不要对我提及此事，到时我自有主张。”

到了郑厉公要他去慰问在东门筑城的百姓的日子，祭仲带着亲信张 睪等十来个勇士，人人怀藏武器，跟祭仲一道去赴“鸿门宴”，同时命一百多个家丁到郊外去做好接应的准备。

祭仲来到东郊，雍纠在半路上为他接尘，设下了丰厚的酒席。祭仲见状，对雍纠说：“为国操劳，就是应该的，贤婿何必这等客气？”

雍纠忙施礼道：“小婿是奉国君之命，特意在此恭候大人，为大人洗尘。”说罢，雍纠满斟一杯酒，双手恭恭敬敬地捧起敬献给祭仲，说：“请大人饮此酒，祝你与天地同寿！”

祭仲接过酒杯，冷笑道：“多谢你的祝福。”用右手一把抓住雍纠，顺手将酒浇在地上。地面上顿时一股浓烟，连青草都被烫焦了。

祭仲大喝一声：“大胆畜牲，竟敢想谋害我！”

只见雍纠刚想反抗，张 睪和几位勇士一拥而上，将他摔倒，捆绑了起来。雍纠知道大事已完，闭起眼睛等死了。

祭仲满面怒容，令人将雍纠立即斩首。张 睪手起刀落，雍纠的头颅滚出一丈多远，顿时血水如注。他的尸首最后被抛进了池塘。

再说郑厉公一大早也曾派了一些士卒埋伏在郊外树林里，想见机行事，

助雍纠一把。没料到祭仲派出的一百多家丁已先一步占领各处，把他们杀得七零八落，四散逃命去了。

郑厉公也吓得逃到蔡国避难去了。

无中生有

晋献公开始娶了几位夫人，生了3个儿子。大儿子名叫申生，还有两个名叫夷吾和重耳。申生被立为太子。

后来，晋献公带兵同西部的驱戎部落打仗，取得了胜利，骊戎部落就向晋献公进贡了两位美女，一个名叫骊姬，另一个是她的妹妹。姐妹俩又分别为晋献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奚齐，一个叫卓子。

骊姬长得十分漂亮迷人，而且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别人的心意。一举一动都能迎合晋献公的喜好。晋献公对骊姬的宠爱，已经到了离开她，就吃不好，睡不香的地步。于是就干脆立骊姬为夫人。还想将太子申生废黜，重立骊姬的儿子奚齐为太子。于是，他有一天召集诸子说：“曲沃是我们祖先宗庙所在地，而蒲又与秦国接壤，屈这个地方又与翟接壤。如果不让你们去镇守，我不放心呀！”众公子听了，没有谁敢说没有道理。就这样，他就命太子申生居于曲沃，命公子重耳居于蒲，命公子夷吾居于屈。三个公子奉命离开了京城。晋献公与骊姬的儿子奚齐居于绛。晋国人一看这种局面，断定太子申生的地位将要被奚齐代替了。

太子申生的母亲是齐桓公的女儿，名曰齐姜，死得较早。而申生的同母妹妹又为秦穆公夫人。重耳的母亲是翟国狐氏之女，夷吾的母亲又是重耳母亲的妹妹，两人既是同父异母兄弟，又是姨表兄弟。在晋献公前后8个儿子中，唯有太子申生以及重耳、夷吾有贤得之才。但自从有了骊姬以后，晋献公就开始疏远这三个儿子了。

有一天，晋献公对骊姬说：“我想废了太子申生而以奚齐代之。”

骊姬听了心里十分高兴，但表面上却装得十分害怕的样子哭着说：“你立申生为太子，这是各诸侯国早已知道的事。你又让他多次带兵打仗，百姓们都依附他，他是一位很有本领的人，你为什么要把因为我的缘故而废嫡立庶呢？你真要这样，那我就要自杀了。”

这一通情真意切的话语，让晋献公听了更加觉得骊姬可爱，是一位懂情理，识大体的贤慧夫人。从此，对骊姬就更加宠幸了。

废立太子一事，虽然表面上冷了下来，但骊姬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她暗中专门指派和收买一些人，在各种场合讲太子申生的坏话。并伺机栽赃陷害申生。

有一天，骊姬向晋献公恳求说：“主公您已上了年纪，我那两个孩子年龄尚小，以后我们都得靠太子庇护。您能不能让申生回来一次，我要当面向他托付托付。”

晋献公立即派人送信给申生。申生虽驻守边城曲沃，但接到父亲的信后，就连夜赶了回来。

来到宫中，行过大礼后，骊姬推说晋献公有事去了，就让申生陪她到后花园凉亭中喝酒。申生不便推迟。又陪骊姬聊了一会儿，申生就告辞了。

谁知，骊姬请申生喝酒，完全是为了给申生制造陷阱。当晚，骊姬见晋献公回来后，只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在地上打滚哭闹，急得晋献公这老头儿不知如何是好。

骊姬一手捂着胸口，好像有满肚委屈说不出来。经晋献公的再三安抚，她才哽咽着说：“太子……他……欺侮我！呜……”

“他到底对你怎么啦？”晋献公焦急地问。

“他对我说；‘爹老了，将来你好歹总要跟我！’说着，就嬉皮笑脸地要来拉我的手。我慌忙把他推开。呜……”骊姬越说越伤心，几乎就要憋过气去。

晋献公气得两眼直冒金星，跺脚发狠说：“这个畜牲，我，我宰了他！”

骊姬见已将晋献公的火气引了上来，暗自高兴，但她又一下子钻进献公怀中，说：“请主公千万不能这样做……”

“什么，你难道要我饶了这个畜牲？”

“太子是我请回来的，”骊姬说，“要是为了这事杀了他，外人会怎么看我呀？人们肯定认为是在陷害他，我就是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呀！”

晋献公听了，也觉得有些道理。想想这件丑事，虽说骊姬闹得利害，但毕竟太子没有得手，况且，我也没有亲自看见呀！家丑不可外扬。晋献公噙着老泪把这口气强吞了下去。很快派人打发申生回曲沃去了。

申生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已被骊姬在暗中重重地刺了一刀。从此后，恶献公越发坚定了要废黜申生的决心。

栽赃陷害

骊姬一心想除掉太子申生，让自己的儿子奚齐当为太子。她除了在晋献公身上下足媚劲外，正在绞尽脑汁，想治申生于死地。

晋献公二十一年，骊姬先在晋献公面前无中生有地演了一出申生要调戏她的丑剧，致使申生在献公的心目中，位子一落千丈。骊姬认为火候已到，就加快了陷害太子的步骤。

一天，骊姬让人捎口信给申生，说晋献公在梦中见到了申生的母亲齐姜，让太子申生在曲沃举行祭祀，以安慰齐姜的亡灵。

申生非常感激骊姬的关心，觉得这个后娘对自己还真不错。就立即备了酒菜，在曲沃设案祭礼亡母，依照当时朝廷祭祀规则，祭祀用的酒肉之类，在祭祀完了以后，必须将其分给自己的亲人享用。于是，申生又从曲沃返回，将祭祀用的肉之类食品敬献给晋献公及骊姬品尝。

太子申生带着祭肉等食品回到了宫中，可不巧，晋献公外出打猎去了。因为骊姬知道这两天申生要送祭祀过的酒肉回来，就竭尽全力劝晋献公出去打猎，散散心，想把晋献公支走。晋献公觉得这几天心中窝着闷气，因为骊姬曾告诉他，太子申生要调戏骊姬，所以，晋献公也就真的带着鹰犬，外出打猎解闷去了。

申生见父亲不在宫中，也就把食品放在那里，又赶回曲沃去了。

骊姬趁这当儿，将事先准备好的毒药悄悄地放进食品中。

过了两天，晋献公打猎回来了。骊姬告诉晋献公有关申生送来祭祀用过的酒肉一事。晋献公已饿的很慌了，忙命宰人（厨师）将酒肉进上，拿起一块肉就要往嘴里送。

骊姬早已侍候在献公的身边，急忙一把抓住晋献公的手，说：“主公请慢，这些食品是从远处送来的，最好检查一下，别吃出毛病来。”

晋献公一听，觉得也对，就随手将一块肉扔到地上，只见地面奇迹般地隆起一大块。把众人吓了一跳。献公情知食品中有变，连忙让人唤来一条狗，那狗将食品刚刚吞下，便“呜呜”惨叫，倒地而毙，四肢抽搐了一会，就呜呼哀哉了。

“呀！”骊姬惊叫一声，抖抖索索地说：“难道、难道这酒里有、有毒？”说着她拉住一个宫女，要叫宫女喝太子送来的酒。宫女拼死拒绝，最后，骊姬又让别人帮忙，掐住那位宫女的脖子，强迫她喝了下去。只见那宫女刚几口下肚，就立即倒地，七窍出血，嘴唇发紫，在地上滚了两下，就再也不动弹了。

这一切，像梦一样，惊得晋献公瞪大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

骊姬见别人的戏已演完，该轮到自已登场了。于是，她“哇哇哇”地乱嚎乱叫，用手抓乱了自己的头发，十分伤心地哭喊着：“天哪，太子的心也太狠毒了，连亲生的父亲都不放过，将来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活呀！还不如趁主公在世，我们娘儿三个一起死掉算啦……”说着，就把奚齐和卓子叫来，要他们同自己一道吃那带毒的酒肉。

晋献公一见，要出大祸了，赶紧一步上前抱住了骊姬，一边发怒地向奴仆们喊道：“还不赶快把这些毒东西拿走！”一边又安慰骊姬道：“上次我要处置这个畜牲，你硬阻拦我。这次我可对他不客气了，非宰了这小子不可！”

骊姬又哭哭啼啼地说：“他是太子，杀不得。我们这些人命贱，还是让

我们去死吧。他之所以要这样，肯定是因为我和奚齐的原因。要不，我们娘儿三人就到别的国家避难去，免得将来也会成为太子刀俎上的鱼肉。开始你要废除他，我觉得不妥，想不到我看错人了。”说着说着，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晋献公立刻召集大臣上殿，宣布了申生谋杀弑君的罪过，下令处死。

太子听到这件事后，赶快奔到了新城，这地方是太子的封邑。晋献公知道后，以杀死申生的师傅杜款来解恨。有人知道事情的内幕，对太子说：“放毒药的明明是骊姬，你为什么不站出来拒理力争呢？”

太子申生说：“我的父王已年老了，没有骊姬陪伴，他就睡不好觉，吃香饭。假如我去辩论，真相明白，骊姬也就无脸见人了，父亲怎么受得了？还是不去讲为好！”

也有人劝太子申生：“你可以到其他国家去嘛。”

太子感慨地说：“我现在已披上了弑君的罪名，又有哪个国家敢收留我？我真不如死了算了。”十二月底，太子申生在新城自杀了。

太子申生一死，骊姬除却心头一大患。但转念一想，公子重耳和夷吾还在，为了不留后患，她又要对这两位公子下手了。重耳和夷吾听说哥哥申生被害，预感到大祸即将要降到他们的头上了，就及早悄悄收拾一番，一个逃到狄国，一个逃到了梁国。这一来，骊姬又在献公面前告状了：“重耳、夷吾偷偷逃跑，一定是与申生同谋，这是在畏罪潜逃。”当晋献公派人去追杀这二位太子时，他们已逃得无影无踪。

这一来，骊姬的儿子奚齐就稳稳当当地当上了晋国的太子。骊姬终于露出了阴森森的笑脸。

隋文帝杨坚有5个儿子。在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中，老二杨广（即隋炀帝）夺得了杨勇的太子帝位。这时，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杨俊已死，尚有第四子蜀王杨秀为益州总管，第五子汉王杨谅为并州总管。杨广深知自己为太子，这两位小兄弟肯定是不服，于是，决定先拿杨秀开刀，搬掉这块绊脚石。

杨秀在益州任总管期间，却也是生活十分奢侈，大有谋夺之心。他常常把自己的车马被服装扮成与天子所使用的规模格调一样，在益州到处张扬，俨然一副天子威风。杨广知道后，觉得这正是置杨秀于死地的绝好机会。就让亲信杨素以外界人的身份，不断在隋文帝面前揭露杨秀的僭越之罪。隋文帝听了，常为此大发脾气，骂这个不知礼节的逆子。

仁寿二年（公元602年），隋文帝将杨秀召回京师，说要有事同他说。杨秀怀揣忐忑不安的心情奔回京师，满以为皇帝老子会立即召见他，谁知文帝就是不见他，而是让身边的亲信大臣轮流找杨秀训话。杨秀开始还不知道皇上召见他的原因，等到此时，他才知道，自己在益州的行为已被皇上知晓，内心十分恐慌。这时，又有大臣传话，说：“皇上让你悔过，否则，将不认你这个儿子了。”此话的意思很明白，即要杀了杨秀。杨秀一面托人在皇帝面前求情，一面表示永远不再做违反朝廷规矩一事，其认罪态度，令隋文帝为之动容。所以，也就迟迟不对杨秀僭越一事作出定论。

杨广见杨秀被皇上召回，一边继续派人在皇帝面前说杨秀的坏话，一边又在挖空心思，想置杨秀于死地。

当时宫廷内外，巫风盛行，于是杨广又想借助巫术手段，使杨秀罪上加罪。他命人暗中作一木偶人，上面写着如下文字：“请西岳慈父圣母收杨坚、

杨谅神魂……” 埋在西岳华山脚下。过了几天，又派杨素假装到华山进香，让杨素把木偶人挖出来，向世人宣称，这个木偶就是杨秀埋的。引得朝廷内外十分震惊。

仅此还不够，杨广还伪造一篇杨秀造反的檄文，放在杨秀的文集中，再派亲信加以发现。

这一系列的栽脏陷害，使隋文帝杨坚本来对杨秀的不满而变成了仇恨。认为杨秀是不孝子孙，必须逐出门户。遂下令将杨秀废为庶人。杨广陷害杨秀的目的终于达成。

杀人灭口

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儿子重耳因受骊姬的陷害，逃往到国外避难。当他外逃时，晋国的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等有才能的人，因平时很敬重公子重耳，所以，也一道与重耳逃亡避难。

当重耳一行逃亡到齐国时，齐桓公把宗室的一个女子姜氏许配给了重耳，还赠送他 80 匹马。重耳他们在逃亡途中，是有一顿没一顿的，过着颠沛流离、凄凄惶惶的生活，有几次差点给饿死。想不到到了齐国以后，齐桓公把这帮“逃犯”当作上宾对待。晋公子重耳在齐国又享受起了公子哥的舒适生活。

一晃 7 年过去了，重耳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晋国的宗室，根本没有丝毫离开齐国的意思。事有凑巧，齐桓公父去世了。重耳的部下狐偃他们已经预感到在齐国再也不能呆下去了，就希望重耳尽快离开齐国，可重耳一点离开齐国的意思也没有，这可急坏了那一帮随从。

一天，狐毛、狐偃、赵衰他们来到了一棵大桑树下，几个人商量着如何使重耳振作起来，让他离开齐国，继续上路的事。谁知隔墙有耳，就在这棵大树上，有一个养蚕的侍女刚好在树上听见了。待这帮人走后，她悄悄下来，急忙跑回宫里，把这事告诉了姜氏。

姜氏虽是女流之辈，但也不乏远虑。她也早已对重耳不思奋发的行为有不满情绪，设法劝说重耳。侍女的告密，使她觉得大事已经开始走漏风声，弄不好会误大事，于是， she 就把那位好心报告的侍女给杀了，以灭后患。

姜氏赶忙去告诉重耳有关事情的经过，并力劝重耳尽早离开齐国，去振兴晋国。

重耳听得不耐烦了，说：“人生只要有安乐，谁还去管其他事体。”

姜氏焦急地说：“你是一国的公子，只因国内发生了动乱，你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来到齐国。几个随行的大夫们把你看作是晋国的命根子，你不赶紧回国，振兴晋国，报答这些劳苦功高的臣子，反而在这里贪恋女色，贪恋安逸舒适，我私下里真为你感到羞愧！”

重耳仍然不听，并还责怪姜氏是不存心让他活得安稳。

姜氏又去找狐毛、狐偃一帮人，最后大家商量决定，用酒把重耳灌醉，再用车子强行把重耳拉上了路。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当时，司马懿不仅是出生名门望族，而且又是雄才博学，精通文韬武略。曹操对这位大司马是既存戒心，又在设法使他就范，为我所用。

司马懿为了拒绝曹操的差遣，避免曹操对自己下毒手，就在家装病，说自己手脚麻木不仁，患了伤风瘫痪症，长期卧床不起。

一天，司马懿正在家晒书，把个院子几乎晒满了。中午时分，天空乌云突变，一场大雨说来就来，眼看书籍就要遭殃。

爱书如命的司马懿见状，忘记了一切，一骨碌从床上爬起，跑到院中，帮助妻子张氏收拾书。张氏一看可急傻了眼。因为，司马懿的这个举动已被家中的一个婢女看见了。这个婢女也正赶过来帮着抢救书。张氏连忙对司马懿说：“大人，你手脚不灵便，还是进屋躺着吧！”说着，又使劲向司马懿使眼色。

司马懿一下子好像明白了什么，身体像触电似的，突然僵住了，连忙哼

了起来：“哎哟，哎哟……”身子就要朝下瘫。张氏立即让那个婢女搀扶着司马懿，送他进屋躺着。

书已收拾好了，雷雨一个劲地下着，厄运也开始降临到那个婢女的身上。司马懿和妻子张氏一合计，觉得不杀掉那个婢女，恐要将自己装病的秘密泄漏出去，让曹操知道了，会招来满门遭斩的横祸。于是，就把那位婢女给杀了。

从此后，张氏每天亲自下厨房，为司马懿做饭，再也不敢让司马懿动手动脚了。

封赏仇人

晋文公刚刚当上国君，晋怀公的旧臣吕省、芮芮十分不满，企图放火烧宫。这个阴谋被晋文公的仇人寺人披知道了，寺人披出于讨好晋文公的目的，将此事汇报给了晋文公。晋文公后来粉碎了吕省、芮芮的阴谋，避免了一场宫廷骚乱。

但是，吕省、芮芮党徒甚多，吕、芮二人被杀后，这些党徒们终日惶惶不安。于是，就大肆制造谣言，危害晋国的安全。晋文公刚刚接管国柄，遇到这些麻烦事，很是伤透脑筋。

此时，有个名叫头须的小吏求见晋文公。尽管此人也曾是晋文公的仇人，但晋文公为了稳定局面，还是接见了。头须对晋文公说：“如果主公能任用我这个大罪人，百姓们都会说您不念旧恶、人心就安定了。”

晋文公听了后，心想也行。于是，就托言要巡视城防，让头须来为自己驾车，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吕省、芮芮的党徒们见头须这样的仇人都被晋文公重用了，他们这些人也定会有好日子过了，所以也就放心了。这

一来，晋国国内流言渐息，出现了安定局面。

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后，只是先对 20 多个大功臣加以封赏，引得其余大臣们日夜争功不休，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

刘邦有一天来到洛阳南宫，望见许多将领常常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便问留侯张良：“那边是怎么回事？”

张良回答说：“陛下您由平民百姓起家，依靠这些将领们夺取了天下。如今你位居天子，而所封赏的都是些旧好；所诛杀的都是一些与你有怨仇的人。因此，他们相互聚在一起，时刻准备造反。”

“造反？”刘邦十分担忧的问张良，“这便如何是好？”

张良说：“这事说难又不难。皇上您生平所憎恨的，并且众大臣也都知道你确实是憎恨的这个人他是谁？”

刘邦不假思索地说：“雍齿这傢伙几次使我难看，我恨死他了！”

张良说：“那好，现在，皇上您应当立即给雍齿加封。如果这样，那众大臣就不会再有怨言了。”

刘邦为了稳住局势，只好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后封雍齿为什方侯。

消息传出，那帮大臣们都高兴地说：“皇上连雍齿这样的仇人都给封了侯，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从此，对刘邦封赏不均的议论声也就渐渐平息了。

曲意逢迎

晋襄公于周襄王三十二年（公元前 620 年）去世后，他的 7 岁的儿子在相国赵盾的扶持下，当上了国君，是为晋灵公。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晋灵公长大了，可就是不成器，只知道变着法子胡闹，把国家大事全交给了赵盾去办。赵盾一心辅佐国君，希望他能恢复晋文公时代的雄风，可是晋灵公就是不听，并且还经常躲着怕见赵盾。

一天，晋灵公与他的宠幸之臣屠岸贾一起到桃园里打鸟，玩腻了，两人就登上园中的一座高台。这高台十分典丽，飞檐斗拱，画梁雕栋，四周尚有玉石栏杆。登斯楼，可尽览全城市景，这紧靠花园围墙外边的大路上的行人，就看得更加真切了。

晋灵公对屠岸贾说：“咱们光打鸟儿，多没劲。今天，不如换换花样，用弹弓打人，不更有趣吗？”

这屠岸贾本来就是一个顺杆子爬的奸佞小人，晋灵公说太阳从西边上，他决不会说从东边上，一心只知道拍马，当然赞成晋灵公用弹弓打人取乐了。

他们就这样，你一弹我一弹地向外发，打得行人有的伤眼睛、有的掉门牙、有的肿耳朵、有的头上背了个大疱。受伤的、受惊的人们，像遇到了魔鬼，各自抱头逃散，晋灵公见了在高台上哈哈大笑，连叫“过瘾！过瘾！打人到底比打鸟来劲！”屠岸贾也连忙点头说：“对！对！我们以前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赵盾知道这件事后，第二天，就与大夫士会一起到宫中向晋灵公进谏。谁知刚到宫殿门口，他们就看见两个宫女抬着一只竹筐子走了出来，筐子外头还露出一只人的手。他们再仔细一看，原来里头装着一堆大卸八块的尸首。赵盾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宫女说：“主公因为厨师没有把熊掌焖烂，就把他给杀了。”

赵盾说：“主人把人命视如草芥，真是太荒唐了。”说着就拉士会往里闯。

士会说：“要是我俩一齐去劝他，他不肯接受，就再也没人可讲话了。还是让我先去，他不听，那时候你再进去讲。”说着，士会就闯了进去。晋灵公开始装着没看见。士会一边向前走一边行了三个大礼，直到殿檐下，晋灵公知道躲不过去了，才看他一眼，不等他开口，就说：“我已知道错了，今后一定改正。”士会急忙磕了个头说：“如果您真改过，不光我们臣子可以托您的福，国家也就可以永远巩固了。”

晋灵公又反过来问士会：“是不是赵盾那老头让你来的？”还没等士会回答，他又补充了一句：“你告诉他，我今后改了就是了。”

晋灵公虽口里答应，但恶习难改。没几天，又到桃园游玩去了，根本不把朝政放在心上。赵盾在桃园门口堵住他，又对他讲了些国君应该像个国君的道理。希望他赶快回去，料理国事。

这时，屠岸贾又站出来替晋灵公说话了：“相国虽说是一片好意，不过，主公既然已经到此，您多少也得行个方便，有什么要紧的事明天再说也不迟呀！”

赵盾无奈，也只好让他们进去了。

晋灵公感到很扫兴，觉得赵盾这老头经常使他难堪，恶狠狠地说：“这老不死的管得太宽了，我只有除了他才称心。”

屠岸贾一听，忙说：“除掉这个老头还不好办？我家有个大力士叫鉏麇，派这个人去干掉那老头。”

晋灵公说：“好，你去向他传我的话，不刺死赵盾就别回来！”

鉏麇于后半夜悄悄来到赵盾家的院子，等待机会下手。天刚蒙蒙亮，赵家人就起来预备车马，赵盾卧室的门也开了。鉏麇在暗地里一瞧，只见赵盾早已穿好了朝服端坐在桌边，因为时间尚早，就在那里闭目养神，时刻准备上朝。鉏麇再看看卧室陈设，觉得太陈陋了，简直不像一个相国的排场。他为晋国有这样的大臣而感动，怎么忍心杀死这样的好人！但再一想，不杀死赵盾，回去交不了差，就是对国君的失信，那也要杀头的，想到这，决定还是自己死吧，临死前，他突然大喊一声：“相国，我可不能丧尽天良来行刺您。以后可能还有人来，请您多加小心！”说完，一头撞死在院子里的大槐树上。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九月的一天，晋灵公请赵盾进宫喝酒，暗地里埋伏下了武士和恶狗。赵盾带着卫士提弥明前去赴宴。屠岸贾出席作陪，把提弥明一人挡在了堂下。

席间，晋灵公忽然大夸起赵盾佩带的宝剑，要他拿出来让大伙开开眼界。按规矩，大臣如果在国君面前拔出宝剑，就是犯行刺国君的大罪。赵盾虽说是个老臣，但几杯酒下肚，也就忘了这一茬。就在他伸手拔剑的当口，提弥明在堂上大声疾呼：“做臣子的陪国君喝酒，过了三巡还不告退，这是不合礼节的！”赵盾一听，方才醒悟，知道自己差点中了计，慌忙站起来告别。这时，提弥明也快步上殿，搀扶赵盾退下。

晋灵公见计谋未能得逞，急忙唤恶狗咬赵盾。提弥明赤手空拳与狗搏斗，没几下就把狗给打死了。赵盾愤怒地对晋灵公说：“你不用好人只用狗，虽狠何用？！”

晋灵公大怒，下令埋伏在殿后的武士追杀赵盾和提弥明。提弥明掩护赵盾往外跑，最后因寡不敌众，被武士们杀了。

赵盾逃出王宫，在赵盾儿子赵朔及其家了一个叫灵辄的武士帮助下，逃出了城门。

赵盾出城时，刚好碰上了刚刚打猎归来的赵穿，赵穿是晋灵公的姐夫，与赵盾是同族。他详细问了事情经过后，劝赵盾道：“你先出去避一避吧，这个昏君由我来收拾。”

赵穿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采用曲意逢迎的方法，来先取得晋灵公信任，然后再伺机下手。

赵穿见到晋灵公后，假意说道：“赵家人犯了罪，就请罢我的职，再治我的罪吧！”

晋灵公见自己这个姐夫倒十分诚实，不像赵盾那个死老头，就忙说：“赵盾有罪，怎么好牵连你，你与他不同。”

没过几天，赵穿又投其所好，劝晋灵公多选美女，及时行乐。晋灵公一听此事可来了精神，色迷迷地问赵穿：“这美女派谁去选最合适？”

赵穿说：“这方面屠岸贾可最内行了，他也最懂得主公你的要求。”

晋灵公立即把屠岸贾召来，让他着速去办这件“美差”。

赵穿巧妙地支走了屠岸贾，搬定了一块障碍，使晋灵公一下子成了个空架子。于是，就开始设置圈套，引晋灵公出洞。

时光正值金秋季节，一天，赵穿劝晋灵公到桃园去观赏秋景，说道：“桃

园的秋景比春景更加迷人，主公何不去观赏金秋风光呢？”

晋灵公一听，忙说：“别提桃园了，我确实有好些日子没去了，还真想去玩玩。”

赵穿又说：“屠岸贾又不在，国内肯定还会有赵盾的同党，为了安全起见，我给你派一些精明的卫士吧。”

晋灵公只知荒淫享乐，觉得赵穿考虑问题真周到，于是就满口同意了。

赵穿精选了一批十分可靠的武士，一道来到了桃园。在晋灵公吃酒赏景时，赵穿历数了“晋灵公不君”的种种罪行，最后让武士将晋灵公刺死，结束了这个昏君的一生。

不久，赵盾返回晋国主持国政，立了晋文公的小儿子黑臀当国君，这就是晋成公。

李代桃僵

春秋时期，晋景公手下的大奸臣名叫屠岸贾的，非常恃宠专权，残酷迫害异己者。早在晋灵公时，他曾几次三番要谋害赵盾，可惜一直未能得手。后来，赵盾死了，慑于赵家的威力，屠岸贾一直未敢轻举妄动。现在，屠岸贾受晋灵公宠幸，便准备利用晋灵公的力量，将大刀向赵家人的头上砍去。

一天，晋景公在屠岸贾的挑唆下，为了扼制赵家人在朝廷中的势力，就让屠岸贾去查抄赵家。屠岸贾拿着鸡毛当令箭，来了个小题大做，立即带领军队包围了赵家的全部住宅，将赵同，赵括、赵朔、赵旗以及他们各家老小，统统杀光。屠岸贾一一查对尸体，发现少了赵朔的媳妇庄姬。庄姬是晋成公的女儿，晋景公的妹妹，此时已怀孕在身，正在她母亲的宫里。听说赵家已遭血光之灾后，庄姬立即在宫中藏了起来。

赵朔原先有一个心腹门客名叫公孙杵臼，现已告老还乡，当他听说赵家蒙难后，来到赵家，见到了赵朔的另一个好朋友程婴，对他说：“你怎么没死？”意思是说主子都死了，你这个做门下心腹的人怎么还能苟活着。

程婴说：“赵朔的妻子怀有遗腹子，假若有幸生了个男孩，我抚养他；若是生了女儿，我再慢慢去死也不迟呀！”

没多久，赵朔的妻子生了个男婴。屠岸贾听说后，便带人到宫中搜取。庄姬急中生智，假说孩子已死，把孩子悄悄藏到自己裤胯中，向上天祈祷说：“如果赵氏宗族该灭绝断根，你就号哭；如果赵氏宗族不该灭绝断根，你就不要出声。”等到屠岸贾来要孩子时，孩子在裤胯中竟然一点声音也没有。婴儿终于逃过了这一次死关。

这时，程婴来到宫中，庄姬见了，恳求程婴能设法救出赵家的这一根苗，以期有朝一日报仇雪恨。庄姬拜托完毕，就自缢身亡了。程婴身负重托，冒着风险，将赵氏孤儿装进一个药箱，悄悄溜出宫门。

程婴带着孤儿来到了公孙杵臼家，对他说：“今天姓屠的没有搜索到孩子，以后一定还要来搜索，该怎么办？”

公孙杵臼说：“抚育孤儿与死哪一种难？”

“死容易，抚育孤儿难。”程婴说。

公孙杵臼说：“赵朔往日对你恩重如山，你就做那件难事，我做容易的。我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死了也值得！”

两人还争执了一会儿，大家都争着去死，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公孙杵臼的意见。正好，这时程婴的妻子不久前也生了一个男婴，于是，程婴毅然决定，用自己的亲生儿子代替赵氏孤儿。

屠岸贾获悉赵氏孤儿已被人救走，顿时火冒三丈，他认为，只有把晋国半岁以内的婴儿统统杀死，其中必有赵氏孤儿。于是，下令四处张贴榜文，违者全家处斩。

程婴在做好了一切准备以后，就主动向屠岸贾派来的人说：“程婴不肖，不能立赵氏孤儿。谁能给我千金，我可以告诉他赵氏孤儿在什么地方。”于是，程婴很快地获得千金，告诉他们赵氏孤儿现在公孙杵臼处。屠岸贾派来的人大喜，立即让程婴带路。一边又派人快马回去报告屠岸贾，因为屠岸贾曾交待，他要亲手杀死赵氏孤儿。

屠岸贾赶到后，两眼贼溜溜地盯着程婴说：“你这伙胆敢前来诓骗我。

我和公孙杵臼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你为什么非要告发他藏着孤儿？你要是说出个道道来也罢，否则，我先宰了你。”

程婴早料到屠岸贾会来这一手，不慌不忙地说：“我与公孙确无冤仇，只因你传下榜文，要杀光晋国半岁以内的婴儿，小人我年已四十又五，近来喜得一子，尚未满月，为保小人我不绝后，所以，我在暗中帮助你们寻找那个赵氏孤儿。我想，只有把真正的赵氏孤儿找到了，才能救下我以及许多人家的婴儿。前天，我到公孙杵臼家去办事，忽然发现那70多岁的老头子家有一个婴儿。公孙杵臼膝下并无儿女，这婴儿从哪来？我一问，那老头可吓坏了，让我千万别声张出去。我怎能因为那老头子要报赵家的恩而牵累我的儿子以及晋国许多无辜百姓的儿子？”

屠岸贾见程婴讲得合情合理，也就相信了。

公孙杵臼一见程婴带着屠岸贾来杀小孩，开始还在抵赖，程婴这时有意装一副畏缩的样子站出来作证。

公孙杵臼假装骂道：“呸，程婴，你出卖朋友，猪狗不如！你是个没肝没肺的东西！”

正在这时，屠岸贾的手下人已将婴儿搜了出来，公孙杵臼一见，立即扑上去，死死抱住婴儿，哭喊到：“苍天啊苍天，赵氏孤儿有什么罪？请你们让他活下去，让我公孙杵臼一人去死吧！”

屠岸贾一阵狂笑之后，令人夺下婴儿，拔出剑来，竟把婴儿剁为三截。张着狮子般的血盆大口叫道：“杀了这赵氏孤儿，才算了却了我平生心愿！”

看见亲生儿子被活活剁成三截，程婴心如刀绞，差点晕倒。他咬破了嘴唇，将这仇恨的种子深深埋在心底。

公孙杵臼见事到如今，索性豁出去了，指着屠岸贾骂道：“屠贼，你丧尽天良，决不会有好死！”说罢，一头朝着石阶上撞去，就再也没有起来。

后来，程婴抱着赵氏孤儿在深山中整整生活了十五年，将他抚养成人。

一次，晋景公病重，请卜者为之占卜。卜辞说：“大业之后，有志未遂者要重新起来。”晋景公就将此询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氏孤儿仍活在人间，就回答说：“赵氏子孙，要起来报仇了。”

景公说：“赵家还有子孙吗？”

韩厥以实相告，景公大惊。这几年，晋景公已早已识破了屠岸贾的险恶用心，对他十分反感，但又苦于没有足以致他死罪的把柄。于是，景公与韩厥商量，要立赵氏孤儿。于是，先由韩厥暗中将程婴及赵氏孤儿接回，藏在宫中。

一天，诸位将军入宫问侯景公的疾病，景公凭韩厥的力量，胁迫诸位将军去见赵氏孤儿赵武，众将最后把谋害赵氏的罪全都推到屠岸贾身上。于是，赵武与程婴遍拜诸将，共同围攻屠岸贾，并灭其九族。晋景公又重新给予赵武田地庄园。

程婴在帮助赵武安排好了一切事情以后，对赵武说：“我将要下到黄泉，去见公孙杵臼和我的儿子去了。”于是，自杀而亡。

色衰爱弛

卫灵公身边有许多宠幸之臣，这些人都是因为容貌姣好。才被国君看重，让他们侍奉在国君身边。这种用美男人侍候国君的现象，在当时各诸侯国中，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在卫灵公的众多宠幸之臣中，弥子瑕可以说是皎皎者。

当时卫国宫廷中有一条法规：凡是偷偷驾驶国君车子的人，就要被判处刖腿的刑罚。一天，弥子瑕的母亲病重，家里人连夜将消息传给了弥子瑕，说老母希望能见他一面。弥子瑕是个孝子，一听这消息，急得差点哭起来。但自己的老家离京师足足有三四十里远，步行回去又怕时间来不及。于是，弥子瑕就连夜驾着卫灵公的车子向家乡奔去。他想，凭着自己跟卫灵公的这种特殊关系，灵公是不会对他惩罚的。

果然，弥子瑕驾着国君的车子返回宫中时，卫灵公不但不怪罪他，反而夸奖他，说道：“真是个大孝子啊！为了母亲的原故，宁愿犯刖腿的罪呢！”此时的弥子瑕正当年轻貌俊之时，卫灵公怎么舍得对他下毒手！

有一天，弥子瑕陪卫灵公在果园里游玩，弥子瑕吃到了一个味道十分鲜美的大桃子。他突然想起了卫灵公，就急忙跑到卫灵公身边，把自己吃过的桃子送给卫灵公品尝，说：“主公，这桃子味道特好，我从前还没吃到过这么好的桃子，你也尝尝吧！”卫灵公一见，忙夸奖道：“你爱我爱到忘记了自己的口福，把自己吃过的东西都给我尝了。”说着，伸手接过了桃子的另一半，乐呵呵地吃了起来，连连称赞：“果然味道鲜美！”回宫后，还重重地赏了一下弥子瑕。

光阴荏苒，岁月催人老。又过了几年，弥子瑕出现了年老色衰之兆，加之卫灵公身边又新增了几个容貌姣好的翩翩美男子，这样，弥子瑕就开始逐渐失宠了。这也就意味着弥子瑕将会随时大难临头。一次，弥子瑕没有及时请卫灵公用膳，卫灵公大为恼火，对别人说：“以前他擅自驾我的车，又把吃剩下的桃子给我吃，也是这样的对我不尊重呀！”于是，下令将弥子瑕的双腿还是给刖了。

借梦骂人

卫灵公身边有两个宠幸之臣，一个叫雍疸，一个叫弥子瑕。此二人专权弄势，专门在背后给人穿小鞋为能事。卫灵公昏庸无道，常以这两个人的是非为是非，弄得民怨沸腾。

一天，有一个名叫复佞的人要求见卫灵公，卫灵公宣他进殿。复佞一见卫灵公，行了个大礼，说：“小人昨晚做了一个梦。”

“什么梦？”卫灵公不耐烦地问。

“我梦见了君。”复佞说。

“哦，你梦见了我什么？”卫灵公来了兴致。

“我不是梦见了国君，而是梦见了灶君。”复佞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卫灵公一听，忿然作色，怒斥道：“我只听说梦见人君，梦见太阳。今天你梦见灶君，却又来告诉我，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则可，否则，性命难保！”

复佞见卫灵公如此发怒，这是早已料到的事，所以，不慌不忙地说：“太阳的光芒普照天下，世间任何东西也不能遮挡。而灶君却不是这样，前面有一人面灶而炊，而后面的人就见不到灶君的面孔了。现在，我怀疑有人遮挡住了国君的耳目，所以，我就梦见了灶君。”

卫灵公一听，复佞是在指桑骂槐，借梦骂人，说到底，是在骂国君，心里好懊恼呀！但又不好发作，因为复佞还是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了。所以，停了半晌，没好气地对复佞说：“先生你去吧，我心里有数了。”

不久，卫灵公就将雍疸、弥子瑕二人废弃，举国上下，拍手称快！

两不相见

春秋时，鲁国的执政者季孙有一个家臣，名叫阳货，还操纵了季氏的权柄。阳货听说孔子仁贤，想拉拢孔子出来，给他出谋划策，但几次三番带信给孔子，要孔子来拜见他，可孔子就是不去。而阳货又不肯放下臭架子，先去拜访孔子。这样，双方僵持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天，阳货想到了一个花招，他派人打听孔子的行踪，当听说孔子已外出时，阳货便亲自到孔子家，给孔子送去一只蒸熟了的小猪。

依照当时的礼节，大夫或相当于大夫的贵族如果对士有所馈赠，士如果不在家，没有亲自拜受，事后就必须亲自去向馈赠者答谢。阳货想通过这种方法，引孔子上钩。

孔子回来后，发现几案上陈列着一只香喷喷的烤猪，问家人这是什么回事，家人告诉了孔子事情发生的经过。孔子知道这是阳货引他上钩，有意赚他前去朝拜他，不免轻蔑地笑了笑。他想了想，忽然心生一计，也就不再生气了，而是大口大口地享受着阳货送来的美味。

第二天，孔子开始在暗中观察阳货的动静。一天，只见四匹马拉着一辆车，上面坐着阳货，后面还跟了一些家丁，从阳货的住处出来了。当“得得”的马蹄声已经走远，孔子就整了整衣冠，叩响了阳货家的大门，向阳货的家人表示了谢意，孔子巧妙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终于了却了一个心愿。

阳货知道孔子趁自己不在家来答谢自己，是又气又恼，同时又觉得孔子这个人真聪明，也就更增加了他要见孔子的决心。

一天，两人刚好在路上相碰见了，孔子是再也躲不过去了，只好等待着阳货发话。

阳货见孔子想走开，就叫道：“来，我同你有话要说。”孔子只好走了过去。

阳货说：“你自己有一身的本领，却听任着国家的事情糊里糊涂，这能叫做仁爱吗？”

孔子没吭声。

阳货接着说：“不可以；——一个人喜欢做官，却屡屡错过机会，能算作聪明吗？”

孔子仍然不吭声。

“也不可以！”阳货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时光一去，就不再回来了呀！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孔丘？”

孔子这时才说道：“好吧，我打算做官了。”

指鹿为马

战国时，燕国国王哙沽名钓誉，听从苏代等人的主意，任子之为相国，乃至最后将整个国家都交给子之。燕王哙的本意是想通过这种礼贤的手段来表现一下自己具备圣人尧的品德，最后政权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谁知此一时彼一时也，子之在得到了燕王哙的礼让后，顺时将国柄牢牢攥在手心，再也不愿交给燕王哙了。

尽管如此，子之害怕别人不服，就设法对身边的人进行考验。一天，他坐在那里与一位朝中大臣谈论国事，突然向左右的人问道：“嗨，刚才跑出门的是什么？是不是一匹白马？”

那位大臣及侍从们被他问得莫名其妙，都说没看见什么。

“我明明看见一匹白马跑了出去，你们竟没有看见？”

这时，一个侍从连忙说：“好像是有一匹白马从门口出去了，我赶快去把它追回来。”说完，拔腿朝外奔去。不一会，那个侍从跑回来说：“外面确实有一匹白马正在那里吃草。”

子之微微地笑了笑。其实，子之根本没看见什么白马黑马，只是想以此来试探一下左右而已。从此，他就逐渐将其他人疏远，把那位跟他谈话的大臣也降了职，而开始重用那位帮他证实“白马”的侍从。

胡亥在赵高、李斯等人的帮助下，当上了秦国第二代皇帝，人称秦二世。实际大权都掌握在臣相李斯和郎中令赵高手中。赵高后来又千方百计地陷害李斯，借秦二世的手杀害了李斯父子。又挑唆秦二世杀害了蒙恬兄弟及许多秦二世的兄弟姊妹。在借秦二世之手清除了这些障碍后，赵高开始了他加快篡夺秦王朝政权的步伐。

在未正式上演篡权正剧之前，赵高亲自导演了一出荒诞剧。

一天，文武大臣正在朝中议事，赵高派人牵一头小鹿在大伙面前露了一下。当这头小鹿刚刚离开时，赵高情不自禁他说：“多么漂亮的一头小马驹呀！”

众人一听，都懵了，刚才明明是一头小鹿，怎么可以说是马呢？秦二世听赵高如此感叹，也笑着说：“爱卿怎么视力如此糟糕？这明明是一头小鹿，你怎么把它看成马啦？”

赵高忙狡辩说：“大王，是你眼花看错了，那分明是一匹小马驹！”接着又回头问文武大臣：“你们说刚才才是鹿还是马？”

大家不知赵高又在耍什么诡计，有的照实说是鹿，有的奉承说是马，一时间，朝廷上“马”、“鹿”之声不断。随着赵高眼光在每个人身上的变化，最后，还是“马”声压倒了“鹿”声。

秦二世听这么多人都说见到的是马，还以为自己真的生了病，才把马看成了鹿。于是，把宫中掌管占卜推算的太卜找来，令他为自己占上一卦。太卜受赵高的指使，依照赵高的意旨对秦二世说：“陛下在春秋季节祭祀天地、尊奉鬼神时，斋戒不认真，未严格恪守有关禁忌，以致今天马鹿不分。”

“哪如何是好？”秦二世焦急地问。

太卜说：“不要紧，只要皇上严格按照至圣大德的做法，再严肃认真地举行一次斋戒之礼，一切都会好的。”

秦二世听了太卜的话，如获救命稻草，急忙命令侍从为他打点行装，到上林苑中行斋戒之礼去了。

秦二世一离开皇宫，赵高便把那些曾据实说鹿的人统统杀掉。秦宫上下，从此噤若寒蝉。赵高篡秦，犹如探囊。

恐吓欺诈

燕国人蔡泽在赵国被逐出后，又开始过起了游荡生活。谁知屋漏偏遇天阴，仅带的一点盘缠又被强人抢走，致使蔡泽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蔡泽身怀济世之才，但无用武之地，每每想起，不免唏嘘长叹，怨天尤人。

也就在这时，在秦国任相的魏国人应侯范雎因错杀白起、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将郑安平又投降了赵国、河东太守工稽又犯了谋反罪，致使一向深得秦昭王信任的应侯范雎处境十分危险。蔡泽获知这一情报后，认为这正是取代范雎的天赐、良机。于是，就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秦国，要求见秦昭王。

蔡泽一到秦国，一面提出要见秦王，一面派人到范雎面前造舆论。有人跟范雎说：“燕国的蔡泽，是天下雄俊弘辩之智士，他如果一旦同秦王相见，一定会使你的大权旁落他的手中。”范雎听了后，满不在乎地说：“五帝三代之事，诸子百家之说，我已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天下诸多能言善辩之才，亦全被我击败，那蔡泽又怎么可能夺了我的相位？”话虽说得如此硬，但范雎心里还是不踏实，觉也睡不安稳，就派人召蔡泽来相见。

蔡泽正是希望能同范雎正面交锋，谁知范雎倒来请他了。当他见了范雎后，施礼作揖，从容不迫。范雎一见面就十分傲气地劈头问道：“你曾到处散布言语，制造舆论，要取代我的相位，有这么回事吗？”

蔡泽回答道：“有这回事！”

“请你今天当着我的面说个明白。”

蔡泽挺了挺身子说：“唉，你这个人的见识是多么短浅！自然界的四季规律，是凡成熟了的东西即意味着它将要离去、消失。保全手足，耳聪目明，明辨是非，这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追求的吗？”

“是的。”范雎回答。

蔡泽又连着问了许多问题，范雎也连连称是。接着，蔡泽话锋一转，切入正题，对范雎说道：“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文种，他们的最后下场亦可算是符合了自己的心愿了。……”

范雎知道蔡泽要对自己发难了，忙打断他的话头说：“他们的做法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商鞅在秦孝公执政时，能尽心尽力，竭尽才智，赏罚分明，曾冒着侵犯太子的危险，将刑罚加诸太子及太子傅头上。对外则不顾旧交，将魏公子虏致秦国。最后，为秦破敌国，夺地千里，功劳可谓巨大。吴起在楚悼王朝执政时，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在执行某项既定政策时，能不顾毁誉，义无反顾，甚至不惜生命危险，一心为使楚国强大。越国大夫文种在事越王勾践时，勾践蒙受屈身为吴国奴隶的耻辱，文种兢兢业业，帮助勾践料理国政，功高而不自矜，富贵而不骄傲。这三个人，可谓对人主竭忠尽义啊！所以，君子有杀身以成名，只要为了某种道义，某种理想而死，纵然身死，也不后悔。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

蔡泽听了后，不以为然，说道：“主圣臣贤，君明臣忠，这是一个国家的福气，父慈子孝，夫信妇贞，这是一个家庭的幸福。但是，比干再忠诚，也不能挽救殷商王朝的灭亡，伍子胥再聪明，也不能改变吴国灭亡的命运；晋国的公子申生再孝顺，也不能避免晋国出现的混乱局面。有了忠臣孝子，为什么还会出现国破家亡的现象呢？这是因为没有明君贤父来听取忠臣孝子们的忠告而造成的。所以，天下的人们见到这种情况，往往指责为君为父者，

而同情为臣为子者。如果一个人一定要等到死后才可以立忠成名，那么，微子不足以称仁，孔子不足以称圣，管仲不足以称其伟大啊！”

蔡泽这番丝丝入扣的话语，对范雎震动不小，他不禁暗自佩服蔡泽是个能言善辩之士。

蔡泽见范雎有所震动，不免暗喜，这第一回合总算打胜了。他又趁热打铁，步步引诱地对范雎说：“商鞅、吴起、文种这些人臣对君主的忠诚自不必说了，当初，闾天事周文王、周公辅助周成王，不是也很忠诚吗？结果却引来了那么多是非。若以君臣关系论，商鞅、吴起、文种又能与闾天、周公相比吗？”

“商鞅、吴起、文种不如也。”范雎说。

蔡泽又进一步引范雎入彀，连哄带吓地说：“你现在所事之君主，其仁慈忠信、不欺故旧方面，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相比，又如何呢？”

“不知道。”范雎有意回避地说。

蔡泽说：“国君善待忠臣的，莫过于秦孝公、楚悼王和越王勾践了。你为秦昭王所作出的贡献，亦不过犹如商鞅、吴起、文种。现在，你的禄位之高，私家财富之丰富，已远远超过了他们三人。但你还不功成身退，见好就收，我真为你性命安危担心啊！俗话说：‘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之常数呀！……商鞅、吴起、文种功成而身不去，结果遭到国君的残酷杀害。而像范蠡就比他们明智得多，功成身退，泛舟江湖，还成了东南富商，令人千古传颂。……”

接着，蔡泽力劝范雎归还相印，激流勇退，以免遭“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飞鸟尽，良弓藏”的厄运。如果趁现时秦王尚重用之际退位，不但可以得一个像伯夷、叔齐那样让贤的美名，并且还可以永远保有“应侯”的相位称号，在家平平安安地颐养天年。

范雎听了蔡泽排山倒海般分析、劝说以后，也着实给吓得不轻。之前，他从没有考虑过未来的人生结局是个什么样子，经蔡泽一点拨，心里好像清醒了许多。立即转变了原先的傲慢态度，奉蔡泽为上宾，命人备办酒席，盛情款待了蔡泽。

没过几天，范雎上朝见到秦昭王时说：“有一个从燕国来的辩士叫蔡泽，我见过许多人，没有哪一个比他强的了，就连我也不如他。”

秦昭王一听，问道：“果真有这样的人，爱卿何不把他召来让我见见？”于是，立即下命令，宣蔡泽进宫，秦昭王与蔡泽交谈了一番，觉得蔡泽果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拜他为客卿。

范雎见蔡泽已被封为“客卿”，就趁机称病，并说年老体衰，请求归还相印。秦昭王开始还强力挽留，后也就同意了，就把原先范雎所有的权力全部移交给了蔡泽。蔡泽终于达到了取代范雎的目的。

不过，蔡泽上任后，日子也不好过，没过了几个月，因遭到朝廷贵族反对而害怕被诛，故意称病不朝，把相印又交了出去。

骑马赶路

建信君因其貌美色佳，成了战国时赵国国王的宠信之臣，在国内一些重大问题上，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天，赵国有一个人见到了建信君，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就没头没脑地给他泼了一瓢凉水：“你之所以被国王器重，完全靠的是自己的色相，靠的是你年轻貌美、办事机灵。但与你同时被国王重用的葺这个人，却完全与你相反，他靠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人的容颜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败，而智慧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丰富。以日益增多的智慧与日益衰枯的容颜相抗衡，你将来必定要倒大霉的。”这些年，正是建信君春风得意之时，整日听到的都是一些奉承讨好的话，还从来没有人对他说如此令他丧气的尖刻语言。他听了那人的话，情不自禁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似乎想好好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衰老了。他感受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就十分诚恳地对那人说：“先生所言极是。只是我该如何是好呢？”说着，就要给那人下跪。那人急忙将建信君扶起，说：“我既然给你指出了弱点，就一定要设法帮助你。咱们打一个比喻吧，一个人如果跟一匹马并行走路，走不到5里路，你就会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感到十分疲倦了。但是，如果你骑在马的身上赶路，不但自己不会感到疲倦，而且还能行走更远的路程。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对，完全是这么回事。”建信君附和着说。

“如今，”那个人继续说，“你要想长久保证自己宠幸不衰。不被葺的聪明才智挤垮，你就必须学会骑着马往前走。”说到这里，这个人又故意顿了顿，在卖关子哩！

建信君正听得过瘾，有些急不可耐的样子对那人说：“小人是榆木脑袋，还望先生能进一步明示。”

那人这时才彻底明白他讲出了他的“骑马赶路”术：“你可以向国王建议，让葺乘独断之车，御独断之势而居于邯郸。同时，又让他内治国事，外应诸侯，搜集国内国外的各种信息，让他承担许多繁重的工作，这一来，他必须有许多事情来不及向国王请教而擅自独行。这样，你就瞅准机会，到国王那里告他独断专行，蔑视国王的罪过，国王一定会重重地责怪他；他干得越多，国王对他的怪罪不满也就越大。这一来，葺这驾马车的车轴很快就会给折断了。”

建信君真是“听君子一言，胜读十年书”啊！他向那人施了个大礼，十分感激他的点拨。

第二天，建信君就开始向赵王如此如此一番，以后又不断地在赵王面前夸葺这个人如何如何能干，使葺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不到一年，葺果然如他们所料，出现了“僭越”的行为，而受到了赵王的严厉斥责。葺有苦难言，最后不得不逃之夭夭。

建信君终于实现了他骑马赶路的目的。

做人君买卖

公元前 265 年，卫国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吕不韦来到赵国的邯郸做生意，无意中，见到了在赵国充当人质的秦昭王孙子异人。据史书记载，异人的父亲太子柱有 20 多个儿子，异人年纪居中，在父亲心目中没有什么地位。他的生母夏姬在太子的一群妃妾中也相貌平平，不甚受到太子的宠爱。这样的妃子生出的这样的儿子，在两国交往中，很容易被派上做人质的“美差”。由于秦赵连年战火不断，异人在赵国的处境可想而知了。吕不韦之所以认识他，就是有一次在街头上由别人指点才知道的。吕不韦见这么一个公子王孙如此落魄潦倒，以他商人的特有嗅觉，他似乎觉得这里头有桩大买卖可以做。于是，就匆匆办完了事情，回家同父亲商谈。

吕不韦好像已进入了境界，回家后，也忘了跟父亲请安道福，劈头就问：“父亲大人，假如一个人以种田为业，能获多少倍的利润？”

吕不韦父亲不知儿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看他那副认真的样子，也就掐指算了下，说：“最多有十倍之利润。”

“那么贩卖珠宝呢？”

“可赚到上百倍的利润。”

吕不韦接着问：“如果立一个国家的君王，能获利多少倍？”

老头子见儿子越问越离谱了，没好气地说：“无数倍！”接着又说：“这种买卖，是能做得来的吗？”

但吕不韦只管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说道：“现在，我们终日拼命干活，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如果我们能为一个国家立一个国君，那连后代都会跟着享清福了。所以，我要做一笔人君的买卖。”

吕不韦又急忙返回邯郸去见异人。寒暄一番后，吕不韦说：“小人有一条妙计，管保你交上好运。”

异人久困赵国，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正无计可使，听吕不韦说这话，还以为是这位商人在取笑他，就说：“你还是想办法自己交交好运吧！”

吕不韦说：“我相信我肯定能交好运，只是要等你交了好运以后。”

异人听出吕不韦话中有话，就请他入内室说话。说：“先生既然能出此言，想必一定有良策，请赐教。”

吕不韦见异人已对此事产生了兴趣，于是，就大胆地讲了他的计划。

原来，异人虽然有同父异母兄弟 20 多人，却都是庶出。异人的父亲孝文王的正夫人是华阳夫人，她虽受宠爱，却未生子，因此，孝文王就一直未立嫡嗣。吕不韦劝异人设法讨好华阳夫人，让华阳夫人把异人认作儿子，这样，孝文王就可以立这个庶出的儿子为嫡嗣，将来便可以合理继承王位了。

异人听罢，纳头便拜，吕不韦吓得赶快将他扶起。异人又说：“先生计谋虽好，但又有谁能去办这等大事呢？”

吕不韦说：“在下当然愿意为公子效犬马之劳！”

异人来此赵国异地，还从来没有人像吕不韦这样关心过

他，一时竟泪雨哽咽，顿首许诺道：“他日若能如愿，一定与你共享江山。”

吕不韦将自家财产变卖部分，得千余金。他将钱的一半赠给异人，让他用来在赵国广交朋友，以便在诸侯中博得好名；另一半购得奇珍异宝，自己带着到秦国为异人打通关节。

吕不韦马不停蹄来到秦国，先找华阳夫人的妹妹阳泉君。待一番客套后，吕不韦单刀直入，对阳泉君说：“我特地来告诉你，你们家将要大祸临头了！”

阳泉君这一下给吓得不轻，连忙问其中原因。

吕不韦说：“请恕我直言。你可知晓，贵府因华阳夫人的关系，而享受荣华富贵，人人位居要位。公子子傒的门下虽无有显贵的人，但他却拥有大量珍珠玛瑙，骏马盈厩，美女充满后庭。这种迹象表明，公子子傒将有可能被立为嫡嗣，当上太子。现在国王年事已高，你姐姐虽身为皇后，但又无子嗣，如果让庶出的子傒立为太子，再加上有士仓这些重臣的辅佐，恐怕华阳夫人的门前要杂草丛生了。你们也将有累卵之危，杀身之祸呀！”

阳泉君早已被吕不韦的话吓得半死，忙问吕不韦有何妙计可以避祸。吕不韦见阳泉君已经上了圈套，就像做生意买卖一样，抛出了一个紧俏商品，说：“为今之计，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华阳夫人在诸庶子中挑选一个贤良之人作继子，将来让其继承王位，自然就不会亏待继母和他的娘家人了。这个贤良的公子我早已给你们物色好了。”说到这里，他故作停顿，卖卖关子。

华阳君聆耳倾听，瞪大了眼睛问道：“请问先生，这位公子是谁？”

“他就是公子异人，”吕不韦说，“公子异人是诸公子中最贤能的人，却被放在赵国作人质，国内又没有他的亲生母亲。他常常面对西方，希望能早日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样一个人才，如果华阳夫人真诚地把他请回来立为太子，那样，公子异人虽无国而实有国，华阳夫人虽无子而实有子了。”

阳泉君听了，连连称是。连忙入宫，将此事一五一十地跟自己的姐姐——华阳夫人讲了。华阳夫人听后，也觉甚合心意，便在丈夫秦孝文王面前撒娇弄痴，要认异人为子，立他为嫡嗣。秦孝文王本来就宠爱华阳夫人，又听说异人在赵国的声誉不错，当下就答应了。于是，就派人到赵国，接公子异人回国。

但事情发展又遇到了麻烦：赵国因与秦国关系搞僵了，不肯将人质异人放回。吕不韦听说后，又重返赵国，劝赵王说：“公子异人是秦国人所爱戴的青年，他虽然母亲死了，但华阳夫人要认他作亲生子，假如秦国真的要攻打赵国，你把公子异人留在这儿，也不过只是一个空的、没有用场的人质而已。如果用厚礼欢送他回去，立为太子柱的嫡嗣，将来可以立为太子、当上秦王，将来他一定会报答赵国的。”经过吕不韦的一番游说，公子异人很快返回到秦国。

公子异人回国后，首先要见的就是华阳夫人。吕不韦考虑到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就让异人穿着楚国人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见了后，果然十分开心，认为异人长得聪明俊美，并说，“我也是楚国人呀！”乃以异人为自己的儿子，为之更换名子曰“楚”。

孝文王也要考考这个未来太子的智力，就让公子楚背诵《诗经》中的诗篇。公子楚只好低头说道：“孩儿自幼在外作人质，从没有师傅传教，所以，不会背《诗经》。”孝文王听了，也只好叹息。这时，公子楚突然灵机一动，他知道，当年孝文王也曾在赵国作过人质，便借题发挥说：“陛下当年在赵国时，赵国的豪杰都知道您的英明。陛下回国后，他们都西向而望，十分怀念您，但您却从没有派人去慰问过他们，我恐怕他们会怨恨您的。所以，我们同赵国接壤的边境上，还是多加提防为好。”

秦孝文王听了公子楚的这番话，觉得这小子虽《诗》《书》不通，却也知晓一些治国良方，也就对楚产生了好感。

过后，加之华阳夫人不断施行枕头状政策，秦孝文王乃召众大臣颁布君令，说：“我的 20 多个儿子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楚的。”还命人刻下工符为证，立楚为嫡嗣。

过了几年，秦孝文王驾崩，楚登上了王位，即庄襄王。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号曰文信侯，把河南洛阳一带的土地都赏赐给他，让他享用那儿 10 万农户的供养。吕不韦从此成了秦国第二号人物，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吕不韦当年下血本所进行的买卖，今天，终于以无法计算的倍数给赚了回来。

借他山之石

战国时期，中山国相国司马熹甚得国君的信任，但国君的宠姬阴简却偏偏十分憎恨司马熹，常在国君面前说司马熹的不是。遇上了这么个克星，司马熹常常活得不自在，因为自古大臣得罪了君主的宠姬，几乎没有不倒霉的。

当时，中山国有一个名叫田简的智者，看出了司马熹的艰难处境，出于侠义，他决定帮助司马熹摆脱困境。于是，就对司马熹如此这般了一番。

刚好，这时邻国赵国的使者出访中山国，这在中山国来讲，可算得上是一次大的外交活动了。因为赵国乃战国七雄之一，像中山国这样的小国是不敢怠慢赵国的。这几天，可忙坏了相国司马熹，他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十分小心地陪着这位使者。在宴会上，司马熹有意引出新的话题，对赵国使者说：“听说你们赵国擅长于音乐舞蹈的美女很多，是吗？”

“是的，确实是这样。”赵国的使者略带点傲慢口气回答道。

“不过，”司马熹说，“在我们中山国，也有一位足可使贵国人大吃一惊的美女，她就是国君的宠姬，芳名叫阴简，长得像天女一样水灵。”

“噢！”赵国的使者停下杯箸，听得入了神。

司马熹继续赞叹道：“她的相貌之美，人品之好，犹如仙女，称得上绝代佳人了。她那眉眼、鼻子、脸蛋、眉宇，那头形，那天庭，简直是一副帝王之后的福相，而绝非诸侯的妃姬呀！只可惜你没有见过她。”

赵国的使者带着十分遗憾离开了中山国。回国后，他向赵王提起此事，引得赵王也垂涎三尺。于是，赵王又派那位使者到中山国，请求中山国能将阴简送给赵王。

赵王的这种要求，正合司马熹的下怀，也是他当时在赵国使者面前夸耀阴简的目的。如果中山国王答应了赵王的要求，把阴简拱手让出，那对司马熹来说，就是借他人之手搬掉自己身边的一个绊脚石，可以轻易地摆脱了困境。这一着棋也就是谋士田简所说的“第一步”。

中山国国王见赵王仗着势力大，要抢走自己的美姬，当然不允。这一来，朝廷大臣们都慌了，因为弄不好赵国要对中山国发动战争，中山国会为了一个女人而遭国难的。中山国王也束手无策，文武大臣们更是难以发表任何见解，因为这已牵涉到国王的私事了，弄不好要杀头的。

司马熹见到这种状况，暗自高兴。他觉得既然“第一步”没实现，下面就得下第二着棋了。

司马熹看准了机会，向国君进谏道：“国王陛下，我有个办法，既可回绝赵国，又可确保我国的安全。”

“什么？你能有这样的万全之策，那就快请讲吧！”国王半是惊半是疑地说。

司马熹见国王如此诚恳而又焦急，就装出一副为国王分忧的样子说：“你不如索性把阴简正式封为王后，这样回绝赵国，也不会惹他们生气，他们也就死心了。此外，别无他法。”

中山国王一听，忙笑道：“好主意，你怎么不早点告诉寡人，可把寡人给急坏了。”

于是，中山国王立即宣布，册封阴简为王后。中山国也就堂堂正正地摆脱了赵国的纠缠。

阴简开始整日愁眉苦脸，还与中山国王哭闹撒娇了一番，说要陪着中山

国王一辈子。正在忧虑担惊之时，听说是司马熏的妙计救了她，心里是既惭愧又高兴。心想，当初真不该在国王面前说司马熏的不是。

自从那件事以后，阴简对司马熏是感恩戴德，再也不说司马熏的坏话了。而司马熏也自然摆脱了政治上的困境。

移花接木

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两位大臣季辛与爱骞一直相互仇恨，矛盾很深，朝中大臣无人不知。刚好，司马熹与季辛新近产生了矛盾，司马熹一心想着要治一治季辛。于是，就暗中派人杀害了爱骞。事发后，中山国国君召集大臣们商议，问谁与爱骞有仇。大臣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发话，因为当时季辛也在场。后来，中山国国君又通过单独谈话的方式，找大臣们问情况，最后，大家几乎异口同声，说季辛与爱骞一直互相仇视，在找到司马熹了解情况时，司马熹更是竭尽夸张之能事，说这两个人矛盾如何如何深，相互仇视到了什么程度。就这样，中山国国君断定，爱骞是季辛杀掉的，于是立即下令，将季辛斩首。司马熹巧妙地借国君之手，移花接木，除掉了自己的对手。

公孙衍在魏国任相时，与朝中大臣张寿结下了怨仇。这时，陈需又游说来到了魏国，一心想夺得公孙衍的相位。当他听说公孙衍在魏国有仇人时，顿时露出了狡黠的笑容。陈需用重金雇了一名刺客，让刺客暗杀了张寿。

事发后，朝野震惊。魏惠王为失去张寿这样一个大臣而痛惜不已。因早已知道公孙衍与张寿之间有仇隙，就断定是公孙衍杀了张寿。于是，下令处死了公孙衍。公孙衍连呼“冤枉”！但也无济于事。不久，陈需就顺顺当地接替了公孙衍的相位。

巧拍马屁

楚宣王身边有一个名叫坛的男子，因其貌美色佳，深受楚王宠幸，常随楚王左右，令一般人羡慕不已。

有一天，谋士江乙对坛说：“你一无咫尺之功，二无骨肉之亲，却处尊位，受厚禄，全国百姓们见到你无不敛衽而拜，赞颂备至。这是为什么呢？”

坛说：“那是国王对我的抬举，不然，我是不可能享受那么大的荣誉的。”

江乙见坛倒是讲了实话，也就给他来了个推心置腹，说道：“人与人之间，如果以钱财来相互交往，那钱财尽了，关系也就断绝了；如果以姿色来相互交往，那么，人老珠黄、鲜花凋落之时，爱慕之心也就随之减退。所以，被国君宠幸的宫女，在还未离开国王的床席时，就常遭到冷落；被国王宠幸的男士，在还没有离开国王的轩车时，就常遭到遗弃。现在，你姿色未衰，表面上拥有权势，但却没有与国王建立起根本性的关系，一旦年老色衰，我为你担心啊！”

坛听了江乙的话后，如梦初醒，倒头便拜：“请先生给我指点迷津，小人将感恩不尽！”

江乙说：“你要想终生得到楚王的重用，就必须抓住机会，向楚王表达你以死相报、以死为殉的决心！”

坛连连称是。从此，将江乙的话当作了座右铭，时刻记在心上。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坛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官位，还只是楚王面前的一个装饰品。江乙见到坛后，对他说：“我给你出的计谋，至今未见效果。你若不用我的计谋，以后我再也不敢与你相见了。”

坛哭丧着脸说：“我一刻也没敢忘记先生的教诲，只是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呀！”

有一天，楚宣王带领着一班文武大臣到云梦打猎。只见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冲天。那些被惊吓了的兕、虎等野兽的嚎叫之声，犹如雷霆轰鸣。正在这时，一只像牛而色青的兕发狂地奔跑着，一直跑到了楚王的车轮边，以为这里是个隐蔽藏身的地方。楚王见青兕自投罗网，举弓搭箭，一箭将那野兽射倒在地。只见那野兽四蹄乱踢，发出虎鸣雷霆般的哀叫。楚王见一发中的，急忙跳下车，用饰有牛尾的旗帜边打边遮青兕的头。那野兽不一会儿就不动弹了。楚王高兴得仰天大笑，说：“痛快！痛快！今天的游猎太痛快了！”说着说着，楚王转而又伤感了起来：“唉！我万岁千秋之后（即死了以后），又有谁能与我共享此乐呢？”

那个名叫坛的宠臣在一旁听见了，顿时觉得机会来了，赶忙边哭边用膝盖走到楚王面前，声泪俱下地说道：“小人入则与大王您几如同席，出则陪大王同乘游猎。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我愿以身试黄泉，蓐蝼蚁，为大王您垫底。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

楚王一听，为之心动；这可真是一条无比忠诚的狗呀！于是，楚王把他大大夸奖了一番，回去后，又给这位名叫坛的宠臣另行授官，让他到安陵这个地方去做官。人们就称这位连姓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为“安陵君”。坛可谓拍楚王的马屁拍到了点子上。

北宋开宝三年，刘温叟做御史中丞。一天晚上，他在走过明德门时，发现宋太祖赵匡胤正在同几位侍卫一道登明德门城楼。不看则已，一看吓了一

大跳。刘温叟心想：皇上怎么这个时候来登楼？按规定，皇上这个时候是不该来到此处的。于是，刘温叟让人传下命令：楼下行人照常通行。

第二天，赵匡胤问刘温叟为什么在他登楼时不下戒严令，反而下照常通行的命令？

刘温叟说：“君主不是在规定的时刻登楼，下边的人一定希望能得到皇上的恩赏。我之所以在你登楼时还吆喝着从楼下走过，是向众人表明，皇上是不会在规定登楼的时刻之外来登楼的。”

赵匡胤听了以后，夸赞刘温叟做得很对，还重重地赏了他五十金。

明太祖朱元璋有一天召画工周玄素进宫，令周玄素在大殿的壁上画一幅天下江山图。周玄素感到很为难，就说：“臣还没有遍游天下，不敢奉旨画图。惟望陛下画个草图，臣再加润饰。”

明太祖一听，觉得周玄素说得也有道理，于是，当即濡毫挥笔，转眼间，一幅天下江山草图已画好，对周玄素说：“这下你该可以画了吧？”

周玄素被太祖的画技所惊叹，忙又进言道：“陛下落笔，江山已定，臣怎么可以随便改动？”

明太祖一听，得意地笑了起来，觉得自己画技果然不错，也就顺从了周玄素。周玄素呢，不仅巧妙地拍了一下明太祖的马屁，而且，也巧妙地躲过了一场不必要的麻烦。

坐山观虎斗

战国时，楚国大将昭奚恤在北方很有威名，深得军队和地方老百姓的拥戴。

消息传到了楚宣王身边，有一天，楚宣王问众大臣道：“我听说北方的人很害怕昭奚恤，果真如此吗？”

众人面面相觑，无言以答。

这时，大臣行列中走出一个名叫江乙的人，对楚宣王说：“老虎求百兽而食，结果只抓到了一只狐狸。狐狸对老虎说：‘你不敢吃我，天帝让我为百兽大王。今天你若是吃了我，那是违背天命的。你如果认为我讲的话不可信，那我走在你前面，你随我后，看看哪一种野兽见了我不逃走？’老虎一听就答应了狐狸的要求，跟在狐狸后面去见众野兽去了。谁知众野兽一见到它们，就逃之夭夭。狐狸说：‘你瞧，它们见了我都很害怕，都吓得逃走了，我不是百兽之王又是什么？’老虎不知道百兽们是在害怕自己，而以为是真的害怕狐狸，所以也就把狐狸给放跑了。”江乙停了停又说：“现在，大王您领导下的楚国，方圆五千里，强兵数百万，而你将这些全部委托于昭奚恤，所以，北方人之畏惧昭奚恤，实际上是在害怕国王的军队呀！这就像百兽不是在畏惧狐狸而是畏惧老虎一样。”江乙这番话，也正是后世“狐假虎威”成语的出典处。

楚宣王听了江乙这番精辟的分析以后，心里才踏实了下来，从此，也开始对昭奚恤存有戒心了。

在楚宣王面前，为什么其他大臣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唯独江乙讲了一通“狐假虎威”的话呢？原来，江乙早已对昭奚恤深受楚宣王信任感到不满，就千方百计抓住一切机会在楚宣王面前进行挑拨。

经过几番努力，江乙发现效果不大，楚宣王没有对昭奚恤采取什么不利措施。江乙心里十分着急。

江乙忽然觉得光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扳不倒昭奚恤的，就想拉拢一帮人一道干。但又觉得国内不会有多少人跟他干，于是就动起了国外主意。江乙曾在魏国呆过，与一个名叫山阳君的人关系甚笃，江乙就想拉这个人一道干。尽管山阳君对楚国无点滴之功，江乙却硬是在楚宣王面前为他在楚国请封地，楚宣王最后竟然也同意了。

昭奚恤知道这是江乙的主意，就在楚宣王面前竭力表示反对。他对楚宣王说：“山阳君无功于楚，不当在楚国受封。”楚宣王也就停止了这一行动。

山阳君知道自己的好事硬是让昭奚恤给砸了，顿时对昭奚恤产生了无比憎恨。这一来，江乙终于找到了一个与昭奚恤为敌的人。

后来，山阳君果然通过各种途径在楚宣王面前讲昭奚恤的坏话，并扬言要杀了昭奚恤。

楚宣王将山阳君揭发昭奚恤不端行为一事也告诉了昭奚恤，想听听昭奚恤本人对这件事的看法。

昭奚恤十分感叹地对楚宣王说：“我一心为国，唯王命是听。现在，一个魏国人也想来挑拨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我感到形势十分严峻。我并不是害怕魏国人，而是觉得朝廷中有些人在泄露国家的秘密，让外人来插手我国内政，这种人也太可恶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昭奚恤获罪的日子已不远了。望主君能明察。”

楚宣王听了后，也为之动容。他觉得昭奚恤讲得也有道理，就忙安慰他说：“寡人知道就是了，你又何必发愁呢？”

以后，江乙又常来在楚王面前说昭奚恤的不是，楚宣王就采取两边都听的统治方法。有时还故意在甲方面前说乙方如何对甲方有看法，在乙方面前有意说甲方对乙方如何有微词，以使他们二人相互你斗我，我斗你。楚宣王则来个坐山观虎斗，好从中更好地利用这两位大臣。

钻肚皮术

楚考烈王继位后，拜老师黄歇为相国，并封他为春申君。春申君帮助考烈王修举政法，训练军队，使楚国兼并了邹、鲁等国，逐渐强盛起来。

不知过了多少年，春申君为考烈王一直无子开始操心起来，他四处为考烈王物色能生育孩子的美女献给考烈王，希望楚国能早日有个太子。

赵国有一个名叫李园的人，他的妹妹娇媚可爱，李园想把妹妹献给楚考烈王，但又担心她不能楚王生出儿子来而失宠，这岂不害了自己的妹妹？于是，李园就想办法到春申君门下做了个舍人。

不久，李园请假回赵国探亲，故意过了期限才回来。春申君找他问明原因，李园回答说：“齐王派使者来我家，向我妹妹求婚，我陪使者喝酒喝醉了，所以误了归期。”

春申君听说国王能向李园的妹妹求婚，说明李园的妹妹肯定长得不错，就忙问：“聘礼收过了没有？”

“还没有。”李园回答。

春申君一听，暗暗高兴起来：“可以让我见见令妹吗？”

“那当然可以。”李园连忙回答。

于是，春申君又给了李园几天假期，让他赶快回去把他妹妹接来。李园将妹妹盛妆打扮后送到了相府中，春申君一见，果然是一位容貌俏丽的女孩，心中十分高兴，就将李园妹妹纳为侍妾，还重重地赏赐了李园。

不久，李嫣有身孕了。李园对她开玩笑说：“你在春申君的府中，不过是一个宠妾，生下的孩子也不一定会有尊贵的地位。如今楚王一直无子，你有幸刚刚怀孕，倘若能现在去侍候楚王，等生下个儿子，你就可能立为皇后，你的儿子就可以当为太子，这不比你现在强多啦！”

“哥，这多丑呀！况且，春申君现在又待我这么好，我怎么舍得……”

“嗨，你别傻了，”李园连忙打断了妹妹的话，“你听我的准没错。”于是，李园又对他妹妹开导了一番，并教她如何去对春申君提这一件事。

晚上，李嫣如计行使，对春申君撒娇说：“楚王对您甚过同胞兄弟。如今，您在楚王身边已做了二十多年的相国，而楚王至今没有子嗣。一旦楚王百年之后，王位就会由他的亲兄弟接替。到那时，新的国王又有自己的一班亲信，你又怎么能永远享有眼前这种荣华富贵呢？”

黄歇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娇女子会说出这种城府根深的话出来。但这一番话也确实让黄歇震动不小，只是在沉默不语。

李嫣接着又对黄歇说：“妾所忧虑的还有；您在位日久，平时一定会有得罪楚王众兄弟之处。一旦他们中的哪一位继承王位，大祸随时都可能降临到你头上，你又如何能永保相印，拥有江东之地呢？”

黄歇想不到这位新人如此关心自己，考虑问题如此深远，忙说：“你说得很对。不过，依你看，我今后该怎么办呢？”

李嫣只是娇媚地一笑，凑近春申君黄歇：“您是相国，您自己想嘛。妾是女流之辈，说不好，您要怪罪的。”

“我不怪罪你，你是为我谋划，快说吧。”黄歇也趁势把李嫣拥在怀中，亲了她一下。

李嫣忸怩作态，红着脸说：“妾已有孕在身，外人还不知道。妾服侍您的日子还不长，依仗您的身份，把妾献给楚王，楚王一定会宠幸我，对我深

信不疑。若有幸生得一子，将来就是您的儿子在做楚王了。您要什么官就有什么官，哪还会象现在这样提心吊胆过日子？”

春申君茅塞顿开，拍着脑门说：“嗨，女人有时真比男人聪明！”于是决定如此这般。当晚，二人拥共枕，一夜无话。

第二天，春申君悄悄把李嫣送到相府外的一个僻静处所，给人造成这个女子是特意为楚王迎来的感觉。

春申君告诉考烈王，说自己又派人到赵国为国王物色到一个佳丽。楚王一听，忙命美人进见。

只见李嫣袅袅亭亭地立在楚王面前，一副娇羞之态，楚王岂有不喜欢之理。当下将其纳为侍妾，宠幸有加。不久，李嫣生下了一男孩。楚王喜得贵子，心花怒放，下令全国为之祝贺。又立即将尚在襁褓中的婴儿立为太子，将李嫣册封为皇后。同时，还给李园封了个大官，李园从此开始踏上了仕途。

李园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十分漂亮，可谓没露一点蛛丝马迹。但他心中仍然觉得不踏实，因为他的这一手钻肚皮战术，前前后后，除了自己的亲妹妹外，只有春申君黄歇一人知道，他害怕有朝一日，春申君会走漏风声，于是，就在暗中豢养了一批杀手，伺机杀人灭口。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楚国人李园的勃勃野心已有察觉，不少人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人们只是碍于楚王的面子和李园的威势，不敢公开揭露。

到了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38年），考烈王病重，春申君几乎挑起了治理整个国家的重担。这时，楚国有一个名叫朱英的人求见春申君，对他说：“世上有意想不到的福气，也有意想不到的灾祸。你现在是处在意想不到的世上，替意想不到的君主办事，哪能会没有意想不到的人呢？”

春申君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朱英：“什么叫做意想不到的福气？”

朱英说：“你在楚国虽为相国，而实际上就是国王。您的5个儿子都封侯做官。如今，楚王病重，生命危在旦夕。而太子又弱小多病，你将要辅佐幼主，执掌国印，犹如伊尹，周公再世。如果小国王长大了也不能治理国事，那您完全可以南面称王，拥有楚国。这就是所谓意想不到的福气。”

“那什么又叫做意想不到的灾祸呢？”

朱英说：“李园虽然没有执掌国柄，但他却是国王的舅老爷；他虽然不是领兵的将领，但却暗中长期豢养杀手。楚王一旦谢世，李园必定抢先进宫，按照预先的计谋，假托楚王之命，凭借手中的重权，杀你灭口。这就叫做意想不到的飞来之祸。”

春申君听了，有点坐不住了，忙又问：“先生请讲，什么又叫做意想不到的人？”

朱英说：“您先封我为郎中，担任宫廷侍卫，一旦楚王驾崩，李园抢先进入宫时，我为你刺其胸而杀之，这就叫做意想不到的人。”

讲完这些，朱英睁大眼睛，希望春申君能被他的话所震动。谁知春申君哈哈大笑起来：“先生不要再讲这些事了。李园是个软弱而又厚道的人，同我关系十分友善，他如何能对我这样呢？”

朱英见春申君执迷不悟，吓得掉头就走。

又过了十几天，楚考烈王驾崩了。李园果然抢先进入宫，将一帮杀手埋伏在宫门两侧。捱到天黑，才派人去通知春申君。春申君大惊，匆匆忙忙向王宫奔去。刚一进宫，那帮杀手们一拥而上，斩下春申君的头，扔到了宫门外。

接着，李园又派人去将春申君全家斩尽杀绝。至此，一场宫廷争权夺利丑剧以一方付出血的代价而宣告结束。

公元前 237 年，那个由李园妹妹与春申君合种的考烈王之子被推为楚王，是为楚幽王。李园自此以王舅的身份，操纵着楚国的大印。

虚实相乱

公元前四世纪，甘茂为秦国的相国，甚有政绩。但有一段时间，他突然开始忧心忡忡起来。因为秦王突然开始器重起将军公孙衍来了，而常常将他这个相国大人冷落在一边。甘茂对此非常气愤，害怕有朝一日，会大祸临头。同时，他也在积极主动地寻找治一治公孙衍的机会。

忽一日，有个臣子非常诡秘地对甘茂说：“国君要更换相国了，听说候选人就是公孙衍。相国您可怎么办呀？”原来，秦王在私下里曾对公孙衍说了要任公孙衍为相国的话。不料此话刚好让甘茂的部下偷听到了，就转告给甘茂。甘茂听了，开始心里凉了半截，但不一会儿，又镇定了下来，因为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甘茂立即要求拜见秦王，当面对秦王说道：“国王陛下，在您即将得到有为的相国之际，请允许这个不中用的相国向您表示祝贺！”

秦王听了后大吃一惊，心想：“我准备提拔公孙衍，甘茂本人怎么会知道的？”连忙改口说道：“你说到哪里去了，我不是把国事都交给你了吗？那还需要什么别的相国呢？”

甘茂直截了当地说：“大王您不是准备任命公孙衍为相国吗？”

秦王生气地说：“你这是从哪里听来的谣传？”

甘茂又故作惊奇地说：“噢，这是公孙衍将军自己说的呀！现在，朝廷内外已有许多人在议论此事了。”

秦王听了后，张口结舌，无以对答，显得十分尴尬。他心想：“公孙衍这个人真是不可靠，连一句话都守不住，以后还能干什么大事？”于是连忙苦笑了一下，对甘茂说：“相国您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不要听别人闲言闲语，把国家大事管理好。”

甘茂听出了秦王话中的含义，满心欢喜地走了。心想，这下子相国位子又可保住了。

这一来，秦王逐渐疏远了公孙衍，不久，又将公孙衍流放了。

互惠互利

战国时期，秦国王族中有一位名叫公孙消的将军，曾屡次带兵打仗，也建有功勋，然而，官职却难以升迁。原来，他被秦王的生母皇太后所嫌恶。

公孙消也记不起自己是如何得罪了皇太后的，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托人去打听，可就是得不出个道道来。有时急了，他甚至瞅准机会公开会献殷情，也仍然摆脱不了皇太后厌恶他的阴影。公孙消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名叫献则的策士早已发觉了公孙消与皇太后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他对公孙消说：“将军，我一计可免你忧虑，不知您愿不愿听。”

“先生有话尽管讲出，别跟我绕圈子了。”公孙消是个武将，加之近来窝了一肚子火，也就直着嗓子回答献则的话。

献则说：“现在，皇太后的亲弟弟华阳君正在周天子身边做个小官，很不得志，太后为此十分忧虑不安。碍于华阳君是自己的亲弟弟，又难以启齿向周提起此事。现在，你以秦王族的身份向周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任华阳君为相，这样，皇太后就会十分感激你，消除对你的偏见，你的官职升迁问题，也就会自然解决了。将军何不去试一试呢？”

公孙消听了献则的话，就开始依计行事，向周施加压力，果然使华阳君在周得到了重用。皇太后对公孙消顿时刮目相待，常在秦王面前说公孙消的好话。公孙消自此官运亨通，步步高升起来。

战国时期，策士张仪可算得上是一个周游列国、左右时局的人物。在他客居楚国期间，开始楚怀王对他十分信任，但过了不久，他发现怀王对他态度有所冷漠、疏远，甚至从侍从的口中也可以听到对他的不满之声。张仪为此十分苦恼。

一天，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要求立即见楚怀王。

“先生找我，不知又有何高见啊？请赐教。”楚怀王见张仪又来噜苏，心里老大不快地说。

“我在楚国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请求北见晋君。”张仪说。

“好，好，先生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寡人是无权干涉的。”楚王巴不得张仪快点离开楚国哩，嫌他难缠。

“附带问一句，”张仪正要转身，“大王您还需要魏国的什么东西吗？如果需要，我将从那里带些回来敬奉大王。”

“宝石、黄金以及象牙等等，都是我楚国所产。寡人无求于魏国。”

“那么，大王你又不好色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请先生明讲。”

“大王，您忘啦，郑、周、魏等中原之地的女子，容貌姣嫩，常使人误以为天女下凡哪！”张仪说得有声有色，两眼放光。

楚怀王也听得坐不住了，但还是强忍着不紧不慢地说：“我荆楚之地，乃僻陋之国也。中原女子如此之美，我也只是听说过而已，但却从来没有亲眼目睹呀。”说着，又故意停顿了一下，说：“张先生既然路过魏国，那就请先生费心……”

张仪一听，连忙接过话茬：“大王您尽管放心好了。”

于是，楚怀王就给了许多珠玉作为资金，让张仪为他到魏国选美。

张仪怀揣珠宝，离开楚王，但没有立马离开楚国，而是有意在宫廷内外放风，把楚怀王让他到魏国选美的事给兜了出去。

王后南后和宠姬郑袖听到这一消息后，都十分惊恐，预感到未来形势将对她们大大不利。于是，两人都派人向张仪赠送大量黄金。名义上讲是给张仪作为行旅之用，实际上是作为阻止魏美人入楚的酬报。

张仪两边受益，囊中鼓胀，好不惬意！

为了不负南后、郑袖重托，张仪在向怀王辞行时，请求怀王能赐以酒宴，为他饯行。对怀王说：“大王，当今之世，战火不断，来往艰难，我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见到您，望大王能不吝赐酒。”

“那还不容易。只是希望先生能帮我把事情办好。”怀王十分爽气地答应了张仪的要求。

席间，酒至半酣，张仪再拜而请曰：“这里再没有其他人了，愿大王召所爱之女侍酒。”

楚怀王同意了张仪的请求，传令南后、郑袖前来佐酒。

南后和郑袖打扮得花枝招展，浓装艳抹，早已静后在后厅，盼着这一刻的到来。因为，她们早已同张仪约定好了。

张仪一见南后和郑袖款款走来，故作惊讶地大赞一声：“如此佳人！”说着，急忙离席，俯向拜倒在怀王面前，说：“仪有死罪于大王。”

楚王也被张仪的失常举动吓了一跳，忙问：“先生莫非饮酒过量了？此番讲话是何意思？”

张仪直起腰来对楚王说：“我走南闯北，周游列国，还从未见过像大王身边如此貌美的佳丽。小人前番所言到赵魏一带为大王选美人，实有欺王之罪也。”

听到张仪对自己的后妃宠姬的如此夸赞，怀王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哩，哪里还会生气？忙安慰张仪：“先生不必介意。我本来就认为天下再没有像她俩这般貌美了。”说着说着，又色迷迷地把南后和郑袖看了一眼。

南后和郑袖站在一旁，更是欣悦不已，时而故作娇羞之态。她们都在心里感谢张仪，觉得张仪太了不起了。当下，四人一同喝酒不提。

自此后，南后和郑袖更是轮番在楚怀王面前大讲张仪的好话，在宫廷中，更不允许别人对张仪有半点微词。而南后和郑袖也越发受到怀王的宠幸了。

幸灾乐祸

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熊熊大火直冲天空，人们呼喊：“失火啦，快救火呀！”顿时，魏国首都大梁一阵骚动。

原来，魏文侯专门用以收藏珍珠玉帛、黄金白银的宝库突然起火。尽管人们奋力抢救，但无情的大火还是将文侯心爱的宝库吞没了，魏王宫几代人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转眼间全化为灰烬。

魏文侯急得只差大哭一场。他深感对不起列祖列宗，也觉得这是一种晦气，一种不祥之兆。于是，就全身素服，避开正殿五天，斋戒沐浴，向列祖列宗以及想象中的神明忏悔自责去了。

上行下效。大臣们见魏文侯这样做了，也都跟着穿起了白色服装，并且还行吊唁之礼，俨然似国家遇到了极大的灾难。但是，在这吊唁的人群中，唯独少了一个人，他就是公子成父。

五天以后，魏文侯从哀痛中复醒，又重新到正殿上朝，文武大臣们也恢复了上朝时的礼节。正在这时，公子成父走出队列，上前奏道：“主公，前几天国王宝库被焚，臣以为烧得太好了！”魏文侯正在同大家议论宝库被烧一事，大臣们都跟文侯一样，表示十分痛惜，并说还一定要把事情查明，想不到这时竟还有人大喊“烧得好”。魏文侯正闷着一肚子怨气没地方出，就怒形于色地训斥道：“国王专用的仓库，是我收藏宝物的地方，不幸遭了火灾。为了驱除晦气，我特地穿白色制服离开正殿多天，大臣们也都穿着白色制眼前往吊唁。而你，身居大夫之位，却不去吊唁，这已经很像活了。现在，我刚重新上殿料理朝政，你却跑来幸灾乐祸，说什么‘宝库烧得好’，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用心？！今天，你必须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事说个明白，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公子成父早已料到魏文侯会发火，所以，他不慌不忙他说：“我听说，天子的宝物是藏于四海之内的；诸侯的宝物是藏于国境之内；大夫的宝物则藏在自己家中；士庶人的宝物则藏在自己的柜子里。如果藏的地方不当，就一定会有天灾人祸。而今幸亏没有人祸，只是一场天灾而已。岂不是应该很好地祝贺一番吗？”

众大臣们开始对公子成父的举动也不理解，见到他今天突然又来贺天灾，更觉得这小子可能疯了，怎么竟找冒险事做。当魏文侯训斥时，大臣们几乎没有人为公子成父同情的。现在，听了公子成父的一番辩解以后，都觉得是那么回事。顿时，文武大臣们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

魏文侯听了后，也很有感触，慨叹地说：“对，对！”还特意嘉奖了公子成父。

用死人治活人

魏惠王死后，丧葬日期已经确定。等到要发丧那一天，漫天下起了鹅毛大雪。雪将天和地连成了一片，厚厚的积雪不但使人无法行走，就是一头牛站在雪地里，牛的两只大眼睛也要被大雪淹没。那时候，运输工具只有牛车、马车，而一般丧葬礼上，用以拖灵柩的都是牛拉的车。

魏太子十分焦急。为了不使亡父灵魂受苦，魏太子决定，将城廓毁掉，修一条栈道，以保证魏惠王准时入土安息。

太子决定刚传出，顿时遭到众臣的反对，有一位老臣主动站出了对魏太子说：“大雪如此深厚而举行丧葬，京城一带的平民百姓们一定承受不了。况且，这一来，宫廷费用又难以支付，请求太子能延期更日，重新议。”

太子面对众大臣的异议，没有半点让步的表示，他说：“为人之子，如果仅以这一点小事而不能行先王之丧礼，也太不仁义了。”说着说着，难过得差点哭起来。众大臣见状，面面相觑，再也不敢提任何反对意见了。

这件事被一个名叫犀首的人知道了，他觉得要劝太子改期，确实不是一件易事。他就冒着大雪，来到了好朋友惠子家里。惠子听了犀首的讲述后，就立即动身去见魏太子，力图劝阻他的“坏城廓、修栈道而葬”的计划。

太子正在满腹愁绪之中，见惠子到来，忙问道：“先生此刻来此，有什么要紧事呀？”

惠子先表示了一番对魏惠王不幸驾崩的哀悼之情，接着说：“以前，周文王的叔父季历死后，开始葬在楚山之尾。碣水经常拍打季历的坟墓，致使棺槨的两头已经露了出来。周文王知道后说：‘嘻，先君一定是想见见群臣百姓了，故使母水见之’。于是，将季历的棺材挖出，抬放在朝廷的大殿上，让老百姓们轮流前来观瞻。三日后，重新更葬了季历。人们不但不责怪周文王，而且还盛赞他的大仁大义。现在，先王的丧葬日期虽已定妥，但大雪深及牛目，道路阻隔难行，太子却一定要按时举行葬礼，不是使人觉得你有要急于埋葬先王之嫌吗？”

“是吗？百姓们会这样看待我？”太子一听这话，叫苦不迭，再也坐不住了。

惠子接着说：“现在百姓们背后都在这么议论着。希望你能够到雪过天晴、大地雪融之时，再举行先王葬礼。这也是先王不忍立刻离开爱戴他的百姓，而要多与百姓们呆一会儿，以扶持社稷、女慰黔首啊！所以，他让老天把雪下得这么深。你现在若能依先王意愿行事，更改丧葬日期，这实际上也是在行周文王一样的仁义呀！如果不这样，难道太子还羞于效法文王吗？”

太子听了，方大为彻悟，悔恨自己差点做了对不起先王的事。当即决定，更改葬礼日期。

将错就错

战国时期，一向是由吕氏掌握的齐国政权，已出现了被田氏大姓取代的倾向。这里，田氏大姓中的田常可是个关键性的人物。

齐简公四年，田常利用自己手中的军权，发动了宫廷政变，杀死了齐简公。田常又立齐简公的弟弟骜为王，是为齐平公，田常自己当上了相国，并将齐国安平以东一带全部变为田氏的封邑。齐平公实际上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国王。到了田常的曾孙田和时，吕氏已绝其祀，而田氏正式享有齐国，史称齐威王。

田常在发动宫廷政变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很是耐人玩味。

一天，齐国的一位名叫君斯弥的重臣到田常的住处拜访。田常与他一道在田家后花园中边走边谈。不知不觉，来到了花园的一座高台前，二人又一起上了高台。

田常极目四望，只见高台的东、西、北三面没有什么障碍物，视野十分开阔，田常看了十分舒畅。但美中不足的是，高台的南面刚好被君家房前的几棵大树挡住了视线。田常在看了其它三面的风景后，都赞不绝口，当转身到南面时，就觉眼前有景看不到了，只是默默地又下了高台。

君斯弥看了后，脸上是吓得红一阵白一阵的。后来又同田常寒暄了几句，就匆匆回家了。

君斯弥一到家，就叫来几位家奴，对他们说：“你们给我马上把门前的这几棵大树统统砍了！”

“为什么？”一个家奴说，“老爷，这几棵大树可有用啦，夏天我们可以在下面纳凉，冬天，它们又可以为我们挡风防寒。再说……”

“别说了，让你砍你就砍！”君斯弥发火地说道。

家奴们只好举着刀斧向大树走去。还没砍几下，君斯弥又急忙跑过来，两手不停地摇着，喊道：“好啦，好啦，别砍了！别砍了！”

家奴们都用吃惊的目光望着他，心想，今天君斯弥是怎么啦？有一个胆大一点的家奴对君斯弥说：“老爷，我们还一棵树没砍倒，您就又不让砍了，这是为什么？”君斯弥也不回答，只是说：“你们回去休息吧！”说完，害怕奴仆们纠缠，转身就走了。

君斯弥的夫人知道了这件事，也觉得有些奇怪，觉得君斯弥的举动失常，莫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晚上，夫人问起了此事：“老爷，你白天一忽儿让奴才们砍门前大树，一会儿又不准，这是咋啦？”

君斯弥叹了口气，先向夫人讲了到田常家发生的事，接着说道：“古人云：‘知道深处藏着龟的人，那是很危险的。’现在，田常好像在谋划什么大事。如果我砍了树，田常就会认为我这个人很细，可能会察觉出他的心中计划，这对我来说就很危险了。我现在不伐树，就不会被田常怪罪。知道人心底的秘密，其罪过是不小的呀！一想到这一点，我就立即让他们住手了，来他个将错就错。”

君斯弥的夫人听了，不住地点头称妙。

人弃我取

齐国的靖郭君田婴门下有一个毛病特多、长得又很赖的人，名叫齐貌辨。田婴门下的人多数都在田婴面前说齐貌辨的坏话，劝田婴把此人赶走。就连田婴的儿子孟尝君田文，也曾多次劝说父亲，赶走这个讨厌的人，说不要让这号人玷污了门庭。

靖郭君田婴觉得齐貌辨人虽古怪，但心地不坏，且有辩才有头脑。在听了其他门客对齐貌辨的非议后，田婴常常只付之一笑，说：“我知道啦。”接着又说：“你们各人还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今天，想不到儿子又来对自己嘀咕这件事。在听了田文的话后，田婴突然对儿子发火道：“你以后不要再跟着那一帮人瞎嚷嚷！我告诉你，只要对齐貌辨有利的事，就是家破人亡也要办到！”

田文被父亲训了一顿后，吓得再也不敢提这事了。但是，他怎么也搞不明白，父亲怎么偏偏喜欢上了齐貌辨这样的人。

田婴在堵住了众人之口以后，在生活上还破例给齐貌辨以优厚的待遇。弄得另外一些门客们有苦说不出。

没过几年，齐威王死后，齐宣王继位。由于听信谗言，齐宣王开始疏淡田婴。田婴政治处境开始不利。最后，田婴只好来到了齐国偏僻的地方薛城，过着近似于隐士般的生活。

齐貌辨也跟着田婴来到了薛城。他看到主子田婴整日郁郁寡欢的样子，心里十分难过。自古士为知己者而死，女为悦己者而容，齐貌辨觉得此刻正是报效主子的时候，于是毅然决定，亲自去游说齐宣王。

田婴听说貌辨要去为自己当政治说客，赶忙制止说：“新的国王对我已很不重用，先生若去，必定是凶多吉少。”

齐貌辨说：“我早已不想活了，您还是让我去吧！”说着，告别了田婴，向京师奔去。

齐宣王听说田婴的门客竟敢拜访他，就怒气冲冲地等着齐貌辨的到来。

齐貌辨大义凛然地走了进来，先向齐宣王叩头请安，还没等齐貌辨开口，齐宣王就先声夺人地问道：“我听说田婴特别喜欢你，对你是言听计从，有这回事吗？”

齐貌辨说：“喜欢我倒是事实；不过，说他对我言听计从，那倒是假的。”

“为什么？”齐宣王问。

“我记得国王您当太子的时候，”齐貌辨说，“我曾对田婴说：‘太子相貌不仁，颧骨特高，又长着一对猪一样的眼睛，这种人最反复无常，不如趁早把他给废了，重新立卫姬的儿子郊师为太子。’田婴听了后，哭着对我说：‘不行，不行啊！我不忍心这样做。’他如果当初听了我的话，现在也不致于遭到这么大的政治灾难，受到这么不公平的待遇。至于薛那个地方，楚国大将昭阳曾想用数倍于薛的地方来换取，我又竭力劝田婴这样做。可他却说；‘我受命于先王，现在，后王虽对我不好，但我如果那样做了，又如何对得起先王的在天之灵呢？况且，齐国先王的寺庙都在薛，我又怎么忍心将先王之庙交给楚国人呢？’他又不肯听我的。这已经是他两次不听我劝告了。”

齐宣王听了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面露惭愧之色。但他转而又将信将疑地对齐貌辨说：“靖郭君对于寡人果真如此忠诚吗？寡人年龄尚小，涉世

不深，也确实不知道你所说的那些事情。”齐宣王一边在为自己开脱，身旁的一些大臣也连声附和着。

停顿了一会儿，齐宣王又对齐貌辨说：“先生能去帮我把靖郭君请来吗？”

“当然可以。”齐貌辨一听齐宣王讲出了这句话，立即作出了响亮回答。

靖郭君从薛城又回到了齐国国都。只见他身穿齐威王曾穿过的衣服，戴着高冠，佩着宝剑，显得气度不凡。

齐宣王听说靖郭君要到了，亲自到郊外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当他见到靖郭君如此打扮，顿时伤感地在这位老臣面前哭了起来。还真像个孩子王！

后来，齐宣王又拜靖郭君为相。靖郭君再三推辞，最后还是接受了国王的要求。从此，君臣共同合作，使齐国出现了兴盛局面。

人们从靖郭君大起大落的政治变化中，也更加赞赏他的“人弃我取”的用人指导思想。

打疲劳战

田婴在齐国做相时，有人向齐威王进言说：“现在正是年尾，一年的财政结算，大王您何不抽出几天时间亲自听取下边的汇报呢？要是不这样的话，你也就无法知道官吏的营私舞弊和政事得失了。”

齐威王说：“好吧。那就让田婴做好准备，寡人明天到他那儿听他的汇报。”

田婴接到消息后，忙令手下的官员们准备好全年财政收支上大大小小的所有帐目和凭据。当齐威王来听田婴汇报时，田婴开始一笔一笔巨细无遗地汇报，齐威王真是听不胜听，也只好耐着性子听那些单调的数据。好不容易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可刚吃完，田婴又请齐王坐下来听，累得齐王晚饭也吃不下，十分够呛。

田婴见齐王一副疲惫不堪之态，心中暗自骂道：“活该！”但表面上还是十分诚恳地继续请求齐王听他的汇报，他说：“这些帐目是群臣一年到头、日日夜夜不敢马虎和懈怠而做出来的，大王您再用一个晚上亲自听取汇报，那么，群臣就会从中获得极大的鼓励”。

齐王咬着牙说：“行！”

齐王又继续听着那些单调的数字，不一会儿，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官吏们见齐王已经睡着，趁机抽刀把刻在竹简上结算出来的帐目数字全都削掉了。

齐王一觉醒来，已是东方发白。他一想到昨天一天的劳累不堪，就决定以后再也不管这号事了，而把这类事统统交给田婴负责。田婴终于达到了打疲劳战的目的。

像田婴这种跟国君打疲劳战术的，后世也大有人在。

明代大宦官刘瑾为了专权，就想方设法为明武宗准备了各种杂艺供明武宗赏玩。当武宗玩赏得入了迷时，他就取来很多各衙门的奏章请武宗处理。

武宗十分不耐烦，生气地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难道你要用这些事来一件件地来烦死我不成？你该马上拿走。”

刘瑾就这样做了几次，明武宗都这么说。这一来，朝中许多事情，只随刘瑾裁决，而不再上报皇上了。

两边沾光

战国时，齐国的邹忌与田忌，一个为文官，一个为武将，共同支撑着齐国大业。

但是，两个人的关系都相当紧张，矛盾激烈，一个瞧不起一个。齐威王对此也作过不少调解，但终是不见效。

二忌相争的现象被邹忌身边一个名叫公孙尹的人知道了，为了讨好主子，公孙尹向邹忌献计说：“您何不向国王出谋，让我们齐国去攻伐魏国呢？如果攻打魏国取胜了，那这个计谋是你先想出来的，你一定会拥有巨功，受到国王的重赏。如果这一仗打败了，将帅是田忌，他不在战场上战死，回来后也会被杀头。”

邹忌一听，这果然是除掉心头之患的妙计。于是，邹忌第二天就去劝说齐威王，让他派田忌出兵去攻打魏国，并且讲了一大通攻打魏国的事由。齐威王也就同意了邹忌的计谋。

田忌领着齐军去攻打魏国。老天有眼，结果是三战三捷，大败魏军，且战场形势对齐国军队是越来越有利。消息传来，齐威王十分高兴，夸邹忌主意出得好，夸田忌领兵打仗有方。

邹忌见田忌的脑袋不能搬家，仗打得这么漂亮，心里十分着急。因为他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沾打胜仗的光，而是要沾田忌打败仗的晦气，这样才能达到除掉田忌的最终目的。

邹忌计谋未能得逞，便又去找公孙尹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公孙尹也早已听说了田忌三战三捷的消息，心里正在筹划着下一步棋。当邹忌来找他密谋时，公孙尹劝道：“丞相千万别急，我自有妙计。”

于是公孙尹又如此如此这般地向邹忌叙述了一番，喜得邹忌连连称“妙计！妙计！”

大街上，人群熙熙攘攘，一个自称是田忌手下的人正在占卜市场上进行问卦。只听那人对卜者说：“我是田忌手下的人，我们的主师领兵攻打魏国，已是三战三胜了，威名扬遍天下。现在，他想反叛国王，自己当上国君，你看能成功吗？”原来这人正是公孙暗中派来假充田忌部下来为田忌占卜，故意说一些田忌准备反上叛君的话，公孙尹并让那人带上200两黄金，去有意贿赂那个占卜的人，让他说田忌谋反可以成功一类的话。

当化装成田忌部下的人刚从占卜的铺子里走出来，公孙尹又指使另一批人立即冲进铺子内，把那个负责卜筮的巫师抓走，带到了齐威王面前。

邹忌和公孙尹都到场，当着齐威王的面审问那位巫师。那巫师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只好如实他讲出了刚才事情的经过。

齐威王听后，勃然大怒，说道：“大胆田忌，竟敢要谋反，寡人决不会轻饶了他！”

田忌听说以后，幸亏这时不在国都，而是在齐魏边境的交战处，于是，吓得逃之夭夭，来到楚国避难。

邹忌终于挤跑了自己的政治对头。

目污自毁

战国末年，随着秦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强大，所谓“战国七雄”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秦国即将成为天下霸主。眼下，唯一尚可与秦抗衡一下的，也只有楚国了。为了消灭这最后一个强敌，秦始皇经过周密的战略部署，命令大将军王翦率领 60 万大军，对楚国宣战。

这一仗至关重要，所以，秦始皇亲自将王翦送到灞上，对他千叮咛万嘱咐，希望王翦能旗开得胜，一举成功。王翦对这一仗十分有把握，他并不关心能不能打胜仗，而是十分在乎另一类问题，他对秦始皇说：“现在仗也打得差不多了，我请求大王能给我封赐良田美宅。”

秦始皇一听，感到王翦怎么在这节骨眼上提这个问题，忙安慰说：“将军去吧，你为什么担心受贫穷呢？”

王翦说：“我做大王的将军，有功最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封侯，所以，现在趁大王赏我酒饭为我壮行时，我请求大王能赏赐我良田美宅，以作为我子孙后代的家业。”

秦始皇听了后，不禁大笑起来，说：“我将很快满足将军的请求。眼下，你还是抓紧时间，带领队伍出发吧！”

听秦始皇这么一讲，王翦第二天就率着大军出发了。但他命令部队减速前进，途中，不断派使者回来向秦始皇打听有关封赏一事。待部队到了潼关，王翦已经是第五次派人到长安，请求秦始皇给他封赏良田美宅。秦始皇无奈，亲自写一信给王翦，答应等仗打完后，将某处封赏给王翦。王翦这才带着队伍继续向楚国挺进。

有人见王翦如此三番五次地向秦始皇邀功请赏，十分纳闷，王翦身边的一个部下对王翦说：“将军要求良田美宅，也未免太性急了吧！”

王翦说：“你等有所不知，秦王为人狡诈，且不信任别人。现在，他把全国的军队委任给我一个人，我如果不能及时多多请求田产，以作子孙后代的家业，使自己坚实起来。难道我还能白白地等着他对我产生怀疑再来治我？我不向他多多地要求封赏，他会以为我另有所图呢！”众将领都觉得王大将军讲得有道理。

楚汉战争末期，刘邦任用萧何主持关中大事，自己带兵与项羽决战。汉三年，刘邦与项羽的军队相持在京索一带，战事十分紧张激烈。就在这种情况下，刘邦还几次派使者到关中去慰问萧何。

萧何身边一个名叫鲍生的人对他说：“现在皇上在外风餐露宿，十分辛苦，却多次派使者慰问您，这并不是为了关心您，而是对您有所怀疑呀！所以常派人来探听情况。为您考虑，不如让您的弟弟和子孙中能当兵的，全都到军队中去，好让皇上放心。”

萧何开始还很感激刘邦对自己真是关怀备至，时时都想着他。经鲍生这么一提醒，他方恍然大悟。于是，就采纳了鲍生的计策，把自己的兄弟及子孙中能扛武器的，都送上了前线。刘邦见此情景，心中大喜，遂放松了对萧何的警戒，一直到彻底消灭了项羽，再也没有派使者前去“慰问”萧何。

汉王朝建立后，吕后用萧何之计，杀害了韩信。刘邦甚为高兴，就派使者传去命令，任萧何为相国，同时，又加封五千户，派 500 士兵及一名都尉做为萧相国的侍卫。

这时，诸位官员都来祝贺，唯有将军召平表示哀叹不安。萧何有一天见

到他，有意扯上这个话题，召平说：“相国的祸害也要开始了，我有什么可去庆贺呢？”萧何问他这话怎么讲，召平说：“皇上终日奔波于外，而你守于京城之内，并无冒被弓箭射伤的危险，却又是加官晋级，又是设置卫队。这其实并不是为了维护你，而是有意在提防你。淮阴侯韩信起来造反，虽已平息，现在皇上已开始怀疑你了。希望你能把皇上的封赏辞让掉，不要接受，把全部家产用以资助军队，这样可免祸灾。”

萧何听从了召平的建议，向刘邦辞去封赏，并尽其所有资助军队，刘邦见了，赞不绝口，认为萧何真不愧是不计名利的功臣。最后，还是让萧何担任相国要职。

公元前196年秋，黥布起兵反叛朝廷，刘邦带病亲自披挂上阵，前去讨伐黥布。就是在这种戎马倥偬的情况下，刘邦仍然数次派使者去慰问萧何，同时问萧相国最近在做什么。萧何对使者说：“皇上亲征，我在内安抚百姓，尽其所有帮助军队，盼皇上早日平息叛贼，凯旋归来。”使者将见到的以及听到的，一一向刘邦作了汇报，刘邦才稍微放下心来。

刘邦的这些防范萧何的行动措施，早已被萧何的一个门客看在眼里，他对萧何说：“大人，您离灭族不远了。您处于相国的高位，论权可以说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各方面已无以复加。自入关以来，十余年间，你一直深得民心爱戴，而且目前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安抚百姓的工作。皇上之所以屡次派人打听您在做什么，是害怕您的威信太高，影响整个关中一带，乃至于整个国家，对皇帝造成威胁。为今之计，你必须多多地购买田宅，以损坏自己的名声，这样，皇上就会十分高兴，对您也就放心了。”

萧何与刘邦共事了这么多年，深知刘邦的为人，一个臣子如果功高盖主，那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于是，萧何听从了那位门客的活，命那个门客用低价强行购买了许多民田民宅，干一些违心的事情。在人们的心目中，萧何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议论责骂声充斥于关中一带。萧何只是默默地领受着。

第二年，刘邦平息了黥布，凯旋归来还京时，老百姓仍纷纷拦路，在刘邦面前控诉萧何的罪行。刘邦听了，三言两语地打发了那些告萧何状的人。不但不去怪罪萧何，还暗自为萧何的做法而高兴。回到朝廷后，还大大地奖赏萧何，夸他治国有方。

韩世忠与岳飞都是抗金将领，自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后，韩世忠不久又被罢官。

韩世忠自此杜门谢客，闭口不再谈打仗的事。他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常常骑着毛驴，带着酒，身后再跟两个小童仆，到西湖一带游山玩水。同时，与人商议，准备购买新淦县的官田。宋高宗听说韩世忠在置田产业，不问军事政治了，心中十分高兴。还亲自赏赐给韩世忠御笔亲书。当韩世忠正式购得田宅后，宋高宗还亲自给他的村庄赐名并亲书“旌忠”两个大字，以示关怀。

偷天换日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听信方士巫师之言，决定“亲巡天下，周览四方”，到全国各地名山大川举行封禅祭天仪式，以驱除不祥。

随同秦始皇巡游的有左丞相李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以及当时已任中车府令的宦官赵高，由他专门负责掌管皇帝的车马事务。加上许多侍卫勤杂人员队伍浩浩荡荡由咸阳出发了。他们先到南方云梦一带，然后沿江而下，从吴国故地入海，乘船沿海北上，来到了琅玕。秦始皇在琅玕见到了徐福，问他求仙一事进展如何。最后又从陆路向西返回。

由于一路颠沛劳顿，当巡游队伍到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南边黄河渡口）时，秦始皇突然患了严重疾病。随行御医赶紧给他诊治，但由于天气炎热，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加重。秦始皇预感到这次病得不轻，下令日夜兼程，早日赶回咸阳。李斯身为丞相，此时十分着急，一面要御医尽心给秦始皇治疗，一面指挥车队加速向咸阳奔去。

秦始皇本想咬紧牙关，撑到咸阳后，再将接班人一事尽快定下来，正式任命大儿子扶苏为太子。但事与愿违，秦始皇自觉已一天不如一天，末日就要来临，所以，给正在北方当监军的大儿子扶苏写了一份诏书，命令他火速赶回咸阳，等候主持丧事。其意思很明白，就是已确立了扶苏为皇位继承人。诏书写好后，就封起来让赵高拿去加盖御玺。赵高拿到皇帝的诏书后，既未加盖御玺，又未派人立即送出。在他的心中，已另有了主意。

秦始皇写好诏书没几天，就在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县西北太平台）去世，享年 50 岁。

沙丘离咸阳有二千里之遥，秦始皇生前没有册立太子，所以，李斯对秦始皇死后的后果十分担心。他害怕一旦死讯传出去，太子未立，诸皇子很可能为争夺皇位而自相残杀，天下反秦势力也很可能趁机对秦王朝造成严重威胁。所以，李斯当即下令：严密封锁秦始皇的死讯，迅速赶回咸阳。他又命人将遗体放在一辆阉濡车上。这种车遮阳通风，便于尸体保存，放下窗帘，外面的人就看不见里面的东西了。

为了进一步遮人眼目，李斯让秦始皇生前最宠幸的一名宦官正儿八经坐在车中，官员们有事去向秦始皇请示，那宦官就依李斯的吩咐以秦始皇的口气传示可否。由于李斯安排周密详细，随行官员除胡亥、赵高和秦始皇身边的五六个太监知道内情外，其他官员们还一直以为秦始皇果然病重不能起身，所以，御厨每天照常送饭送菜。

车队急速向西奔去，随着一阵阵颠簸，人们心里各自思绪万千。在这些人中，要数赵高的内心活动最激烈了。自从看到秦始皇写给扶苏的诏书后，他就暗自打起了算盘：要抓住时机，实现目的。

原来，赵高的父亲曾囚犯罪而被处以宫刑，他的母亲也被卖入官府，充作奴婢。后来，他的父亲又因罪上加罪，而被处以死刑。赵高兄弟几人有的并非他的真正父亲所生，但都姓赵，后来也从小就被阉割，送到宫中当上了小太监。出身卑微更激发起少年赵高的强烈求生抗争意识。他暗中研练书法，学习在当时尚属显学的狱规刑法，并注重锻炼体魄，长得身强体壮。后来，终于被秦始皇看重，称他是个人才。秦始皇让他跟李斯去书写《爰历篇》，赵高果然写得不错。秦始皇更加赏识，便提拔赵高来当自己的中车府令，直接掌管皇帝的车马等事宜。从此，赵高已成了埋在秦王朝政权内的一颗随时

可以爆炸的炸弹。

为了长久利益，赵高在平时有意结识拉拢秦始皇最喜欢的小儿子胡亥。恰好胡亥也附庸风雅，对书法、律令也颇感兴趣。这样，两人气味相投，很快便常来常往，勾搭上了。于是，赵高就常在秦始皇面前夸胡亥如何的聪明能干，喜得秦始皇合不拢嘴；胡亥也在宫廷中竭力替赵高打掩护。有一次，赵高犯了大罪，依法当斩，且开除宦籍。多亏胡亥在秦始皇面前为他说了许多好话，帮他求情，秦始皇才赦免了赵高。从那次生死考验以后，赵高更是一刻也忘不了胡亥，希望胡亥能为太子，将来继承皇位，自己就有了终生靠山。而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为人仁义而有勇谋，根本不把赵高这种人放在眼里。赵高也就竭力在秦皇面前说扶苏的坏话，将扶苏弄到北部边塞当监军。赵高心里很清楚，如果让扶苏立为太子，当上皇帝，肯定没他赵高的戏。于是，他觉得眼下机会不可错过，就在途中立马行动起来了。

赵高扣下秦始皇的遗诏，立即跑去找胡亥，装出一副关心的口吻挑唆道：“皇上驾崩，没有给其他公子留下只言片语，只给公子扶苏留下了一封遗诏。这意谓着扶苏将要继承皇位，而公子您却一寸土地也没有，这该如何是好呀？”

胡亥正在伤心之时，为过早失去皇上而悲哀。听赵高一番话后，他也没注意赵高话中有话，只是低沉地说：“英明的君主是了解臣子的，明智的父亲是了解子女的。我们的父亲是十分了解我们的，现在，他不幸去世，没有给其他皇子留下任何封赐，自有他的道理，我们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赵高见胡亥如此幼稚糊涂，再瞅瞅四周没人，就十分焦急而压低嗓门说：“公子您也太悲观了！如今，天下人生死存亡的大权完全掌握在你我同丞相李斯手中。希望公子您能抓住这一机会，早点拿个主意。你要知道，做别人的臣子和使别人臣服于自己；控制别人和被别人控制，这其中的滋味可大不一样啊！”

赵高见胡亥睁着双眼听得出神，又继续加以开导道：“我听说商汤革命，周武王伐纣，都是先杀了他们的君主。但天下人都称颂他们这是仁义之举。当年，卫国的君主杀了自己的父亲而自立，卫国人还称颂他的恩德，连孔子那样的大圣人也曾提起过这事。如果光顾虑了小节而忘了大利，将来定会后患无穷。优柔寡断的人，日后必定后悔莫及；而果敢有作为的人，即使鬼神见了，也要退避三舍，这种人的事业也必然会成功！我希望公子您也是这样的一种有作为的人！”

胡亥在平时，已经听惯了赵高的训导。今天，他初听时，既感到害怕又觉得赵高变了一个人，怎么对他讲出如此大逆不道，陷他于不仁不义的话来。但听着听着，他听出了点味儿，眼睛也跟着亮了起来，好象从梦中刚刚睡醒。便假惺惺他说：“父皇丧事尚未发布，丧礼也没有结束，现在就可以商量此事吗？”

赵高见胡亥已有所动，心中暗自高兴，又趁热打铁，说道：“机会稍纵即逝，过了这村就没那个店了。丞相李斯那儿，我马上去说，你不必担心了。”还没等胡亥开口说话，赵高就转身匆匆走了。

赵高找到了一惯奉行“老鼠哲学”的李斯，开门见山地说：“皇上已死，赐给长子扶苏的诏书尚未发出。丞相以为，这份诏书发还是不发？”

李斯一愣，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皇上的诏书还问发与不发？赶快发！”

赵高说：“诏书和御玺都在胡亥手中。这事也只有我们三人知道。现在，

定谁为太子，实际上就在丞相您和我赵高两人的手中！丞相你说呢？”

“一派亡国之言！这哪里是我们可以谈论的事！你还不给我快快走开！”李斯真的发火了。

老奸巨猾的赵高早已摸透了李斯的脾性，一点也不害怕，反而软中带硬地说：“我这是关心您，是为您着想。我赵高在宫中已20多年了，秦朝的将相功臣没有一个有善终的，不是处死，就是自杀，连子孙后代都要遭殃！现在，皇上遗诏的意思是让扶苏继位，而扶苏长期与大将军蒙恬战斗在一起，两人关系相当密切。一旦扶苏继位，必定重用蒙恬，代替你的相位。到那时，你轻则被赐死，重则被砍头，要处死你的理由太多啦！如果让胡亥继位，那情形就不大一样。他仁慈厚道，又长期跟我们相处在一起，对丞相您十分敬重和信任。让他继位，是再合适也不过的了。丞相你看着办吧！”

李斯听了，大惊失色：“你这不是要谋反吗？我李斯本是一个平民，蒙皇上恩典，官至丞相，儿孙又享有高官厚禄。皇上临终前将天下安定托付于我，我怎能辜负他的重托？我李斯唯有奉皇上遗诏，拥戴扶苏为皇帝。至于今后是祸是福，由它去罢！”

赵高见李斯软的不吃，就来硬的，亮出了底牌，说：“其实，现在天下的大权已经操纵在胡亥的手中了。只要我赵高与他一合计，写成诏书，盖上御玺，天下谁敢不从？丞相到那时再不服从，世人都会指责你不忠，你的性命必定难保，臣相你自己选择吧！”

赵高这一着果然厉害，李斯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赵高，说：“这事弄不好会天下大乱的。现在，扶苏、蒙恬手中尚有30万大军，如果他们……”

赵高一见李斯口气松动，连忙安慰说：“丞相尽管放心，扶苏、蒙恬那边我自有办法。”

李斯终于上了赵高的贼船。共同演出一场偷天换日的宫廷政变。

他们先伪造了一份秦始皇给李斯的临终嘱托，又矫诏立胡亥为太子，同时，篡改了秦始皇给扶苏的诏书，在上面写道：“朕御驾亲征，巡行天下，向各路神祇祷告，希望能延长朕的寿命。而你同将军蒙恬一起，率30万大军屯驻边境，十多年来，未能开拓疆土，反而耗资无数。又三番五次上书，诽谤朕的所为。这都是因为朕没有封你为太子，以致你日夜怨恨于朕。作为人子，你是不孝顺的，特赐你一柄宝剑，望你自裁。至于将军蒙恬，与扶苏一起，非但不帮助规劝扶苏，反而一起参与不轨，作为臣子，便是不忠，令你将军务移交后自刎！”写好伪诏书，又在上边加盖了御玺。派亲信火速送至扶苏、蒙恬所在的上郡驻地。

扶苏听完“圣旨”，如同晴天霹雳，不由放声大哭。君要臣死，臣不得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扶苏当场就要拔剑自刎。蒙恬将诏书接过，看了一遍，觉得事情发展太出人意料，其中必定有诈。就急忙制止扶苏说：“陛下在外巡游，未立太子，命臣率30万大军驻守边关，派公子前来任监军。皇上委我们如此重任，说明皇上是信赖我们的，如今只因区区一名使者到来，便要我们自杀，怎么能知道其中没有欺诈？不如派人再向陛下请示，如果属实，再死而不迟。”

扶苏他们一点也不知秦始皇已死，再加上那使者以违抗君命相威胁。老实忠厚的扶苏说：“父皇既然赐我一死，如再去请示，又会被认为对皇上不詹不忠。既然父要子死，子就死吧！”说完就自刎了。

蒙恬拒不自刎。他将帅印交给了副将王离，让使者把他关进了监狱，他要等见了皇上，说个明白再死。蒙恬被关在了上郡阳周，不久又被赵高杀害。

胡亥等人载着秦始皇的灵柩，日夜兼程赶往咸阳。由于天气炎热，秦始皇尸体开始发臭。胡亥按赵高的意图，命令随从买了许多带有奇特臭味的鲍鱼，每辆车上各装一担。弄得一路臭气冲天，从而掩盖了尸体的臭味。官员们虽被熏得作呕，但慑于秦始皇的独断专行，无人敢打听皇上买鲍鱼的意图。

车队回到了咸阳，李斯立即召集文武百官，宣布秦始皇死在途中，并拿出伪造的遗诏，宣布立胡亥为太子，继承皇位。大臣们个个深信不疑。于是选择吉日良辰，举行仪式，立胡亥为皇帝，史称秦二世。

赵高被提升为郎中令，参与政事。李斯等文武百官，各任原职。胡亥又大大地重赏文武百官，以换取民心。

至此，一场偷天换日的宫廷政变宣告成功。

让对方逆“龙鳞”

赵高用尽伎俩，让秦二世终日处于深宫之中，自己独揽朝中大权。丞相李斯对此深为忧虑，痛恨赵高的欺君夺权行为。赵高也发现了李斯的不满，所以，就没法子来整他。

一天，赵高对李斯说：“函谷关以东盗贼纷起，而皇上却从那里抽调许多人去服谣役，修建阿房宫。我想向皇上进言，但我的地位卑下，难以开口。这其实是丞相您的事，你为什么不进谏言呢？”

李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皇上处在深宫，我想谒见他都没有机会，还谈什么进谏言？”

赵高一听，忙说：“这还不好办？等到皇上有空暇时，我来通知您。”

赵高见李斯已上了自己的圈套，有说不出的高兴。于是，赵高专门等到秦二世正在举行宴乐，娇妻宫女们簇拥在前，狂欢乱舞，秦二世玩得正在兴头上时，派人告诉李斯说，可以向皇帝启禀国事了。

李斯进去，见到秦二世正在寻欢作乐，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十分为难。而秦二世也因李斯来得不是时候，而显得十分难堪，认为李斯是在故意捣蛋。一次倒也罢了，一连几次都是这样，使得秦二世不禁龙颜大怒。

赵高见秦二世对李斯正在火头上，又趁机大进谗言，火上加油，说李斯如何有怨恨皇上之心，又如何想谋反等等。使得李斯在秦二世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最后，再加上赵高有意构陷，秦二世竟下令将李斯关进监狱，后又将李斯诛灭三族。

像赵高这种施坏水，让对方去拂帝王之“逆鳞”的人，唐代的李林甫要算其中之一。

李林甫任宰相时，与宰相李适之不和，就设法让李适之自找倒霉。

有一次，他对李适之说：“我听说华山有金矿可采。如果将其开采了，就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可惜皇上还不知道这件事。”

李适之说：“那我们找个机会跟皇上说说吧。”

李林甫说：“还是你去比较合适，因为你是专门负责这一项工作的。”

李适之见到唐玄宗后，就提到了有关华山金矿一事。

唐玄宗知道后，就向李林甫问起此事。李林甫赶紧抓住时机对玄宗说：“我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只是因为华山是陛下您的本命王气所在地，不宜进行开凿呀！所以，我就不敢向你提这件事。”

唐玄宗一听，忙说：“还是爱卿想得周到。”

从此，唐玄宗两相比较，就更加觉得李林甫是真正爱护皇上的。而逐渐开始疏远李适之，直至终于罢了他的相职。

传说，龙的下颌有逆鳞，如果有人去拂龙的逆鳞，那龙就会发怒，将人杀死吃掉。赵高、李林甫正是利用施坏水的方法，让别人有意去触怒君王，直至丧命遭厄运。

以人为的

西汉初年，匈奴头曼单于的太子冒顿企图杀父自立，就设下一条毒计，暗中进行实施。

冒顿常常和自己的部下一起练习骑射，并立下了一条军令：“凡是我射的目标，你们一定要跟着我射，不从命者斩首。”

有一天，大家正在练习原地射箭，冒顿突然将自己的马暗中放跑，只见那匹脱了缰绳的马在前面欢快地奔跑着，冒顿突然手起箭发，一箭射中了自己心爱的战马。于此同时，他还大喊一声，“射马！”只见万箭齐向那匹马射去，刹那间，那匹战马立地毙命。冒顿看见有两个骑兵愣在那里，没有向马射箭，就下令立即将这两个骑兵杀死。并再次重申：“谁若不听我的指挥，不随我射箭，这两个人就是最好的镜子！”吓得那些部下整天看冒顿一个眼色，一个手势来行事。

这天，冒顿正领着部下在校猎场上骑射，一片杀气腾腾，人叫马嘶。这时，冒顿的爱妻闲着没事，也来到了校猎场地观看夫君的高超骑射技艺。只听冒顿一声“射人！”刹那间，万箭齐发，冒顿平时十分怜爱的美丽妻子倒在了血泊之中。这一次，没有一个骑兵不踊跃参加。冒顿满意地笑了。

冒顿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将他的部队训练到了唯他的马首是瞻的程度。在一次外出打猎时，冒顿请父王头曼单于共同出猎，头曼不知是计，就备马出发了。在围猎时，冒顿趁头曼单于不备，一箭射去，顿时，他的部下也万箭齐发。老单于连吱都没吱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冒顿从此接过了头曼单于的位子，当上了头领，史称冒顿单于。

过河拆桥

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曾有一次大败，而刘邦本人也被项羽的一个部将丁公追迫甚窘。后经多方求劝通融，丁公竟然将刘邦私下放走了。

楚汉战争的结果是项羽被刘邦打败，刘邦建立了帝王政权。此时，丁公也变得走投无路了，他就大着胆子去找刘邦，想通过叙叙旧情来打动刘邦，好为自己讨一点封赏。

刘邦生性狡诈，更是怕别人揭他的短。现在，丁公冒冒失失地来拜访他，顿时使他回想起当年败在丁公手下的惨相，不免旧仇复发，怒火中烧，想不到当年的对头今天倒送上门来了，立即命令，将丁公斩首示众。丁公自己送进老虎口，真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了。

刘邦在下令杀了丁公后，对众位大臣说：“丁公身为项王的大将，却对项王不忠。他没有追杀我，因而最终使项王失去了天下。我之所以不服他对我的救命之恩，正是为了让当臣子的今后不要学丁公的样子。”说着，眼睛又向四周扫了扫。

众大臣听了，知道刘邦话外有话，也都默不作声。

像刘邦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在后世也常常可以见到。

元惠宗至正年间，广东的王成、陈仲玉二人共同作乱，朝野为之震惊。这时，东莞人何真向江西行省请纓，带领义兵，很快就擒拿住了陈仲玉，将其献给了行省。而王成却修筑了鹿砦，工事坚固，一直独守着，与何真的军队展开一场又一场激战。何真将王成的防御工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过了很久，也无法攻克取胜。于是，何真就悬赏十千金捉拿王成。

王成的一个奴仆一听，就见利忘义，觉得发大财的机会来了，就偷偷趁王成熟睡时，将王成捆绑，后又将王成献给了何真。

何真见王成一副狼狈像，就笑着对王成说：“王公为什么要养虎害己呢？”王成听了，十分惭愧，连忙低头认罪。

王成的那个奴仆见人已送到，就请求领赏，何真又如数地给了他。于是同时，何真又派人准备熬汤的大锅，将其安放在转轮车上。王成一见，十分害怕，以为何真要来真格的，要烹煮自己，吓得面如死灰，一点人样都没有了。

而何真呢，却不慌不忙，见一切准备就绪，锅里的水也沸腾起来了，就一声令下，命人将那个王成家的奴仆五花大绑，推到车上，将他像下汤圆似的扔进了开水锅里，将那个奴仆给烹煮了。那奴仆没蹦跳几下，就一命呜呼了。

接着，何真又派数人敲着鼓，推着车，边走边喊：“四方再有敢绑主子者，这就是他的下场。”吓得有些心术不正的人直吐舌头。

何真赏罚分明，施展计谋，在岭南一带很有影响。不久，岭南一带的百姓们也全都归顺了元朝廷。

利用“老字号”

汉高祖刘邦共有8个儿子，依照嫡长子继承制，刘邦已立了结发妻子吕后所生的儿子刘盈为太子。可自从宠妃戚夫人为刘邦又生下个儿子名叫如意后，刘邦封如意为赵王，认为如意聪明机灵，很像刘邦自己，再加上戚夫人的不断的枕头状，刘邦打算废掉太子刘盈，而立如意为太子。

刘邦曾几次将此事提起，但都遭到了周昌等大臣的反对，这废立太子的事也就暂时搁了下来。虽然如此，在太子刘盈和赵王如意之间，刘邦左看右瞧，始终觉得这汉家江山只有传给赵王如意才靠得住，这样，就经常有事没事地要试试太子刘盈的才能。加上刘盈性格懦弱，又体弱多病，这也不能不令刘邦忧心忡忡。说到底，这废立太子一事还是没有完。

吕后对刘邦是再了解不过了，他通过察言观色，亦已察觉出自己生的儿子刘盈前途未卜，所以，就派她的内侄吕泽，去请已经隐居了的张良来出谋划策。

张良本不愿参预皇室之争，无奈吕后老面子违不过去，也就捋捋胡须，对吕后说道：“这是难以用口舌可以争得的胜利。不过，是否可以走另一条路。”

“哪一条路？”吕后急切地问。

张良说：“当今皇上有四个招不来的人。这四个人已经很老了，但学问博大精深，只因皇上待人傲慢无礼，他们四人结伴逃到了商山之中当上了隐士，而不愿作汉朝的臣子。人们称他们为‘商山四皓’。尽管如此，皇上认为这四个人不爱名利，品德高尚，十分欣赏他们。如今，可以让善辩之士拿着太子的亲笔信，用谦卑的言词恳切请他们入宫辅佐太子，这样做，他们肯定会回来的。入宫后，要以贵宾礼遇他们，让他们常常入朝，并设法让皇上见到他们。这对太子是很有利的。”

吕后采纳了张良的意见，就让吕泽怀揣太子信笺，驾着车向商山奔去。吕泽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四位老头。

四位老头被太子情真意切的信内容所打动，又想到太子心地善良，为人宽厚，这都是往日他们亲自所见所闻，于是一改清高面孔，四人一合计，就坐上吕泽的马车，颠颠簸簸地向长安奔去。从此，肩负起了保护和培养太子刘盈的职责。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7年），刘邦率兵平息了黥布之乱，凯旋归来。可就在这次战斗中，刘邦被黥布士卒的流矢射伤，病情日益恶化。这次平叛黥布的战斗，刘邦开始准备让太子刘盈率兵前往，但终因吕后从中作梗，害怕太子有个三长两短，加上刘盈本人的不成器，使刘邦不得不亲自带病披挂上阵。现在，刘邦又伤上加创，越发对太子刘盈不满。他想：只因太子无能，才使老子遭此大难。于是，另立太子的念头又“蹭”地冒了出来。

这一天，刘邦龙体已基本康复，就在宫中摆宴，也让太子刘盈前来侍酒。刘盈带着“商山四皓”一道前来出席酒宴。

席间，太子刘盈亲自为四老斟酒，有意引起众人的注目。只见四位老者，虽年逾八旬，须眉雪白，却依然衣着滞洒，器宇轩昂。刘邦十分诧异，将太子叫到身边问道：“那四位老者是谁？”

四位老者见状，赶快上前拜见皇上，并自报了家门。原来，他们就是“东园公、角（lù）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

刘邦大为吃惊，连忙将四位老者扶起，说：“朕几年来，四处寻找你们，你们却逃避朕，今日为何自动跟吾儿在一起呢？”

这时，东园公回答说：“陛下你轻蔑儒生，喜欢骂人，喜怒无常，我们四人义不受辱，所以逃离尘世，隐居商山之中。”刘邦一听，顿时面露难堪之色，又悄悄地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用（lù）里先生又接着说：“我们听说太子仁义忠厚，礼贤下士。天下有才之士没有不翘首以盼，想为太子效命的。我等虽然愚钝，但愿意用残余之年来侍奉太子。”

四位老汉你一言我一语，把太子大大地赞扬了一番，听了令刘邦也为之感动。刘邦对他们说：“既如此，烦请诸公帮助保护太子到最终吧！”四位老汉向刘邦深深地道了个万福，就带着太子走了。

刘邦目送他们飘然而去的身影，叹息地说：“太子翅膀已硬了，很难再动摇他了。”自这次宴会后，刘邦就再也不提另立太子的事了。

吕后终于依靠“老字号”的威力，为儿子保住了太子地位。刘邦于公元前195年死于长乐宫，不久，太子刘盈即位称帝，称汉孝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

金蝉脱壳

汉惠帝二年十月，齐王刘肥返回朝廷办事，拜见了惠帝刘盈。刘肥长刘盈几岁，两人从小很玩得来，所以，刘盈特意在吕后的住处，设便宴招待刘肥。

孝惠帝刘盈是一个尽管体弱但却知书达礼的人。他觉得刘肥长于自己，尽管与自己不是同母所生，但毕竟是兄长辈、加上又是在母后家饮宴，所以，席间也就不拘君臣之礼，而只讲兄弟之情，一定要让刘肥坐上席。刘肥执意不从，但最后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正当二人喝得痛快，聊得开心之时，吕后也想过来看看。

这一看不打紧，她看到身为皇帝的自己的亲儿子刘盈竟然坐在宴席的下首，陪着刘肥饮酒。吕后不禁大怒，牙齿咬得格格响，认为刘肥有夺权野心。于是，急忙转回身，命人酌两杯毒酒，上前放在刘肥、刘盈面前。

吕后笑容可掬的样子跟着走进来，对刘肥说：“你长时间不在我的身边，不久又要离开京城，今天也不为我举杯祝寿？”

刘肥一听，赶忙下席叩拜，说：“多谢皇后提携，孩儿祝皇后寿比南山。”说着，就举起了酒杯。正在这时，孝惠帝刘盈也随即站了起来，端起太后令人送来的那杯酒，要与刘肥一道为母后祝寿。

吕后见刘盈也端起毒酒，十分惊惶。本以为只要刘肥一人为她祝寿，喝下那杯酒就完事了，想不到刘盈也掺和进来。情况十分危急，也不能犹豫了，吕后顾不了往日的斯文，赶紧走过去夺下了孝惠帝刘盈的酒杯。

这时，吕后的脸色已给吓得面如死灰，十分狼狈。

“母后，您这是……”刘盈不解地问着。

吕后什么话也没说，神思恍惚地走了。

刘肥刚要喝下那杯酒，但酒杯到了嘴边又鬼使神差地停注了。他看到眼前发生的情景，十分惊异。“莫非这酒是……”他再也不敢往下想了，神情麻木地将举在半空中的酒杯又放了下来。他再也不敢饮这杯酒了。看看尴尬地站在一旁发怵的刘盈，刘肥轻声地说：“我已喝酒过量了。”接着，就假装着一摇三晃地离开了宴席。

刘肥有惊无险，回到自己京城的宅地，就暗中请人打听，才知道那是一杯毒酒，吓得几天不敢出门。

刘肥终日恐惧不安，心想，自己的小命肯定要丢在长安了。

看看齐王刘肥身陷吕后掌中，难以走脱，刘肥身边的一个侍臣劝道：“大王，你如果将自己领地上的城阳郡让给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并且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吕后一定高兴。你这样就可以自然解脱困境了。”

刘肥觉得，这倒是个金蝉脱壳之计，于是，就让那位侍臣到吕后那里讲明。吕后一听，果然大喜。还特地置酒到刘肥在京城的宅第举行欢宴。饮罢，才让齐王刘肥回到了原来的封地。

吕后为了替自己的子弟及娘家人谋取高官厚禄，控制刘汉王朝的政权，经常采用这种兵持手段达到目的。

孝惠帝刘盈去世后，在为刘盈发表的那一天，朝中文武大臣齐集。作为母亲，吕后只是在那里干嚎，而没有一滴泪水下来。

吕后死了儿皇帝固然伤心，但她最关心、最感兴趣的是诸吕在朝中的地位。她对以后的前途感到担忧，所以，哪会有心思去为儿子痛哭一场？

张良的儿子张辟疆，此时年仅 15 岁，在宫中担任侍中。他见吕后只是干嚎，就对丞相陈平说：“太后只有孝惠帝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儿子死了，她却哭而不悲，您知道其中的内情吗？”

陈平看了看这个壮实得像一头小牛的后生，问道：“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张辟疆说：“太后没有次子，惠帝一死，他十分畏惧你们这帮大臣，并时刻要设法加害于你们。你现在不如主动向她请求，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让他们领兵驻守在边关要塞。同时，又让诸吕统统入宫从事，成为皇宫正式成员。这一来，太后才会安心，你们这些人也才能免去大祸。”

丞相陈平想不到这个后生考虑问题如此老到，禁不住点了点头，说：“当今之际，也只有先依照你说的去办了。”

吕后听了陈平的话后，果然很是开心。说也怪，这一开心，在以后的哭悼孝惠帝时，吕后的泪水也就多起来了，随着号声，泪水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淌。而陈平他们一帮大臣，也避免了眼前的困境。一年后，吕后开始向全国发号施令，吕氏政权在汉家王朝中飞扬跋扈起来了。

找替罪羊

《圣经·旧约》中讲，以色列人如果犯了罪，应该通过祭司向耶和华赎罪。其方法是，根据犯罪者的身份不同，牵一头牛或羊到祭坛前宰杀燔祭，祭司便可为他赎罪，这头牛或羊就被称为“赎罪祭牲”。因为一般民人犯罪都是用羊来祭祀赎罪，所以，也就有了“替罪羊”的说法。在我国封建官场上，寻找替罪羊成了一种人与人相争的重要谋略。

西汉文帝时，淮南王刘长因密谋勾结闽越、匈奴造反，被汉文帝召到长安后逮捕。经审核，淮南王罪行确凿，当处以弃市极刑。汉文帝接到案件审理结果后，为了显示其统治的宽柔政策，同时，念刘长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就决定将刘长死罪改为削去王爵，发配到四川。汉文帝的本意只是想借此教训一下淮南王，让他有足够的思悔时间，如果刘长能在途中有悔过的表示，这样，可以将刘长重新召回。所以，刘长虽是囚犯，但并没有派真正的差役在后面押解，并且，还允许他携带后宫少女儿十人同行。但这些宫女们很快被刘长赶跑，他不愿意这帮人跟他到“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去受罪。

刘长是一个脾气刚烈、野心勃勃的人，他为自己的造反计划没有能实现而恨恨不已。现在他已是阶下囚、笼中鸟，任人宰割，同时他又觉得汉文帝不处死他而是把他发配到四川，实际上是在有意折磨他，比死还难受。所以，他愤恚绝食，死在车上。

原来，刘长所坐的缙车只是加了封印，沿途官员知道车中押的是皇帝的弟弟，也就不去开封，只是简单地验一下封印，就向下一站发送。当车子到达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时，县令大着胆子启封验看。这一看不打紧，县令发现淮南王早已死在车上，吓得急忙向上级机关汇报。至于刘长何时而死，则不得而知。

汉文帝闻知消息后，龙颜大怒，他害怕这一来，自己要担上个谋杀亲弟弟的罪名，这对他的统治将会造成极大妨碍。为了洗刷自己，汉文帝立即下令，将雍县以前的沿途各县级长官全部杀死弃市，罪名是因为他们不启封送食问候，导致刘长饿死。这帮县吏统统成了汉文帝的替罪羊。

尽管如此，这帮替罪羊也没能减掉汉文帝杀害亲弟弟的恶名，几年后，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三国末年，曹魏政权已大权旁落，司马氏已牢牢地控制政权。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司马师为人阴险狡诈，魏少帝曹芳对其行为强烈不满，便找来心腹李半、张缉、夏侯玄等人商量，要他们帮助自己夺回司马师的兵权。谁知风声走漏，司马师抢先下手，把几个参预谋划的人给杀了。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又逼迫皇太后废了曹芳，另立曹髦为帝。

一些地方官原本就痛恨司马氏，当魏少帝被废后，更是义愤填膺。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镇东将军母（guàn）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乘机率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率兵前去抵御，途中疾病发作，又派人火速进京，把留守在京城司马昭召来，把兵权交给了他。司马师病死于许都，司马昭率兵打败了母丘俭、文钦，这样，司马氏的军权转到了司马昭手中。

司马昭掌权后，在朝中飞扬跋扈，比司马懿、司马师更专横，当时就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说法，他一心想代曹魏政权而立。

魏帝曹髦再也忍受不了司马昭的专横，决心不当空头皇帝，要同司马昭进行抗争。一天，他召来尚书王径、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愤愤地对他们说：“司马昭篡夺帝位的野心已经无人不晓，我也不能坐以待毙！我希望你们能鼎力帮助我，誓死从司马昭手中夺回政权！”

谁知王沈、王业早已不把曹髦这个傀儡皇帝放在眼里，不但不帮忙，反而把消息通报给了司马昭。司马昭忙派亲信贾充领兵作好准备。

曹髦见事已败露，决心来个鱼死网破，亲自率领宫中的禁卫军和侍从太监等，前往攻打司马昭相府。他手持宝剑，站在车上高声喊道：“天子亲征有罪之人，谁敢抵抗就杀了他全家！”

贾充率领军队狙击曹髦，听了曹髦的喊声后，鉴于曹髦的“天子”空名，贾充还是暂停了下来。这时，骑督成的弟弟成济问贾充：“事情不妙，你看怎么办？”

贾充大声喊到：“自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正是为了对付现在这种局面。今天的事该怎么办，那还用问吗？”

成济听罢，挥戈上马，直冲过去。曹髦的“乌合之众”给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怔住了，一时不知所措。说时迟，那时快，成济手持长矛猛向曹髦刺去。曹髦没量到这小子果然真的下手，招架不及，矛头已从前胸刺进，又从后背透出，跌下车来。可怜一代帝王，刹那间就魂归西土了，整个宫廷军队顿时作鸟兽散。

事发后，司马昭不免有些害怕，他一面装出悲痛欲绝的样子，为曹髦料理后事；一面召集大臣们商议如何平息众怨。尚书仆射陈泰提议：“现在，只有杀了贾充，才可稍慰天下人心。”司马昭沉吟半晌，觉得贾充是自己可靠的亲信，日后还有大用，于是，让陈泰处罚一个次一等的人。陈泰顶了一句：“只有处罚更高一等的人，没有再次一等的人了。”最后，把成济的兄弟作为大逆不道的首犯给诛灭九族，以此等“替罪羊”来平息民愤。随后，司马昭另立年方十五的曹奂为魏帝，继续进行窃国大盗的勾当。

唐高宗李治是一个性格懦弱的国君，武则天对此十分了解。在没有得势的时候，武则天对李治可以说是百依百顺。当形势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后，唐高宗事事都要受治于武则天，高宗对此十分不安。决心寻机会整治一下武则天。

不久，太监王伏胜告发宫中有入行“厌胜之术”。高宗听后，认为这是整治武则天的极好机会。高宗密召大臣商量，上官仪大胆提出：“皇上如不及早废黜武后，日后诸事恐更加难办！”高宗一听，说道：“爱卿之言正合朕意”，即刻命上官仪起草诏令。

谁知消息很快走漏了出去，武则天立即到高宗面前撒娇耍赖，又是哭又是闹的，晚上又下足媚劲侍候高宗。李治在武后的软硬兼施下，很快取消了原先的念头，武后顿时破涕为笑，多云转晴。

性格懦弱的李治又害怕武则天心存怨恨，便又讨好地说：“我本来是没有这个念头的，都是上官仪这厮伙出的馊主意。”

武则天不听则已，一听就怒火中烧，暗暗咬牙切齿，要找上官仪算帐。

从那一天起，武则天就开始唆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有谋逆罪行，这样，不仅处罚了上官仪，还很快处置了一大批与上官仪关系密切的大臣。在这场“倒武”运动中，上官仪等人成了道道地地的替罪羊。

唐玄宗时，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在朝廷中也十分有权势，有一大批高

级党羽尾随其后，对唐玄宗，起着极大的制肘作用。由于唐玄宗此时还羽毛未丰，一时也拿太平公主没办法。

过了一度时期，唐玄宗的亲信、宰相刘幽求同羽林军头目张 𠄎密谋，要用羽林军来诛杀这批政敌。谋划已定，他们将整个行动计划向玄宗作了汇报，玄宗很快同意了他们的计划。

谁知张 𠄎沉不住气，计划刚刚定好，就得意忘形起来，过早地把消息泄露了出去，引得满朝文武大臣人心惶惶。

唐玄宗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大为惊恐，叫苦不迭，想不到张 𠄎这帮人这么不能成事。此事搞不好，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帝王位置，因为太平公主很有可能利用这件事把他搞下去。于是，为了笼住人心，迷惑太平公主，唐玄宗反咬一口，揭发刘幽求等人离间骨肉，扰乱朝政，把刘幽求、张 𠄎等人下了大狱。唐玄宗终于用“替罪羊”为自己解脱了政治危机。

曹操在有一次领兵打仗的行军途中，军粮遇到了严重危机，如果让士兵知道，那就要影响整个部队的战斗情绪，造成人心涣散。曹操就将管理粮食的军吏召来，问他有什么解决办法。那个军吏说：“可以用小斛来分粮，估计这样，可克服眼前难关。”曹操说，“这个主意好！”就让那个军吏付诸实施了。这一秘密很快被将士们发现了，军营中议论纷纷，纷纷指责曹操在有意欺骗将士，刻扣军饷。本以为可以稳定部队情绪的，谁知这一来更加坏事。曹操为了推脱罪责，安抚军心，就对这位负责粮食的军吏说：“借你一只头颅，以压众人之心。”下令将军吏斩首。且将军吏的首级挂在营中，进行示众，旁边还写有六个大字：“行小斛，盗官谷”。这一来，军心遂安定下来。可怜这个管粮食的军吏，成了道道地地的替罪羊。

使对方难堪

西汉时，中郎将袁盎为人慷慨而识大体，但却常遭小人谗言。其中宦官赵谈因受皇上宠信，而常加害于袁盎。袁盎为此十分忧虑。

袁盎的哥哥袁子种做常侍骑一职，他对袁盎说：“下次你见到他和皇上在一起时，可当众污辱他，把他猛克一顿。以后，他虽然讨厌你，乃致于还在继续说你坏话，但皇上却会不再信任他了。”袁盎觉得对待这种谗佞小人，以此种方法治一治也许有用。于是，就等待着机会。

一次，汉景帝到东宫去，宦官赵谈侍奉皇上乘车。袁盎见状，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去，伏在皇舆之上，对景帝说：“臣听说能够与陛下共同乘车的都是一些英雄豪杰。现在，我们汉朝虽然缺乏盖世英雄，但陛下怎么单单同被阉割的人一同乘车呢！”

汉景帝听了，微微一笑，立即把赵谈赶下车。赵谈被袁盎一顿狗血喷头之后，哭泣着下了皇帝的车。

自此以后，赵谈再也不敢在皇上面前加害袁盎了，并且一见到袁盎，就像老鼠见了猫，唯恐躲闪不及。

东晋时，大将王敦任命温峤为丹阳令尹，于是，就准备了酒菜为温峤饯行。

温峤害怕他离开后，铠曹参军钱凤会在王敦面前说他的坏话，心想，总得在临走前治一治这个伙。酒席间，大家畅叙饮啜不已。为了表示谢意，温峤就出席，举着酒杯到各人面前碰杯答谢。

当温峤举杯要到钱凤席位时，故意显得有点酒喝过量的样子，他一眼瞧见钱凤还没有饮酒，便假装酒碎了，用手击打钱凤，并且一下子打落了钱凤的头巾，嘴里还厉声斥道：“你钱凤——是什么——东西？我温太真行酒，你竟敢——不饮！”说着，又要动手去扯钱凤的衣领。被众人拦住了。

钱凤当众被别人打落头巾，显得十分难堪。王敦见了，说温峤（字太真）是酒喝多了，便用好言劝慰钱凤，让他别跟醉汉见怪。钱凤也只好先吞下这口闷气。

第二天，钱凤对王敦说：“温峤与朝廷的关系密切，不要随便相信他，应多加考虑。”此时，王敦正准备谋反朝廷，所以，钱凤提醒他。

王敦听了钱凤的话，以为钱凤又在记别人的仇而故意说别人的不是，就对钱凤说：“太真昨天是醉了，所以对你无礼。但你怎能因此就诬告他呢？”钱凤只好悻悻而去。

温峤顺利返回京都，把王敦谋反的阴谋报告给了皇帝。

东魏时，平远将军尔朱兆因为六镇屡次反叛，讨伐起来没完没了，就向高欢问计。高欢说：“应该选君王的心腹私将统帅部队。如果对方再来侵犯，就向统帅问罪。”

尔朱兆说：“这个主意不错。但您看谁能担任此统帅呢？”这时，侍中贺拔允刚好在场，劝尔朱兆任用高欢为统帅。高欢一听，挥拳击打贺拔允，打掉了他一颗牙齿，说：“我辈应听从上边的处置，自己的职份只是一名鹰犬。现在，天下安置在于召王如何考虑，而贺拔允竟敢诬上罔下，自作主张。”

贺拔允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哑口无言，而尔朱兆却认为高欢很诚恳，就委任他为统帅。

高欢以为尔朱兆是喝醉了酒才委任他的，唯恐尔朱兆醒后反悔，于是，

就自己宣布已受委托统帅州镇之兵士。而且连忙将军队集中到汾水之东进行训练。

军士们平素就喜欢亲近高欢，听到高欢的命令后，没有不到的。后来，高欢领兵讨伐了叛军，占领了冀州。

后来，尔朱兆谋反攻洛阳，将东魏孝庄帝拘系，杀害诸皇子，奸污妃嫔，纵兵掳掠，后又将庄帝害死。自加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刺史，高欢见尔朱兆如此猖狂，就率兵攻打尔朱兆。尔朱兆兵败后，自缢而亡。高欢被封为渤海王。拥拉孝武帝，高欢自己当上了丞相。

南唐张易在歙（shè）州做通州时，刺史宋匡业常常酗酒欺凌别人，甚至于借酒杀人，但没人敢去惹他。

一次，张易去赴宋匡业的宴会时，事先故意喝醉。宴席刚开始行酒，张易就借机寻找宋匡业一个小过失而大发脾气。他先是用劲摔酒杯，推翻桌子，挥着衣襟，大喊大叫。接着，又厉声责骂宋匡业，一件件地数他罪过。

宋匡业顿时愕然，面露难堪之色，只是不敢去接话茬。只是说：“通判喝醉酒使性，简直势不可当啊！”张易正气凛然地责骂不休，然后拂袖而去。宋匡业巴不得这伙快点走，所以，立即派人搀扶他上马。

从此后，宋匡业见到张易就更加畏敬，再也不敢耍酒疯了。郡中的风气也有了好转。

火上浇油

汉景帝的皇后由于未生男孩，皇后地位就下降了，几乎成了普通人。这一来，由谁来代替她而成为皇后，已成了当时后宫的热门话题。

在后宫宠姬中，栗姬先生下了一个男孩。按皇系规矩，这个长男应就是皇太子，他的生母栗姬也应顺理成章地是皇后。

但由于栗姬平时为人嫉妒心特别强，宫中人普遍对她没有好的印象。景帝了解这一点后，有时也就有意地在疏远她。而栗姬对此一点也没有觉察，总以为自己生了个男孩，为皇帝做出了重大贡献，就可以在宫中得意忘形了。乃致于有时连皇帝的话也可以不听。有一次，汉景帝委托她将来能在宫中多多照应其他妃姬所生诸子。栗姬认为这是皇帝在贬低自己，竟然同皇帝顶了起来，弄得汉景帝十分生气。只因她是皇太子的生母，不便把她随便轰出宫。但从此后，汉景帝确也真的不喜欢这个栗姬了。

王夫人自栗姬生了男孩后，心里就十分害怕自己失宠。尽管她又生了个儿子，但比栗姬要晚，所以，就窥视着栗姬的一举一动，想法子要挤垮对方。当她掌握了皇帝对栗姬的不满后，觉得这倒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就悄悄对景帝身边的一个大臣说：“皇后的位子空着总不是事。我想去劝劝皇帝，让太子的生母栗姬当皇后，你觉得如何？”

王夫人没说半句与栗姬不利的话，使这位大臣深受感动，觉得王夫人不询私情，实在可敬，就爽快地说：“我不如先替你在皇帝面前说说吧。”王夫人见这位侍臣有点想抢头功的样子，也就顺口答说：“那当然太好了。”事实上，这正是她所希望的。

那位臣子对景帝进言道：“太子的母亲栗姬不应该再和一般夫人们平起平座了。臣以为宜立为皇后。”

汉景帝一听，吃惊地问：“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景帝正在考虑如何把栗姬赶出宫门，想不到竟然有人提出让她当皇后。他觉得这肯定是栗姬的主意，“栗姬也未免太过份了！”一想到这，汉景帝龙颜大怒，将那位大臣打入牢房。跟着，又将太子给废了，要重立太子。

栗姬见儿子被废，自己又得不到皇帝的宠信，不久便忧郁恚恨而死。

在这期间，王夫人表现特别好，经常将自己的儿子刘彻带到皇帝面前，让皇帝开心。同时，又不断地说栗姬以及太子的不是，当太子被废、栗姬饮恨而亡后，王夫人很快升为皇后，而他的儿子刘彻被立为太子，他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王夫人鼓动让栗姬升为皇后，以此来火上浇油，进一步激怒皇帝。最后，终于达到了自己当皇后的目的。

以荒唐对荒唐

汉武帝为了能长生不老，特别喜欢听方术之士的话，一会儿炼仙丹，一会儿又派人去到东海中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闹得乌烟瘴气。

一天，东方朔向汉武帝进言说：“皇上，你让那些方士们寻找的只是人世间自然界中的药，这些药物是不能使人长生不老的，只有天上的药才能使人长生不老。”汉武帝一听，也来了精神，忙问：“怎样才能上天取药呢？”东方朔说：“我可以上天帮皇上取药。”

汉武帝已经听出来，东方朔是在说假话骗他，但还是一再追问，想让东方朔把话说绝，然后命令他上天取药，说：“既然你有这等能耐，朕就委派你上天去取药，若有差错，可别怪朕不客气。”

东方朔一听，毫不迟疑地向汉武帝告辞，还说了声：“请陛下放心好了。”但当他刚走出殿堂大门，又立即返回来，对汉武帝说：“我现在上天，好像是在说假话。望皇上能派一人与我同行，以便证实我的真伪。”

汉武帝就派一名方士与东方朔同行，并约定三十天后返回。

东方朔出了皇宫，每天只顾到各王侯家去轮流喝酒，期限快要到了，也没有上天取仙药的意思。

随行的方士不断催促他，说再不上天就来不及了。东方朔却说：“神仙鬼怪的事情很难预言，不久就要有神仙来接我了。”所以，他每天晚上都要对着苍天作一番祷告，并常说一些别人也听不懂的语言，好像是在同天神对话。

有一天，那位方士白天一直在睡大觉，东方朔突然前去弄醒他，说：“怎么搞的，我喊你好半天你都不应，天神只好将我一人带上天，现在，我刚从天上回来。”

那位方士听了，吃惊不小，急忙将此事报告给了汉武帝，东方朔也一道去向皇上交差。

汉武帝早已知道东方朔整天在这个王侯家吃吃，在那个王侯家喝喝，根本没有上天，也根本不可能上天，分明是在有意欺骗皇上。本应以欺君之罪问斩，念其多年尾随前后，也就立即下令，将东方朔投进大牢。

东方朔听皇上要将他打进牢房，就一边哭一边说：“想不到我东方朔好心侍候皇上，竟然在顷刻之间几乎要死两次。”

汉武帝一听这话，也好生奇怪，厉声问道：

“此话怎么讲？”

东方朔抹了抹眼泪，挺正儿八经地样子回答说：“玉皇大帝问我天底下的老百姓靠什么穿衣服，我说：‘靠虫子’。玉皇大帝又问：‘虫子像什么？’我回答说：‘虫子嘴毛乎乎的像马，颜色黄乎乎的像虎’。天神大怒，认为我在说假话，便派使臣到人间探问。使臣口来报告玉皇大帝说：‘人间有这种虫子，名子叫蚕’。于是天神放了我。如今您如果认为我是在欺骗您，希望能派人上天查问。”

汉武帝如同听天书一般，十分吃惊，又气又恼地对东方朔说：“好，齐人果然狡诈，你原来是想让我不再重用方士呀！”最后，免去了东方朔的罪行，同时也罢掉朝廷诸方士，不再信那一套了。

以毒攻毒

汉代长安城中，有一度时期盗贼很多，百姓们深受其害。

张敞做长安令时，召集长安父老进行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盗贼活动情况。原来，长安市中有一批盗贼集团的总头目数人。平时行动起居都很温良忠厚，谦逊和蔼。每当外出，后面总会有许多骑马的人跟随着。而里巷间里的人们还都以为他们是有德行的长者。

张敞在摸清了这些人的底细后，就派人去把他们召入府中。

这帮人见被张敞召见，知道大事不好，只好认了罪。张敞严厉地责问他们后，接着对他们说：“现在，我鉴于你们的认罪态度，先赦免你们的罪行，权给你们记一笔帐。你们平时盗窃来的财物一律封动，不许再使用！能不能做到？”

那帮人叩头致谢张敞的不死之恩。

“现在，还有一件事。你们必须办好！”张敞接着又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后，立即将你们手下的人统统带来伏罪。否则，将新老帐一起算。”

那帮人露出了为难之色，其中有一个人说道：“现在如果强行召小偷到官府来，恐怕他们惊觉，打草惊蛇。我们愿意先到官府做事，然后再想合适的办法把他们骗来。”张敞也就同意了小偷头目的提议。

张敞大胆地起用这帮人为小官吏，并注意对他们进行开化教育。引他们走上正路。在他们归休的日子里，张敞让他们回家设酒宴招待手下的小偷们。

小偷们知道自己的头目现在又当了政府官员，高兴极了，谁不来巴结祝贺？结果小偷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这时，几个头目就染红小偷们的衣袖以作记号。

狱吏们坐在里门看着出来的人，只要见到衣袖被染红的，就抓起来以小偷论处。十来天时间，就抓到了几百名小偷。对他们进行了严刑审问治罪。

这一着十分灵验，长安城内盗贼几乎绝迹。人们为张敞以毒攻毒的高明计策而拍手称好。

周文帝宇文泰时，韩襄做北雍州刺史。之前，州中多盗贼危害百姓。百姓们叫苦不迭。

韩襄到任后，秘密查访盗贼的身份，结果发现这帮盗贼都是州中富豪人家子弟。韩襄表面上装着不知道，对这些人厚加礼遇，并对他们说：“我这个人，是书生刺史，哪知道管理盗贼？幸亏可以靠大家来共同分担我的忧虑。”于是，他把州中的亡命徒召集起来，让他们担任捕盗的首领。并给他们划分管理地界，分头负责捕盗工作。并重申：“如果有盗贼作案而捕获不到，就以故意放走盗贼论处。”

这一来，那些被任命为捕盗首领的亡命之徒们都害怕起来，深感这顶乌纱帽的份量。于是，就纷纷检举，列出每次作案犯法人的名单。

韩襄将写有这些盗贼姓名的簿子收藏好，然后在州门上张贴榜文说，“凡是干过盗贼勾当的赶快前来自首。月底不来自者，过期作杀头处理，并将他的妻子儿女赏给先来自首的人。”

榜文贴出后，不出十天，盗贼们都纷纷前来自首了。韩襄取出先前的名册加以对照，发现丝毫不差，也就一概赦免了他们的罪过，允许他们改过自新。

从此，北雍州窃案已很少发生，出现了一派清平气象。

真真假假

汉元帝时，宦官石显当上了中书令。由于他一向专权弄势，为非作歹，得罪了朝廷中一大批人，他自知有把柄在别人手中，就作贼心虚，生怕有一天皇上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将他废黜。于是，他一面常常竭力向汉元帝表白忠心，一面又在耍弄真真假假一套骗人把戏。

石显曾被汉元帝差遣到各官府中去征集财物。他先向皇上禀告说：“我怕深夜回来时宫门已经关闭，请皇上下令到时请管宫门的官员为我开门。”皇帝同意了。

石显故意在深夜回来，然后口称有皇帝的诏令让管宫门的官吏为他开门进宫。闹得守宫门的人十分不愉快。

第二天早朝时，果然有人向皇帝上书，告石显假造君命开了宫门。

汉元帝收到这封上书后笑着给石显看。石显顿时像个小孩子受了委屈一样，掉着眼泪说：“陛下您过分地错爱我这个小臣，众下属官员都因此而嫉妒我，想陷害我。”

汉元帝又好言安慰了一番。自此后，汉元帝推断，可能是有人在故意陷害石显，也就越来越宠信石显了。

借天杀人

在天象中，火星在天空中运行时，是没有确定的轨道的，它忽东忽西，令人迷惑，所以，古人把火星又称为“荧惑”。在天人合一原始宇宙观指导下，人们总是将天上的星象与地上的分野相对应，通过观察星象，就可以得出与此相对应的地上某一分野的吉凶祸福。在二十八宿中，心宿和房宿均被古代星相家们称为“天王布政宫”，在古人看来，如果“荧惑”停留在天王施政的心宿或房宿，那将是非常不吉利的。这种对自然现象带有巫风色彩的解释，在封建统治时期，却被常常用来作为一种诛杀异己的合理借口。

西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天空中出现了“荧惑守心”的星象，成帝惊悸，认为这一定是身边的大臣对自己不忠才造成的，而对老天爷的“惩罚”，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却在暗中搜寻朝廷中近年来与己政见不合者，想借这一“自然事件”打击异己。最后，他将目标搜索的指针定在了丞相翟方进身上。

翟方进自从任丞相以来，一直勤勤恳恳为刘汉王朝卖命，只因他为人耿直，敢于直面对皇上谏诤，常使皇帝下不了台，所以，气度不大的汉成帝一直对他恼火。“荧惑守心”星象发生后，汉成帝把翟方进召来，责备他不修政事，以权作奸，因而使该死的“荧惑”出现在心宿。语言中已露出让他自杀的话锋。翟方进是个明白人，他当然知道如果出现“荧惑”星象，只要被皇帝召去，以此作为教训的话题，那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当天就在家中自尽了。

翟方进自杀后，汉成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其礼遇已超过了常人。想以此来向国人证明，自己的政绩不佳，完全是由翟方进造成的，现在，老天已惩罚了翟方进。

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石虎的太子石宣大兴土木，修造自己的宫殿，曾驱使数万名劳力去采伐本材。弄得百姓鸡犬不宁，怨声载道。领军王郎将此事报告给了皇帝石虎，希望他能阻止太子的这一行动。石虎立即将石宣召来，责问他有没有背着自已，大搞劳民伤财的事，石宣只好如实说了出来。石虎大发雷霆：“现在，朝廷上下都在议论纷纷，有人已将状子告到我这里来了。你还不思改过？”

石宣被皇帝老子一顿训斥后，急忙回去将工程相应缩小规模，草草完工。事后，他已得知，在皇帝面前告他状的人就是王郎，所以，怀恨在心，要对王郎进行报复。

建武十年（公元344年），老天给石宣送来了一个机会：当时天空中出现了“荧惑守心”星象，石宣决定借天杀人，除掉王郎。

石宣用重金去买通负责观察星象的太史令赵揽，让他向皇帝石虎进言，就说要想化解这一天灾，必须以王姓的贵臣来“当之”。

这天，赵揽求见石虎，石虎正为这“荧惑守心”天灾发愁，一听赵揽求见，就连忙宣进。赵揽对石虎说：“‘荧惑守心’星象不幸降临，皇上也不必过度忧虑。依微臣的观察分析，这一灾象完全可以化解。”

石虎顿时精神为之一爽，说：“请问太史，该如何化解是好？”

赵揽说：“在百姓当中，唯有‘王’姓最具气势。‘王’字的三横代表着天、地、人，古时人造字时，认为只有能将天、地、人三者贯通的人，才可称为‘王’。所以，要化解这一次的不详星相，只要用本朝中姓王的贵臣

来当之即可。”

石虎听赵揽分析得头头是道，忙问：“本朝王姓贵臣甚多，先生看哪一位最适宜？”

“王郎，”赵揽脱口而出，“在朝廷中，目前王姓人执掌权力最大者，莫过于王郎。”

“让我想想。”石虎万万没有想到要处罚王郎，因为王郎治政有方，对国家有大用处，舍不得为此而杀了一个重臣。忙对赵揽说：“先生看还有没有可以代替王郎的人？王郎对本朝太有大用场了，他治政有方，朕委实不忍杀了他。还是请先生举一名次一点的姓王的人吧。”

赵揽转动了一下眼珠，立刻想到朝中还有一个曾诤议过自己的人，那就是中书监王波。何不趁此机会除了这个瞧不起自己的人？赵揽主意已定，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那就用中书监王波代替吧！”石虎说：“这人行。”

王郎命大，保全了一条性命。而王波却不明不白地被皇上赐死，成了替死鬼。

利用把柄

汉代的朱博本是一介武将出生，后来调任左冯翊地方文官，利用一些巧妙的手段，制伏了地方上的恶势力，被人们传为美谈。

在长陵一带，有个大户人家出身的名叫尚方禁的人，年轻时曾强奸别人家的妻子，被人家用刀砍伤了面颊。如此恶棍，本应重重惩治，只因他大大地贿赂了官府的功曹，而没有被革职查办，最后还被调升为守尉。

朱博上任后，有人向他告发了此事，朱博觉得太岂有此理了！就找了个借口召见尚方禁。尚方禁见新任长官突然召见，心中七上八下没个底，也只好硬着头皮来见朱博。朱博仔细看尚方禁的脸，果然发现有瘢痕。朱博就将左右退开，假装十分关心的样子问尚方禁：“你这脸上的伤痕是怎么搞的呀？”

尚方禁作贼心虚，知道朱博已经了解了他的情况，心想这下肯定完蛋了。就像小鸡啄米似的接连给朱博叩头，嘴里不停他说道：“小人有罪，小人有罪。”

“既然知道自己有罪，那就原原本本地给我讲来！”

“是，是。”尚方禁如实他讲了事情的经过。朱博将自己听到的与之相比较，觉得大致差不离。他用两眼严厉地逼着尚方禁，吓得尚方禁头也不敢抬，只是一个劲地哀求道：“请大人恕罪，小人今后再也不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了。”

“哈哈……”朱博突然大笑道：“男子汉大丈夫，本是难免会发生这种事体的。本官想为你雪耻，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你能自己效力吗？”

尚方禁开始被朱博的笑声吓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心想这下要倒大霉了。但听着听着，终于缓过气来。朱博刚说完，他又是“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小人万死不辞，一定为大人效劳！”

于是，朱博又用好言安慰了一番，命令尚方禁不得向任何人泄露今天的谈话情况，要他有机会就记录一些其他官员的言论，及时向朱博报告。尚方禁已经俨然成了朱博的亲信、耳目了。

自从被朱博宽释重用之后，尚方禁对朱博的大恩大德时刻铭记在心，所以，干起事来特别卖命，不久，就破获了许多起盗窃、抢奸等犯罪活动，工作十分见成效，使地方治安情况大为改观。朱博遂提升他为连守县县令。

又过了相当一段时期，朱博突然传令召见那个当年受了尚方禁贿赂的功曹，对他进行了独自的严厉训斥，并拿出纸和笔，要那位功曹把自己受贿的一个钱以上的事通通全部写下来，不能有丝毫隐瞒。”

那位功曹早已吓得筛糠一般，只好提起了笔，准备写下自己的斑斑劣迹。

“记住！如果有半句欺骗的话，当心你的脑袋搬家！”朱博又大吼了一声。

这一声不打紧，只听“扑”的一声，毛笔从那位功曹的手中滑落了下来。那位功曹早已知道朱博办事，说到做到，是一位不好惹的上司。连忙躬腰一边捡笔，一边说：“小人一定依照大人指示，如实坦白。”

由于朱博早已从尚方禁那里知道了这位功曹贪污受贿，为奸为贼的事，所以，看了功曹写的交待材料，觉得大致不差，就对他说：“你先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听候裁决。从今后，一定要改过自新，不许再胡作非为！”说完，就拔出刀来。

那功曹一见朱博要拔刀，吓得两腿一软，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嘴里不住地喊：“大人烧命！大人饶命！”

只见朱博将刀晃了一下，一把抓起那位功曹写下的罪状材料，三两下，将其裁成纸屑，扔到纸篓里去了。

“我的妈哟！”那位功曹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以为刀已到了脖子上。一看这种情景，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还伸手朝自己的脖子上摸了一下：脑袋瓜果然还在！

“你出去吧！还是继续去当功曹。”那位功曹如获大赦，一步一拜地退了出去。

自此后，那位功曹终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工作起来尽心尽责，不敢有丝毫懈怠。

朱博还是继续重用那位功曹。

欺世盗名

汉代阳羨人许武，被举为孝廉，做了大官。可是，他的两个弟弟许晏、许普还没有显达，许武就想法子也让他们成名，以便也弄个大官当当。

有一天，许武对他的两个弟弟说：“自古只有万年的父母，没有千年的弟兄。兄弟之间，依照礼的规定，总是要分家另起炉灶的。请让我同你们分家吧！这样对你们将来声誉的提高会大有好处。”两个弟弟岂有不赞成之理？

于是，许武就把全部祖宗留下的财产分成三份，许武自己要的全是良田大舍和能干的奴婢，而把贫脊的土地和能力差的奴婢都给了两个弟弟。由于许武之前已同两个弟弟商量好了，说明了他的意图，所以，两个弟弟巴不得许武多分点过去。这个家就这样分得和和气气，十分快当。

这一来，乡里人都赞颂许武两个弟弟有谦让孝悌的品德，而咒骂许武为贪婪之徒，许晏、许普竟因此而出了名，后来又都做了官。

过了一些日子，许武特地将家族亲友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我这个做哥哥的不好，盗窃了好的名声，得到了官位。两个弟弟长大了，没有得到功名利禄，所以，我先前才要求那样分家。我自找被别人讽刺咒骂，只是为了能使两个弟弟换取好名声，给他们提供进身的机会。现在，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们进行第二次分家，兄弟三人平均分配田产。”于是，许武把自己多占的好的部分都交还给了两个弟弟。许氏三雄共演了一出欺世盗名的丑剧。

告天代疾

周王朝刚刚建立不久，周武王却患上了重病，周公姬旦（武王弟弟）为此十分不安。为了使武王早日康复，周公在暗中向苍天祈祷，要求自己来代替武王承受病灾，以保证武王身体健康，治理好国家。后来，周公的这篇祈祷文被收进了当时的皇家档案库，也只有少数人知晓。武王去世后，周公不负武王重托，竭尽全力，辅佐幼主成王，乃至于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使年轻的周王朝逐渐走向强盛。周公去世后，有一天，天空中忽然狂风暴雨大作，成王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老天爷要发这么大的肝火。于是，连忙命大臣去查档案库的记录，结果发现了当年周公为武王消灾的那份文件。成王大为感动，立即举行了隆重集典，祭祀周公。说也真怪，风暴雷雨顿时平息了。

当历史进入西汉末年，王莽出于篡权野心，又借周公当年之本事，别有用心地上演了一场为皇帝“告天代疾”的丑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汉哀帝刘欣死后，刘欣的祖母、太皇太后王政君立即控制了政权；王政君招回侄儿王莽，任他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司马、领尚书事。由于刘欣无子，依照皇族规定、汉元帝刘濬的孙子中山王刘濬人继皇位。这就是汉平帝。

为了防止刘濬的母亲卫氏族人染指军政大权，王莽不顾小皇帝刘濬当时只有9岁，需要亲娘照料，将他们母子隔绝，只授给卫姓家族一些虚荣的地位称号。为了进一步控制皇帝，当汉平帝年仅12岁时，王莽就提出要给皇上娶亲，目的是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皇上。于是，由太皇太后王政君下一道命令，要求全国名门世家的适龄少女到政府部门登记。最后，这些名册又全部上交朝廷到了王莽手中。王莽打开名单一看，不仅应征人数众多，而且他们王氏家族的女子就占了一半。王莽权衡一下，觉得自己女儿获选的希望不大。怎么办？王莽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推说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干，女儿也没有什么出众的容貌，主动要求王政君让自己的女儿退出“竞选”。

王政君明义上是在主持这次选妃活动，实际上一切由王莽在暗中操纵着。当王莽向她提出他的女儿退出“竞选”时，王政君也没有觉察出王莽是在玩弄权术，也就顺水推舟地说：“你女儿退出竞选也行，这样，可以免去世人的许多不必要的议论。”王莽一面感谢大皇太后想的周到，一面心里顿时生出一种怏然若失的感觉，心里真不是滋味。但他坚信自己一定会取胜。

当朝廷传出王莽女儿不参加“竞选”的消息后，王莽系统中那些荣辱与共的亲信们早已受到过王莽的暗示和好处，纷纷上奏朝廷，认为王莽是当今天下对汉王室功勋卓著的人物，如果将他的女儿不立为皇后，天下人哪肯服命！请求大皇太后立王莽的女儿为“天下母”。弄得太皇太后王政君十分为难。

王莽见“群众舆论”已倒向了自己的一边，又及时装出一副无所谓的面孔，到处去“劝说”那些狐朋狗党们，以表现出自己大公无私、不为荣华所动的君子面孔。王莽愈是这样做，收到的效果就愈佳，向大皇太后王政君上疏要求立王莽女儿为后的人就愈多。到最后，这场“选妃”的闹剧最终以王莽女儿入选而落下帷幕。就这样，王莽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皇帝刘 的岳父。刘汉政权已被王莽牢牢地握在了手中。

汉平帝刘 长期受王莽控制，幼小的心灵早已受了重创，长期郁郁寡欢，

对王莽时时露出反感情绪。王莽眼见这个对自己不满的女婿一天天长大成人，政治上也愈来愈成熟，心中十分害怕有朝一日会栽在这个小女婿手中，不免歹念萌生。

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王莽以腊日送椒酒为名，让汉平帝饮下了慢性毒药。汉平帝药性发作，疼痛难熬，震惊朝野。王莽见大功已经告成，就装模作样地演了一遍当年周公“告天代疾”的故事，俨然以现代周公自居。他煞有介事地写了一篇祷文，特意跑到京城郊外的泰畤去举行仪式，然后把文件藏进皇家档案库，还一本正经地告诫政府高级官员，这件事不得声张出去，以便祈祷失效。

王莽这一手真可谓一箭双雕，既巧遮世人耳目，给他赢来了一个“代疾”的显贤之誉，同时，又洗刷了他弑君篡权的嫌疑。这种猫哭老鼠的把戏还没唱完，年仅14岁的汉平帝就呜呼哀哉了。当王莽的女儿为自己年纪轻轻就守寡而痛苦万分时，她的亲生父亲王莽却在那里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结交家奴

宦官张让在东汉桓帝朝时，权力超过朝廷内外的众官员。就连张让的家奴，也见人大三分。巴结他们的人不在少数。

扶风地区的富翁孟陀曾不惜巨财交张让的一个管理家务的总管。那位家奴甚是感激。拿的人家东西多了，那位家奴就有点过意不去了。他问孟陀有什么要求，想在适当的时候为孟陀做点事，以表谢意。

孟陀见狗已喂饱，也就要使唤使唤了。对那位家奴说：“我只是希望你门这些人在关键时候，能向我拜一拜。”

那个家奴忙说：“那还不容易，我们奴才的膝盖专门是为了下跪用的。”说着，就要给孟陀下跪。

孟陀一把拉住他，说：“我不是说现在，而是讲在适当时候。”

当时，朝廷中的高级官员要求拜谒张让的人特别多，他们所乘的车子，经常是把张让的家门前给堵得满满的，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门庭若市。这天，孟陀也驱车前来拜访张让，只见门前的路十分拥挤，前进不得。正在这时，张让家的那位家奴远远看见孟陀来了，马上就带领张让家所有奴仆们到马路上去迎拜孟陀，并为孟陀亲自驾车，引进入门。

在场的宾客们看到这种情景，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都说孟陀已得到张让的厚爱了，马上要升迁了。于是，这些人便又争着去贿赂孟陀。仅 10 来天时间，孟陀便积攒了几万钱财。本钱早已收回，又引来了说不尽的“利息”。

上屋抽梯

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有两个儿子，一名刘琦，一名刘琮。刘表喜欢小儿子刘琮，而不喜欢刘琦。致使刘琦时时有危机之感。

刘琦为了求得自保，就常请诸葛亮帮他出主意，但诸葛亮碍于种种关系，也就经常拒绝搪塞，不给他出谋划策。刘琦面对这位智多星，只有求教的份，那敢有半点怨言？也就只好一次次地陪着笑脸离开诸葛亮。

一天，刘琦又来找诸葛亮，说：“先生，今日天气晴朗，我们到后园去游览观光好吗？”

诸葛亮工作了大半天，也感到疲倦了，正想出去清醒清醒。于是，两人又一前一后来到了后园。

他们同上了后园的一个小楼，一边观赏四周风景，一边饮宴，就在小楼上吃午饭了。

席间，刘琦见酒菜已经上齐，命闲人统统下楼，且小声关照一个仆人，让他最后一个下楼后，将上楼的梯子抽掉，到叫他的时候，再把梯子拿来。仆人一一照办了。

刘琦对诸葛亮说：“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先生之口，入乎未将之耳，先生可以为我讲了吧？”

诸葛亮见刘琦已让人把梯子抽去了，两人犹如坐在空中楼阁，真是哭笑不得。他对刘琦说：“你知不知道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妃子骊姬谋害太子申生、公子重耳之事？”

“未将知道这一段宫廷内幕。”刘琦回答。

诸葛亮所言这段历史，是指晋献公的宠姬骊姬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承王位，就在晋献公面前说太子申生和公子重耳等诸公子的坏话，最后设计陷害申生，致使晋献公命太子申生自杀，重耳等人潜逃在外，而骊姬的儿子奚齐最后当上了太子。当然，后来，奚齐继位不久，便被大臣里克杀死，骊姬也被杀。

诸葛亮语意深长地对刘琦说：“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

刘琦恍然大悟。连忙给诸葛亮下拜：“感谢军师指点！”

不久，刘琦就向父亲刘表请求，要到江夏一带过军营生活。刘表同意了刘琦的要求。

刘琦到了江夏后，避开了上层斗争，也避免了杀身之祸。

故弄玄虚

曹操由于弄奸篡国，杀人如麻。所以，也就时刻有自危感，害怕有朝一日给别人暗害。于是，他就玩弄了一套故弄玄虚的伎俩。

曹操对周围的人说：“在我睡觉时，你们不能随便靠近我。靠近了，我就会杀人。这样做了之后，我自己还不知道。我的手下应当时刻注意这一点。”

有一天，他假装睡觉，被子都掉到地上了。有一个曹操十分宠幸的侍卫悄悄上前给他盖被子。曹操猛地一跃而起，把那个人给杀了。接着又躺下睡大觉。醒来后（其实他根本没睡），还假装不断地问道：“是谁把侍候我的人杀了？是谁干的？”还特地厚葬了这个侍卫。

从此以后，每逢曹操睡觉时，无论什么人再也不敢靠近了。

曹操睡觉时防人暗算的方法总算解决了，但醒着时又难保不被别人趁其不备而杀死他。于是，曹操又对人说：“别人要是想害我，我的心里就自然有感觉。”

于是，他就对他宠幸的近臣说：“你怀里藏把刀，秘密来到我身边。我一定会说心里有感觉，要抓住你对你用刑。你只要不说出去，保管对你没有任何损害。事后，我还将重重地报答你。”

他的亲信相信了他的话，一切都照着去做了。所以，在被捕以后一点也不害怕。但最后还是被曹操下令杀了，事由是他谋杀丞相曹操。这个亲信一直到死时，也不知道自己会真的被杀死，还做着等曹操重赏他的美梦呢！但最后等来的却是人头落地的“报答”。

自此以后，曹操身边的人真的以为曹操确实有一种遇危心动的特殊功能，所以，想谋害他的人也就不敢动手了。

割发代首

汉末，天下动荡，军阀混战，无数生灵涂炭遭殃。中原一带，常常呈现一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凉景象。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断发动对各诸侯国的征战讨伐。连年的带兵打仗，使他不仅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且也使他深深地懂得了粮食的重要。自古兵家打仗，是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没有粮食，再有把握的仗也打不赢，再好的军队也会溃不成军。所以，曹操在领兵打仗中，推行了边打仗边生产的“屯田法”，曾产生过重大的效果。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又率兵东征。一路上，族旗招展，刀枪林立，浩浩荡荡的大军有条不紊地行进着。

此时，正是五月人倍忙，麦子覆垆黄的收割季节。由于连年战火，许多田地都荒芜了。随着一阵轻风，飘来了一股股新麦的清香。原来，在队伍的前面出现了一大片黄澄澄的麦地。农夫们正在挥镰担担，忙着收割。

一看到粮食，曹操顿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想，老百姓们辛辛苦苦大半年，眼看果实到手，倘若这大片庄稼被我的人马一路踏过，不是太对不起人了吗？战争时期，人心向背和粮食都十分重要呀！于是，曹操立刻传令：“凡是踩踏麦田者，罪当斩首！”传令兵立即将曹操的命令传达三军。

全军上下，人人都小心翼翼起来，因为他们深知曹操的为人，不要因为踏一撮麦子而丢了身家性命。所以，士兵们行走时，都离麦田远远的。骑兵害怕马一时失蹄狂奔乱窜，也就纷纷下马，用手牵着马走。队伍在麦田边缓缓地向前移动着。

正在忙于收割的黎民百姓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对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投去了感激的目光。不少人甚至跪在田里，向曹操磕头谢恩。有几位老农眼里噙着泪，颤抖地说道：“老天保佑你打胜仗！老天保佑曹将军！”

曹操见到这种场面，心里不亚于打了一个大胜仗那样兴奋。他坐在马背上，被眼前的场面所陶醉，想不到一句号令，就赢来了人民对他的这么高赞誉。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凑巧，正当曹操得意忘形之时，“嗖”的一声，一只大野兔从麦田里窜了出来，穿过路面，溜到了另一块田里。这野兔刚好在曹操及另外两名军官的马前穿过，把三匹前头大马吓了一跳。由于另外两个将军都下马牵着马缰绳行走的，所以马只是小惊了一下，就给稳住了。曹操此时正坐在马上得意，他的马匹给这一惊，犹如脱了缰的野马，一下子窜进麦田几丈远，差点没把曹操给摔下马来。等到曹操回过神来勒缰绳时，一大片庄稼已给踩坏了。吓得那些在田间的农夫们也赶忙躲避，害怕被惊马踩死。

面对眼前这一意外突发事件，大家都惊呆了。曹操虽久经沙场，但也给吓懵了：“自己刚刚下达的命令自己就首先违背了！”他真不知道是如何将这该死的马拉出麦田的。

平静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全军上下的纷纷议论。曹操也感到事情很整洁棘手。但他还是大声地说：“我定的军规，我自己违犯了，请主簿（秘书）给我定罪吧！”

好一个曹操！他明明知道自己是犯了死罪，但他却不说，而是让主簿去解这道难题，把球扔给别人去玩，自己反倒自在起来。这样，他就可以为自

己的解脱找到一个台阶。

主簿在听了曹操的令后，当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忙对曹操，又像是对大家说：“依照《春秋》之义，为尊得讳，法不加重。将军不必介意此等小事。”旁边的一些军士也跟着附和道：“主簿说得对。将军，还是带我们赶快上路吧！”

曹操听了，心里当然十分舒服，还特地将那些为他“求情”的人好好看了一眼，似乎有日后要报这些人的恩的样子。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说：“军令是我制定的，怎么能被我自己破坏呢？”接着，又像是自言自语地喊叹道：“唉，谁让我是主帅呢！我一死，也就没人带你们去打仗了，皇上那里也交不了差呀！”众人忙说：“是呀，是呀，请将军以社稷为重。”

曹操见大家已经彻底地倒向他了，稍稍顿了顿又继续说：“这样吧，我割下自己的一撮头发来代替我的头颅吧！”

于是，拔剑割下一绺头发，交给传令兵告示三军。

曹操这样做，既维护了他制定的军令，同时又保住了他的脑袋。后人常以此作为曹操奸诈的一种表现。

迂回曲折

三国时期，魏国的太尉杨彪与北方的袁术结成了儿女亲家。曹操因此对杨彪十分反感，诬他以联姻为名而企图造反，并下令把杨彪关入狱中。为了狠狠惩治杨彪，曹操特地指令自认为信得过的许昌县令满宠来审理此案。

将要办案时，大将孔融与荀彧自来拜托满宠，希望他手下留情，对杨彪只受理讼词，而不加以严刑拷问。并暗中又托人送去一些礼物来贿赂满宠。

满宠听了他们的嘱咐后，也默不作声，只是一个劲地喝着酒，来同孔融和荀彧打哈哈。待他们二人走后，满宠又连忙派人将他们二人送来的礼品统统又送了回去。

审讯工作正式开始了，满宠是我行我素，一板一眼地照章办事，对杨彪进行严刑拷问，早已把孔、二人的话放在了一边。

曹操听说满宠办案很得力，心里甚是高兴，夸满宠是个相当出色的县令，并指示他严加审理此案。

自从第一次对杨彪用了刑以后，满宠就一直不再审问杨彪了，而是暗中让人给他及时医疗，加强营养，且单独关在一所十分舒适的“牢房”内。

几天后，满宠来见曹操，说道：“杨彪经过严刑拷问，没有得出任何供词。这个人海内闻名，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而给他定罪，这样会失去民心的。为了丞相您的声誉，我私下请您对此事三思。”

曹操此时虽为丞相，实际上已接替了汉家天子的地位，掌管了朝政大权。当时，对于他来讲，也正处于收买民心的时期。连年征战的经验告诉他，民心的向背太重要了。所以，他反复考虑了满宠的话，觉得满宠的提醒很有道理。于是，当天就下令，将杨彪释放了出来。

当初，荀彧与孔融听说满宠不遵嘱托继续拷打杨彪，都极为愤怒，认为满宠太过份了。等到杨彪得到安全出狱时，他们才觉得，满宠这种迂回曲折的救人方法太高明了。

明升暗降

东汉末年，马腾、韩遂等拥兵割据关中一带，对东汉王朝造成严重威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在中原群雄角逐时，为了稳住自己的侧翼，始终对马、韩二人采取怀柔政策。后来，马腾与韩遂之间发生了冲突，曹操想借机拉拢马腾，以进一步控制关中一带。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打算南下平定刘表、孙权。为了稳定后方，他上表给汉献帝，请任命马腾为卫尉，把马腾调离开关中，让他到汉献帝手下任职。同时，将马腾的家族都迎到曹操自己控制的邱城，以防止马腾在曹操南征期间，趁机在兵力空虚的后方捣乱。

卫尉一职，在汉代是很有实力的朝廷要位，专门负责掌领皇宫门警卫及禁卫军。但是，此时的汉献帝只是一个傀儡而已，手下已没有任何军队，就连汉献帝本人的性命也在曹操的手掌心捏着。所以，这时的卫尉，名义上虽高，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个虚职而已，毫无实权。

曹操正是通过这种明升暗降的方法，控制住了马腾。当然，马腾的原先部队也并不是让给了韩遂，而是由马腾的儿子马超统领着。控制了马腾，也就等于控制住了马超，也就意味着控制住了关中的军队。

在官场上，用这种明升暗降的计谋控制对方，削弱对方势力的，也不仅仅是曹操一人在使用。

隋炀帝杨广在大臣杨素等人的密谋下，夺取了帝位。这一来，身为楚国公的杨素因屡建功业，对皇上有恩，所以就贵宠日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素通过种种渠道，让自己的诸亲六眷位居要职，有的担任尚书列卿，有的任柱国，有的任刺史。而对那些忠诚于国、功高德重的人，杨素却经常暗中进行低毁诽谤。据《隋书》所言，当时“朝臣有违忤者，虽至诚体国，如贺若弼、史万岁、李纲、柳 等，素皆阴中之。若有附会及亲戚，虽无才用，必加进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可谓权势已达炙手可热的程度。

杨素的这一切，很快引起了以阴险毒辣而著称的隋炀帝的警惕。于是，碍于种种情面和杨素的势力，隋炀帝下了一道看似十分关心杨素的命令：“杨先生是国家的栋梁，应主要抓一些大事，那些琐碎的事务性小事，就让下面的官员去办吧，杨先生就不必亲自过问了。”表面上是对杨素给以优厚的待遇，以抬高他的名声，但实际上却夺掉了杨素的实际权利。自此后，杨素的行动收敛多了。

唐代的李林甫也惯于使用这种方法来整治别人。

刑部尚书裴宽和裴敦复都深得唐玄宗的赏识。李林甫十分害怕他们人相与自己争权。偏巧“二裴”之间又有矛盾，李林甫看准了这一点，就趁势挑拨他们的关系，使“二裴”不能并存，而自己却坐收渔利。如，他怂恿裴敦复买通杨玉环的姐姐，在玄宗面前说裴宽的坏话，致使裴宽被贬为睢阳太守。

李林甫见两个对手已伤了一个，就把目标转向了裴敦复一人。他以明升暗降的手段，任命裴敦复为岭南五府经略使。岭南是一个蛮荒之地，交通不便，山水阻隔，千里迢迢。裴敦复接到任命后，稍露迟疑之情，便被李林甫向皇上弹劾一本，说裴敦复迟迟不赴任，有违抗圣旨之嫌。

玄宗觉察后，觉得裴敦复曾立有赫赫军功，后改将裴敦复贬为淄州太守。

李林甫正是用这种狡猾的伎俩将二裴赶出朝廷，阻止了他们入相的机会，从而保全了自己的地位。

矫情自饰

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后，实际上已完全控制了汉家政权。为了使自己代有传人，曹操在自己 20 多个儿子中，物色自己的接班人。最后，他把目光落在了大儿子曹丕和年幼的儿子曹植身上。

曹丕和曹植在当时都负盛名，在建安文坛上，都各有千秋。但相比之下，曹植的才气要比曹丕大些，且文风与曹操相近。所以，曹操经常在一些大众场合，赞赏曹植，有意树曹植的威信，并已流露出要立曹植为太子的倾向。

曹丕身为曹操的长子，并已被封为五官中郎将，按理，被封为太子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在遇到了弟弟曹植这个强有力的对手，心里很不安稳，时刻担心自己的位子会被曹植挤掉。

曹丕就向大臣贾诩讨教如何可以赢得父王宠幸的手段，好顺利地拿回太子的权柄。贾诩对他说，“愿将军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

曹丕反复咀嚼贾诩一番话的含义，已领会其中三味。于是就铭刻在心，正儿八经地“深自砥砺”、“矫情自饰”起来，凡事都表现出深沉、含蓄、谦逊的姿态，以赢得别人的好感。

有一次，曹操又要率领大军出征了，诸子都前往为父亲送行。

为了表达对父亲的感情，曹植特意作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称颂曹操的功德，并当众声情并茂地朗诵一番。曹操和文武大臣们见了，无不交口称赞。

待到曹丕出场了，只见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神情忧郁，泪流满面，见了曹操，伏地便拜，充满深情地对曹操说：“父王为了社稷安危，日夜操劳，现在又要出征远行，孩儿实在是放心不下。只怪孩儿不孝，不能为父王分担重任。孩儿唯有一个心愿：盼父王多多保重，早日凯旋；孩儿将提壶携酒，迎接父王……”

曹操和众大臣听了，心中又激起了另一种波澜。顿时，全场形势急转直下，两相比较，包括曹操在内，大家都觉得曹植虽然有才气，但华而不实，不及曹丕真诚实在。

曹操又将曹丕安慰了一番，不久就告别诸儿，出征去了。但他心中已经更加有数了：立曹丕为太子！

不久，曹丕果然被封为曹操的正式接班人。

七步成诗

在汉末建安时代，我国诗歌文坛上曾出现一度繁荣兴旺的景象，这与曹操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有极大关系。尤其是曹植，人称“建安七子”之首，其诗歌文风清新明丽，语言自然流畅，格调高古，很受曹操赏识。

曹丕在曹操诸子中排行老大，在建安文坛上也独标一帜，其《典论·论文》一文，开我国诗歌评论风气之先。但其才气与曹植相比，终觉稍逊一等，曹操在世时。曾几度要将他的太子地位废黜，而立曹植为太子。后终因曹植恃才傲物，任性狂诞，而使曹操打消了立曹植为太子的念头。也因为如此，曹操无意之中，促成了曹丕对曹植的嫉妒怨恨，隐下了兄弟二人互相仇恨的祸根。

曹丕时刻在寻找机会，要治曹植于死地。

公元 220 年元月，曹操在洛阳病死。曹丕星夜将曹操的灵柩运往自己镇守的邺城。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表明自己是嫡长子，当然是王位继承者；二是为了防止自己的兄弟们趁机夺权。

曹操共有二十几个儿子，诸子闻说曹操病逝，纷纷前来奔丧凭吊，唯独曹植迟迟不到。小兄弟们都为曹植捏一把汗，因为他们知道曹丕与曹植二人关系紧张。曹丕果然暗中高兴，心想，这回可以好好治一治曹植了。于是，立即以魏王的名义，命令忠于自己的大将许褚带着兵马，连夜赶往临淄，将曹植以及他手下的两个得力将领丁仪、丁讷（yì）一起捉到了邺城。

一到邺城，曹丕决定先给曹植来个杀鸡儆猴，把丁仪、丁讷和两家的全部男丁统统杀掉。

曹植得知这一消息，自知身家性命难保了，想到父亲尸骨未寒，曹丕不念手足之情，竟然要大开杀戒，心中不免一阵凄楚，泪水也止不住往下淌。自从被抓到邺城后，曹植就被软禁了起来，成了一只笼中鸟，成了曹丕刀俎上的鱼肉。

这天，曹丕终于要亲自治一下曹植了。这可首先吓坏了他们的母亲卞太后。

卞太后害怕曹丕对曹植真的下毒手，就拉着老脸来劝曹丕：“这次，你就念手足之情，饶了他一回吧！”卞太后又恳求说：“只要你不杀他，我死也瞑目了，再说你弟弟常常好酒贪杯而误事，这次奔丧迟了几天，说不定也是事出有因的啊！”

曹丕给母亲下跪道：“我是想教训教训他，治一治他那目中无人、狂放不羁的坏脾气，请太后放心好了。”

太后还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这个当上了皇帝的儿子，忧心忡忡地离开了。

曹植被人带到了曹丕面前。生活的折磨，使他面容显得十分憔悴，但傲岸的气质仍然不减丝毫。

“你知罪吗？”曹丕厉声问道。

“我知罪。”曹植不紧不慢地回答。

“你知什么罪？”曹丕进一步逼问。

“我没能及时赶回奔父丧，罪该万死。”曹植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曹丕冷冷一笑道：“既然你自己知道犯下了死罪，那我就不得不赐你一死。”

曹植听了，面无惧色，还是那么傲然地站立着。

曹丕见状，也故作姿态，挪了挪身子，对曹植说：“以前，只听说你的诗文很精彩，父亲也一直当众夸耀过你；你自己也常常因此洋洋自得，目空一切。今天，我倒要当面领教领教。我限你在七步之内成诗一篇，如能做到，我就免你一死；否则，别怪我不念手足之情！”说完，又挺了挺身子，为自己这个置人于死地的高明主意而得意起来。

周围的大臣们一听，心想，这个曹植小命玩完了，都吓得伸了伸舌头，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他们想，曹植纵然才智聪明过人，诗情横溢，要想在七步之内吟出一首诗，这谈何容易啊！曹丕这一着也真狠，是用软刀子杀人！

整个场面刹时寂静无声，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那就请大王命题吧！”曹植抬起头，抛出了这句话。

全场顿时又出现了交头接耳的议论声。

曹丕先是一惊，心想：他果然胆子不小，还敢应征。于是，转动了几下眼珠，说：“好！你我是兄弟，今天，你就以我们兄弟为题赋诗一首吧！”话刚说完，曹丕又觉得不能太便宜了曹植，又补充说道：“虽说以兄弟为题，但是，诗中不准出现‘兄弟’两字。开始吧！”

一步、两步，三步……

曹植两眼含泪，缓缓地走着，仿佛是在走向刑场，走向悬崖。每走一步，都离死亡的边缘越来越近。

那些平日对曹植感情较好的大臣们，真想上前拖住他的脚步，不要让他再走了，他们更希望时间就此停住，让一切都静止！“煮豆燃豆萁”，当曹植轻轻跨出第四步时，一声低缓而又沉重的声音开始在大厅内回荡。待到第七步走完，一首千古绝唱已经吟成：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好诗！好诗！人们禁不住暗中赞叹，眼前的这个曹植，果然是个奇才！

曹丕听罢曹植的诗，既在心底佩服曹植果真才情不凡，又不自觉心头一酸。泪水差点流了出来。他想：曹植的这首诗做得何等好啊！诗句既贴切，又含劝谕之意，语气诚恳，听了令人为之动容，堪称诗歌中的绝唱！他后悔不已：因为自己的嫉妒，差点酿成了一场悲剧！

曹丕当场免了曹植的死罪，并封他为安乡侯，但封地却削去了不少。

这一切，都没有躲过卞太后的双眼。原来她一直在大厅后面呆着，见曹植七步成诗而获平安，激动得失声痛哭。个中滋味，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口软手硬

三国时期的黄盖，曾和周瑜共同演过一出“苦肉计”，至今还成为妇孺皆知的事，但在这之后，黄盖还曾做过石城县令，有一件事也很值得玩味。

黄盖早就听说石城县的官吏很难驾驭，一到任，他就先进行人事结构大调整，把官吏们分置成两掾，让他们各自管理好自己的事务。他召集各曹官吏，对他们说：“我这个当令长的没什么德行，只是靠武功才做了官，并不熟悉文吏的事情。现在，敌国未灭，军务很多，一切文书都交给你们掾属去处理。你们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事务，不断纠正谬误，把各自的工作做好。倘若有弄奸欺骗的行为，我是终究不会对你们鞭抽杖打的。”言下之意，如果有人弄奸欺骗，那就要给杀头。

这种不软不硬的命令下达后，各曹官吏们是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恭敬老实地认真为黄盖办事。可是时间一长，有些官吏们因为黄盖不懂文书治理，便开始懈怠起来。从心眼里开始瞧不起这个“武”县令。

黄盖发现了这种苗头后，不动声色，就着手暗中进行调查，最后查出有两名掾属各自违法的几件事。

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以后，黄盖便召集所有官吏，提出几件事情来追问那两个掾吏，两个掾吏想不到黄盖掌握了这么多有关他们的材料，吓得连忙磕头谢罪，请求黄盖饶恕。

黄盖看了这两个磕头如鸡啄米一样的掾吏，语气偏缓而又面露杀机地对他们说：“我已经有言在先，如果你们中的无论哪一个犯了法，我是终究不对你们鞭抽杖打的。我这个人向来说话算数。今天，我也不敢欺骗你们！”说完，大声喝道：“来人，把这两个伙拉出去斩了！”那两个掾吏本来还存一点侥幸心理，但一听这话，连哭鼻子的机会也没有了。

两个掾吏被杀后，众掾吏从此人心惶恐不安，再也不敢拿黄盖的话当儿戏了。从此，一县安宁，黄盖工作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

大勇若怯

东汉末，刘备在沛城被吕布战败，失去了栖身之所，只好投到曹操麾下度日。后来，曹操又把刘备带到许都昌以便随时控制刘备。

刘备是汉家天子的后裔，人称“刘皇叔”，他是不会甘心长久受制于曹操的，眼下只是“勉从虎穴暂栖身”。但他又害怕曹操知道自己的大志，而遭到谋害，便在居住的屋后开了一个菜园子，自己浇灌种植，显得无所事事的样子。

一天，曹操突然兴致上来了，请刘备赴宴与他共饮。酒至半酣，天空中忽然乌云密布，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这时，天空中道道闪电犹如蛟龙，忽大忽小，忽长忽短，忽隐忽现，曹操触景生情地说：“龙（闪电）发则飞升九天，犹如世之英雄一般。”突然，话锋一转，问刘备道：“依你看，当今天下英雄有些什么人？”

“当今天下当以袁术、袁绍、刘表等人为英雄。”刘备答道。

“不，不，他们都算不得真正的英雄。”曹操大笑着说道：“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隐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

“主公所说的这等英雄又是谁呢？”刘备不解地问。

曹操用手先指刘备，后指自己说：“方今天下，英雄只有使君你和我而已。”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刘备以为曹操已看出了自己的心思，一听此言，心中猛地吃惊，手中的匙子和筷子统统地吓掉到地上。

也正巧在这个时候，室外一声雷声轰鸣，震得大地发颤，顷刻间，大雨倾盆而下。曹操忙问刘备：“咦，你怎么把筷子给吓掉了？”

刘备急中生智，回答说：“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震之威，乃至于此。”

“雷乃天地阴阳击搏之声，有何惊怕？”

刘备见已将曹操巧妙骗过去，就又进一步扯起了通天大谎：“我小时候就怕雷，只要一听到雷声，吓得只恨无处藏身。”

曹操听罢，又放声大笑了起来。

此后，曹操就认定刘备只不过是一个胆小如鼠的无能之辈，将来成不了大气候。从而放松了对刘备的戒心。后人有诗赞刘备曰：“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杀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不久，刘备向曹操请求，能带一支军队去截击袁术，曹操也就爽气地答应了。刘备一得到曹操的同意，立即星夜收拾军器鞍马，挂上帅印，催促部队立即上路。关羽、张飞也感到纳闷，问刘备为何这样慌速，刘备说：“吾乃笼中鸟、网中鱼。此一行，如鱼入海，鸟上青霄，不受罗网中之羁绊也。”关、羽二人听了，立即协助刘备，集合部队，连夜出发了。

第二天大清早，曹操谋士郭嘉听说曹操让刘备进兵徐州攻打袁术，知道大事不好，忙对曹操说：“刘备有雄才，又深得民心，非久为人之下者，其谋不可测也。今以兵与之，如虎添翼也！”

曹操说：“吾观刘备闲来种菜，醉后怕雷，不是一个成大器的人，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但仔细一想，连呼上当。但已为时过晚，刘备的军队早已无影无踪，销声匿迹了。也正因这次放了刘备，才使刘备得以重振雄风，出现转机，直至后来形成魏、蜀、吴三国鼎力的局面。

先下手为强

三国时期，吴国的太史慈在郡里任职时，刚好碰上郡里与州里有矛盾，且是非难辨。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得谁先上奏章，谁就占上风有理。

这天，州里的奏章已派人送出了，郡里的官员知道后，生怕落在后头吃大亏，就想找一个得力的使者去迫赶州里送奏章的人。最后，人们选中了太史慈。

太史慈接到任务后，昼夜兼程向洛阳赶去，很快来到了专门接待臣民上书的公车衙门，赶在州里派出的使者之前递送上了奏章。这时，州里的使者刚到，正在求守门的官吏为他通报。太史慈上前问他：“你想通报上奏章吗？”

州里来的使者说：“是的。”

太史慈骗他拿出奏章来看看，说：“你的奏章题头落款是不是写错了，拿出来看看。”

州里的小吏不认识太史慈是什么人，就在喘息未定的情况下，将奏章给太史慈看。

太史慈接过对方的奏章，不由分说，三下并作两下，一把将它给撕得粉碎。

州里来的使者一见奏章给撕坏，大嚷，一把抓住太史慈拼命，口里连连骂道：“你赔我。混帐东西！王八蛋！”并且以拳相加。

太史慈左挡右闪，一边往后退，一边说道：“你要是不把奏章给我，我也没有机会把它撕了。是祸是福，咱们俩都一样承受，反正也不能让我独自蒙受罪责。与其这样，不如咱俩都悄悄离开这儿算了吧！”

“你究竟是什么人，要撕我的奏章？”州里的使者一边揪住太史慈，一边问道。

太史慈这时才暴露出自己的身份。州里的使者连呼上当受骗，一拳朝太史慈砸去。太史慈躲闪不及，脸上被擦破了点皮。后经别人劝解，双方才停止了扭打。

州里的使者无可奈何，只好与太史慈一起，悄悄地离开了洛阳。

就这样，郡里送出的奏章终于被认为是有理的。州里的人是有苦说不出。

无病呻吟

曹操去世后，他的儿子曹丕废了汉献帝而自立为帝，建立了魏国。曾经为曹操出谋划策的司马懿，此时也帮着曹丕料理军政大务，带兵东征西讨，为曹魏政权立下了赫赫功劳。曹丕传位给太子曹芳时，司马懿又被任命为辅佐大臣。司马懿博学多闻，有雄才大略，从心眼里瞧不起出身低微的曹氏父子，于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培植亲信，伺机夺权。

等到曹芳去世后，司马懿、曹爽又奉遗命辅佐曹芳之子曹芳。这曹爽是曹操的族孙，自恃有帝王之才，一心想独揽曹魏大权，所以，他根本不把魏少帝曹芳——他的这个侄儿放在眼里。这一来，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矛盾就日益明显，因为司马懿也一心想代曹自立。曹爽觉得，应该先搬掉这块绊脚石；司马懿也在积极思考着杀死曹爽的计谋。还是司马懿老辣，他索性继续采用当年对付曹操的方法：装病，并且是装成患了风瘫病，再也不能上朝了。

曹爽见司马懿病魔缠身，暗自窃喜，朝中大权，一人独揽。但他对司马懿这只老狐狸捉摸不透，害怕他是诈病，想方设法要探听出个虚实。

刚巧，河南尹李胜调任为荆州刺史，临行前，奉曹爽之命到司马懿府中道别，趁机让他暗中观察一下司马懿的病情。

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将李胜迎了进去，彼此寒暄一番，分宾主坐定。李胜说：“下官蒙天子恩典，调任荆州刺史。昔日若不是太傅栽培，小子哪有今日！今特来向太傅拜辞，不知太傅贵体如何？”

司马师连忙躬身道谢，接着说：“家父身体欠佳，未见好转，请大人稍事休息，等一会儿在下陪同大人去见家父。”李胜说自己不日就要起程，杂事纷扰，很想立刻拜见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只好在前引路，引李胜来到了司马懿养病之处。其实，司马懿早已知道李胜来了。

推开房门，只见司马懿躺在床上，两个婢女在旁边服侍。司马师向婢女使了眼色，婢女在两旁用力将司马懿扶起，让他靠在被子上半躺着。侍女给他披衣服时，他接衣服的手抖得厉害，手指也合不拢，以致衣服也从手中滑下来。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会儿，又慢慢地抬起手，指着自己的嘴，轻轻地说：“渴——渴，粥——粥”。侍女喂他，他又故意让粥从口中流出，弄得嘴巴上、脖子上、衣襟上全是粥迹，才喝几口，又大声咳嗽不止，弄得侍女身上、床上到处一蹋糊涂。

李胜看了，心里顿起恻隐之心，连忙上前向司马懿请安。司马懿假装不认识，口齿不清地问司马师：“来人是谁呀？”

司马懿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是河南尹李胜李大人。”

李胜赶紧向前一步，学着司马师的样子，凑到司马懿耳前，语调平稳而又真诚地说：“下官感谢太傅的大力栽培。太傅您是人心所归，我们都盼您早日康复，望太傅能多多保重。外边都在传说您病了，没想到竟会病成这样。”

司马懿好像听懂了什么，以微弱的声音对李胜说：“我——不行了，死在——旦夕。你来了，我——很高兴，我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你，你要多多——关照他们。”说着说着，嘴唇开始抖得厉害，眼睛也红了，泪珠直在眼圈里打转。

李胜忙说：“太傅保重身体要紧，其他不必挂念。卑侄蒙天子之恩，调往荆州，今特向太傅辞行，并聆听太傅的教诲。”

司马懿听了，又颤抖抖地说：“并州，离胡人很近了，你要多加——防

备。你刚到并州？”

李胜忙说：“在下是到荆州，不是并州。”

司马师又补充纠正说：“李大人还没有到荆州去呢。他是特意来向你辞行的。”也许司马师的嗓门大，司马懿似乎才明白了什么，“哦”了一声，叹了口气，喘息着说：“年老了，脑子不好使，头昏，眼花，耳朵又聋……我——真不中用了。”说着又显出很痛苦的样子。

这一切，像演戏一样，双方似乎都进入了角色。

李胜离开了司马懿府邸，立即回去向曹爽作了汇报，说“司马懿形神分离，只比死人多口气，不值得为他担心了。”

曹爽从此不再把司马懿放在心上，高枕无忧，笃笃定定地控制着曹魏政权，魏少帝曹芳也拿他奈何不了。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正月，魏少帝率领群臣到高平陵（魏明帝曹陵）去祭祀，曹爽也随同护驾。谁知他们人马刚出皇城，年属七旬诈病已久的司马懿，神奇般地出现在皇城。只见他精神抖擞，披盔戴甲，带领着司马师、司马昭，率领着精兵锐卒，占领了城门和各军事要地，派司徒高柔占据了曹爽的军营。与此同时，他一边假传皇太后诏令，废曹爽为民。一边上奏曹芳，揭露曹爽谋反篡权的罪行。曹芳无奈，只好免去曹爽官职。曹爽本想虽不为官，可以不失富贵，谁知司马懿又发兵围攻曹爽宅第，以谋反之罪将曹爽及其党羽统统斩首。从此，司马懿再也不装病了，而是牢牢地控制了曹魏政权。

东汉末年，董卓篡权，江东孙坚扯起大旗，率兵讨伐董卓。当部队行进到南阳时，军队人数已达数万。孙坚是兵强马壮，人多势重，但很快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粮食。

孙坚心想，当今天下，人人痛恨董卓，讨伐董卓也可以说是整个国家的大事。于是，就派人送公文给南阳太守张咨，请他赶快筹集军粮，帮助部队度过眼下困难。

张咨接到孙坚的特使送来的公文后，冷冷地说：“孙坚也不过是奉录两千石的官，同我一样，我凭什么要听他指挥，给他调发军粮？”于是拒绝了孙坚的要求。

孙坚没想到张咨会不顾社稷大计，出他的洋相，提出要同张咨面议。偏偏这张咨又推三说四，不肯与孙坚见面。孙坚听了，十分动怒，说：“我刚刚发兵就受到阻力，以后还怎么能在军队中保持威望？还谈得上什么讨伐董卓？”他左思右想，决定引蛇出洞，计赚张咨。

“孙将军得了急病了！”孙坚的部队中忽然流传着这样一条消息，全军听了，人人为之震惊惶恐。这时，有人忙去迎接请来巫医，为孙坚施行招魂巫术；有人忙着去祈祷山川，请求神灵的保佑。张咨也听到了这条消息，心里有着一一种不可名状的痛快，心想：孙坚这一病，还谈得上去讨伐董卓？如果不能带兵了，那他手下这批军队岂不就……正在这时，孙坚又派遣亲近的人去传话给张咨，说准备给张咨一批兵马，以减轻孙坚自身的负担。张咨听了，十分高兴，真是心想事成啊！眼看孙坚的兵马要归自己了，他能不兴奋！

这次，张咨亲自带着美酒，率五百来名步兵骑兵到孙坚营中，准备办理移交手续。孙坚开始静卧在床上，见张咨到来，勉强支撑身体，与张咨见了面。寒暄了一阵之后，又装出一副十分病重的样子，踉踉跄跄地要下床设酒招待张咨。张咨连说：“免了，免了，等将军贵体康复了以后再痛饮也不迟。”

孙坚忙说：“能与张太守相见，实属不易，岂有怠慢之理。”

宾主刚刚入席坐定，还没喝上两杯酒，这时，只见长沙主簿进来对孙坚说：“我们的军队千里迢迢，为讨伐董卓而聚集在孙将军麾下。谁知前行到南阳这个地方，道路没有修好，军队所需物资粮食又不给准备。张太守是在有意阻碍我军前往讨伐董卓，请求孙将军下令，依军法处置张咨。”刚才还是彬彬有礼地觥筹交错，转眼间变成了鸿门宴。张咨连呼“上当”，想逃跑，已陷入虎口，只好束手就擒。孙坚立即下令，将张咨缚赴军门斩首示众。这一下，舆论大哗，一郡之人为之震惊，对孙坚有求必应。这一来，孙坚大军所过郡县，都事先准备好了粮食物资，等待着孙坚军队的到来。孙坚不久就建立了吴国，与魏、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安仁义、朱延寿都是吴王杨行密手下的高级将领，并且，朱延寿又同杨行密的朱夫人弟弟关系密切，这样，跟杨行密又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但是，自从平定了淮、徐一带以后，安、朱二人常以功臣自居，骄纵放肆，并且阴谋叛乱。吴王杨行密早有觉审，深感此二人居心叵测，非除掉不可。

一天，杨行密突然说自己的眼睛不好使了，患了严重的疾病，有时还装出一副疼痛难忍的样子在撕心裂胆地哼叫，眼睛像给什么东西戳了似的。自此后，装着经常把东西看错，变成了一个高级“色盲”。每当接待朱延寿派来的使者时，他就“色盲”得更加厉害，常把张三说成李四，把狗错认作猫，目又故意显示给人看。行走时，杨行密又常常故意朝柱子上撞，以致于头破血流，扑倒在地，甚至于昏厥。一次，他又摔倒了，朱夫人将他扶起，好久他才苏醒过来。杨行密哭泣着对夫人说：“我大业已成却又偏偏双目失明，老天真是太不公道了，让我成了废人。”朱夫人想安慰他几句，但他还是痛苦地说：“我的儿子们又都是一些庸碌之才，没有一个人能继承我的大业。为今之计，如果让朱延寿接替我的位置，我也能死而无憾了。”朱夫人听了，当然十分高兴，要去把朱延寿召来。杨行密盼就盼朱延寿能早点同他见面，以便进行暗中下手，现在一听朱夫人要去请朱延寿来，正是他所希望的。但他毕竟老谋深算，还是装出一副不得已的样子，有气无力地说：“那你就去把他请来吧。”

那边朱夫人去请朱延寿去了，这边杨行密就快速地准备着。消灭对手的时刻到了！朱延寿在朱夫人的陪同下来了，杨行密装出还是那副神情，呆滞地立在寝室门口，迎接朱延寿的到来。朱延寿大摇大摆地走来，刚同杨行密打过招呼，杨行密让他进屋，就在他不备时，一刀刺进了朱延寿的小腹，将他杀死。不久，又把朱夫人给赶跑了，把安仁义也给斩首示众。

长醉不醒

阮籍是魏晋之际的名士，为人容貌 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由于当时司马氏篡权，常以“礼教”大棒残酷迫害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士人。为了躲避迫害，阮籍、嵇康等七人经常结伴，在清风翠竹下清谈，时人号称他们为“竹林七贤”。

为了远祸全身，阮籍有时能把自己关在房里看书，几个月不出门。有时登临山水，能忘情于山水，几天不回家门。他会弹琴，会演口技，有时一个啸音能声闻几百米。常常自我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每当得意之时，往往会“忽忘形骸”，狂欢乱呼，乃至不少人都认为他犯有痴病。

阮籍的父亲阮 在曹魏政权时，曾任丞相掾要职，在当时很有名望。等到阮籍年长、正当可以大干一番事业时，恰逢司马氏政权当道。为了不与司马氏合流，反对司马氏政权“礼教”统治，他常常故作放诞，酗酒托志，拒不参与世事。有一次，司马昭想拉拢阮籍，就想让阮籍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司马炎，同阮籍结成儿女亲家。阮籍事先知道了这个消息，十分为难。他想，如果同意了这门亲事，那以后非得上司马氏的贼船不可。这样做，于他的人格不合。如果开口拒绝，那就意味着公开得罪司马昭。这一来，自己的脑袋用不了多久就得搬家了。怎么办？阮籍在家里来回踱步，思考良策，无意中，手触摸到了自己心爱的酒壶。他顿时眼睛一亮，差点叫出声来：“有了，有了！”

第二天，司马昭派来的使者敲响了阮籍的家门。家僮将使者引进阮籍的书房，还没进门，只闻到一股股酒味扑鼻而来。使者进去一看，只见阮籍已醉如烂泥，口流涎水，手中还抓着一个酒壶，酒壶里的剩酒还时不时地被他抖落几滴，他的胸前已给酒浸透了一大片。

阮籍虽有些醉了，但他意识到司马昭的使者已经进了自己的书房，于是，又鼾声如雷地打起呼噜来。

“你的主人怎么这时候还没睡醒？”使者不解地问。

“我们家老爷向来喜欢饮酒，在士人中已是出了名的，你难道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家僮没好气地将使者抢白了一顿。

“这……”使者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这叫我回去如何交差呀！”

“对不起，老爷要休息，请回吧！”

司马昭的使者只好悻悻地离开了阮籍家。司马昭听了使者的汇报后，对使者说：“他今天醉了，明天还不醒吗？明天你再去与他商谈也不迟呀！”使者唯唯诺诺地答应着，心想：我这媒差可真不好办哪！

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司马昭的使者又带着聘礼来到了阮籍家。家僮将使者带到了阮籍的卧室，对使者说：“我们家老爷自昨天喝醉了酒，至今未醒，还是我把他背到床上，让他躺下的呢！”使者除了闻到足以使自己也醉了的酒味外，就是听到阮籍如雷一样的鼻鼾声。眼看今天正事又谈不成了，只好摇摇头，打道回府，向司马昭作了内容相同的汇报。

就这样，阮籍是醉了喝，喝了醉，多喝亦醉，少喝亦醉，率性来他个一醉方休，结果，整整醉了60天。司马昭面对终日沉醉不醒的阮籍，犹如老虎吃刺猬——难以下口。一次次踏进阮家门，一次次吃了闭门羹。有几次，司马昭还亲自登门，想探个究竟，但见到的仍是醉翁一个，听到的仍是呼噜呼噜的鼾声。最后只好作罢，再也不提这门亲事了。

当听说司马昭的儿子已另行定婚后，阮籍的酒也自然地醒了。阮籍正是通过这种长醉不醒的方法，拒绝与司马氏联姻，拒绝与司马氏集团同流合污。

司马昭对阮籍拒绝与自己联姻，感到十分恼火，于是，就想方设法来找阮籍的岔子，以置阮籍于死地。

司马昭派心腹钟会，经常去阮籍家，以访问求教为由，想请阮籍谈谈对时政的看法，并虚心地请阮籍提些治国良策。想以此来看看阮籍的态度，以便加害阮籍。

阮籍生逢乱世，早已将荣辱置之度外，抱定口不臧否人物的宗旨。所以，为了不使司马昭计谋得逞，每当钟会来时，阮籍总是喝得酩酊大醉。钟会同他偶尔讲两句话，阮籍也是舌头僵硬变粗地胡说两句谁也听不懂的语言。钟会无法同阮籍对话，也就无法知道他的政治立场。就这样，阮籍避免了一场又一场政治灾难。

后来，阮籍听说步兵营的人善于酿酒，有多年陈酒 300 斛，就要求去当个步兵校尉，以终日饮酒而“遗落世事”，故人们又称其为“阮步兵”。

巧售其奸

西晋惠帝，人称是一个白痴皇帝，他当皇帝后不久，朝政大权就被皇后贾南风把持。可遗憾的是，贾南风迟迟不生子，这样，晋惠帝就将妃子谢玖所生的儿子司马遹立为皇太子，贾皇后对此一直心怀不满，一场宫廷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太子司马遹天生性格刚烈勇猛，对贾皇后及贾氏一帮人擅权骄纵的行为早已看在眼里，扬言在有朝一日手掌大权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剪除那一帮人。贾后及贾氏一帮人，也在暗中积极筹划，要在太子羽毛未丰之时，将其扼杀，以免将来反受太子的制约。

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十二月的一天，太子为自己的儿子司马遹大病痊愈而祈祷求福，贾后就借此制造了一场阴谋。

贾皇后伪称皇帝有疾，召太子入宫。太子不知是诈，匆匆来到宫中，等候皇帝宣进。谁知左等右等，不见有人来传话，太子急得直转悠，来回踱着脚步，心里惦记着皇帝老子的病情。过了一会儿，皇后派身边的人送来一大瓶酒给太子，说：“皇帝病情好转，现已休息。念太子如此孝顺，皇帝特赐酒一瓶，望就在宫中饮完。”

太子听说父皇已脱离了危险，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但一听说皇帝老子赐酒，且又是这么一大瓶，还要在宫中喝下去再走，心里不禁发麻，心想：“父皇也太不知孩儿的酒量了，我是不能喝这么多酒的！”心里嘀咕，嘴上又不好说，只好领酒谢恩。

太子几杯酒下肚，就开始糊里糊涂起来，再喝两杯，已烂醉如泥了。贾后见时机已成熟，拿出早已拟好太子口吻写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祈求神明保佑太子发动政变、废黜帝后成功。祈祷文辞被以皇帝诏书的名义，送到太子跟前，皇后的亲信念一句，太子就写一句。太子在酒后精神高度迷朦的状态下，无法细辨内容，也就这样云里雾里地一一照写了下去。

贾后躲在一旁进行幕后指挥，其面色是由紧张而惊喜。当太子最后一笔落完，贾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令人赶快把太子的手迹拿过来，如获至宝一般。

贾后很快就把这份“谋反证据”呈送给“白痴皇帝”晋惠帝，揭发太子心怀异志的罪行。晋惠帝让大臣们去进行验证，而这些大臣们都已被贾后收买，况且笔迹也确是太子的，这样，就如实禀报惠帝：太子有谋反举动！惠帝尽管是个“白痴皇帝”，但他对皇帝这个位置的意义还是知道一二的，所以下令，把太子给废了。

事发后，太子手下的“东宫僚属”们纷纷呈书，为太子鸣不平，认为这是贾后做的手脚。但这些反对意见根本传不到晋惠帝跟前，都被贾后及其党人“卡壳”了，并扬言要对这些人进行秋后算帐。这时，有人就去游说执掌兵权而又与皇后有矛盾的皇族右军将军越王司马伦。司马伦曾多次想发动废除皇后的举动，苦干各方面条件不成熟。这次，他发现皇后手段卑鄙，已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再加上群情激奋，正是需要自己振臂一呼的时候，于是决定发动宫廷政变，废除贾后。

一次，司马伦手下一个名叫孙秀的亲信对司马伦说：“奴才有一句话想跟大将军说，但不知当讲不当讲？”司马伦一听，心想这小子要搞什么鬼名堂，说：“当然可以讲。”

孙秀又凑进一步说：“太子为人聪明而刚猛，将来必定不肯受制于人。再说，你本来与贾后之间有过一段交往，现在突然要去废黜她，太子必定会认为你是因舆论压力过大、形势对你不利了，你才前徒倒戈，以释人怨。太子根本不会感谢你的。”

“哪依你怎么办？”

“我们不如怂恿贾后去杀害太子。”孙秀说，“然后再以为太子报仇的名义去废黜贾后。这样，不但可以免祸，还可以赢得众臣的信任，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说不定你还能就此把持朝政呢！岂不可以收到一石击二鸟之效？”

司马伦手捋胡须，微微笑道：“此计妙！想不到你小子还能想出这等高明主意。”

于是，司马伦派人四下散布谣言，制造舆论，说朝廷中有人要废贾后而重新请太子正位。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于贾后联络，敦促贾后的亲信早点除掉太子，以绝众望。

贾后早已知道宫廷内外风风雨雨的议论声，知道自己陷害太子的阴谋已经败露，心里是十分地不安。害怕太子有朝一日，死灰复燃，到那时，自己就会大祸临头了。在亲信们的策谋下，她决定杀了太子，以绝后患。就这样，太子很快给毒死了。无形中，贾后已上了司马伦的当。

贾后一旦毒死太子，司马伦又让亲信在朝野上下大肆宣扬，人人对贾后表示愤慨。朝廷一些大臣们常常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地大发议论，贾后已淹没在一片谴责的声浪中。

司马伦看火候已成熟，就以讨伐贾后为名，联合各路诸侯王，发动了宫廷政变，将贾后最终废除，而夺取了朝政大权。

阳奉阴违

晋永嘉年（公元313年），晋怀帝被俘后，王浚在幽州设立行台，拥兵自重，准备伺机称帝。由于连年灾荒，加上战火不断，幽州一带的百姓们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浚积存了百万斤粮食，却一粒也不肯拿出来赈救百姓。他只想留作招兵买马，增强自己的实力。

此时，盘踞襄国一带的石勒，早就想消灭王浚，扩大自己势力范围。所以，他想趁幽州人心不定之际，向王浚发兵。他就问计于张宾，张宾对石勒说：“王浚虽然不得人心，但目前尚有雄厚的实力。现在又被朝廷封为侍中、大司马，还有少数人死心地为他卖命。”张宾接着又分析道：“王浚一直想废帝自立，但只是害怕四海英雄不肯臣服。他现在想得到你的支持，犹如项羽想得到韩信。你不妨卑辞厚礼向他称臣，然后再寻机消灭他。”石勒认为大妙，就依计而行。

石勒派王子春、董肇为使者，带着许多珠宝珍玩和一封信给王浚，又带了一份厚礼送给王浚的女婿枣嵩。

王浚见石勒送来珍宝，喜出望外，看了石勒的信，更是美滋滋的，心想，石勒果然投靠过来了，这一下当皇帝的梦就更容易实现了。石勒在信上把王浚大大地吹捧了一番，称他是名门贵族，为四海人所仰望。中原无主，人人思归明主，大司马是深受众望，理应早日登基，使天下早得安宁。……

王浚毕竟老奸巨猾，他忽然一想：石勒占有那么一大片江山，兵力也不弱，怎么肯甘居人下？莫非其中有诈？就赶紧找来自己的贤婿枣嵩进行商量。枣嵩已背着王浚收下了石勒的使者送来的厚礼，忙说道：“石将军虽然勇猛，但毕竟是粗人，只会攻城掠地，不能料理国家。他只思早日投靠明主，日后可享荣华富贵。”

王浚又找来使者，问石勒问何要这般恭维自己。王子春说：“我们石将军对大司马的方略早已心折叹服，有心投靠明主，望大司马勿疑。”

于是，王浚就留下了王子春和董肇，让他们的随从返报石勒。

过了不久，王浚的部将游统暗中背叛，派使者到石勒那里探路，准备归顺石勒。谁知石勒杀了游统的使者，并把他的首级送往幽州。这一来，王浚对石勒更加信任了。

建兴二年（公元314年）正月，王浚让王子春、董肇陪同他的使者到襄国石勒那里，表面上是去慰问，实际上是想进一步探听石勒的动静。

石勒见使者到来，亲自出城迎接。迎进帅府后，请使者南面而坐，自己面北下拜，接过书信，才敢在下首相陪。

王浚送给石勒一柄麕（zhū）尾，石勒伪称自己位卑才浅，不配使用，又十分虔诚恭敬地将它挂在大厅正壁，每天早晚都要面对麕尾膜拜，口中还念念有词：“我石勒无幸见到王公，如今见了王公所赐之物，也如同见了王公一般”

使者在巡视军营和军械库前，石勒已按张宾之计，将精兵锐器统统藏匿起来，所以，王浚使者所见到的，不是老弱残兵，就是破盔烂甲。这些足以让使者们暗自窃笑，心想：外面盛传石勒兵精粮足，看来都是夸大其词了。

使者回去时，石勒让他带去许多礼物和一份奏章给王浚，说是准备今年三月去幽州朝见王浚，并拥戴他为帝。

晋建兴三年（公元314年）三月，石勒大军开抵易水一带，王浚部将孙

纬发觉石勒大军压境，并非好兆头，请求王浚派兵驰援。谁知王浚大怒，说：“石勒三月来此，是早已议定了的事。他是来拥戴我做皇帝的，谁再敢妄加阻拦，定斩不饶！”并且还忙着备办筵宴，准备接待佳宾。

孙纬的使者回到易水，传达了王浚的命令。孙纬只得让开大道，眼睁睁地看着石勒大军浩浩荡荡向幽州的治所蓟城开去。

四月四日，石勒大兵到达蓟城，守城军官见是石勒的军队已到，早就接到了上司的命令，立即放下吊桥，打开城门，让石勒大军进城。

石勒心中有鬼，一见此景，反倒疑虑起来，害怕中了埋伏。他随机占据了城门，并对城上的军官说：“为了庆祝大典，特送来了一批牛羊。”将数千头牛羊赶进城，牛羊到处乱窜，堵住了大街小巷，行人难以走动，纵然大伏兵，也无用武之地了。

过了一会儿，石勒见城中无异，便指挥大军，潮水般地涌进蓟城，纵兵大肆枪掠烧杀。就在这种情况下，王浚身边的人请求还击，王浚仍未决断，他简直不能相信眼前是事实，做梦也想不到，石勒会给他来这一手。

就在王浚六神无主时，卫士进来报告，石勒的军队已包围了府衙。王浚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座椅上，不住地说：“完了！完了……”不一会，冲进许多士兵，把王浚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来了个部将，把王浚押进大厅。一进门，王浚就看见石勒正搂着他的妻妾在饮酒作乐，气得差点昏了过去。

王浚咬牙切齿地骂道：“石贼，你逆天行事，不得好死！”

石勒搂着王浚的妻子，冷笑着说：“哼，你还有脸说‘逆天行事’四字，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之事！你身为晋臣，手握重兵，却坐观洛阳破灭，居心何在！你明明是臣属，却要称孤道寡，这不是‘逆天行事’又是什么？！”

“这……”王浚一时语塞。

“晋室皇帝有难，你身为国家重臣，却在一旁袖手旁观，让他被俘受辱。今天我也让你尝尝受辱的滋味！”

王浚眼睁睁地看着石勒尽情调戏自己的妻妾，心如刀绞。他长叹一声，紧闭双目，再也不想看眼前的情景了。

石勒将王浚屯积的粮食部分在当地发放，一部分带回襄国，救济灾民。又将王浚押回襄国斩首，将其脑袋装在匣子里，派人送到平阳，向刘聪献捷。

故意延宕

东晋隆和二年，桓温被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军司。第二年，又加扬州牧。自此，荆、扬两镇，均由桓温兼任。随着地位的提高，桓温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他想通过再度北伐，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以建立更高的威望，以便于他将来取代晋主，自立为帝。可是事与愿违，桓温的三次北伐均以惨败而告终。

北伐失败后，桓温为了挽回自己日益低落的威望，决心通过废立晋帝来达到这一目的。于是，太和六年十一月，桓温废除了晋帝司马奕，而另立司马昱为帝，这就是简文帝。

咸安二年，简文帝病重，临终前立下遗诏，将帝位传给太子司马曜。桓温帝王梦又破灭，所以，他在一怒之下，领兵进入建康。

满朝文武大臣们知道桓温来者不善，但都敢怒不敢言，而在静观其变。

桓温召来士族大臣王坦之、谢安来相见，并在屏风后埋伏下许多杀手。王坦之、谢安早已风闻桓温要杀了他们，一到桓温帅帐，王坦之已吓得浑身冷汗，而谢安倒没事一般，依然谈笑自若。

谢安忽然对桓温说道：“古代大将军总是将兵马放在边境以防止敌人入侵，桓将军为什么要把兵士藏于壁后呢？”

桓温听了，尴尬地笑了笑说：“现在非同寻常，我也是不得不如此呀！”说完，命令左右将伏兵撤去。

自此后，桓温身体因年老而出现不适，渐次大病缠身，日益严重。桓温觉得这辈子皇帝做不到了，于是，就请求朝廷给他加九锡。

所谓九锡，就是帝王赐给大臣的九种器物，是一种最高礼遇，是禅让的前奏。按前代惯例，加了九锡后便要举行禅让仪式。可见桓温还是当皇帝之心不死。

谢安见桓温大势已去，提这种奢求未免太不自量力了，于是就让袁宠草拟奏文。奏文拟好后，谢安见了，又令袁宏慢慢修改，每一次都是如此。谢安想通过故意延宕的办法来对付桓温。就这样，一篇奏文写了十几天还未最后定稿。

桓温不久便死了，加九锡的事便不了了之。桓温带着无限遗憾结束了生命。

唐代宗时，泾州王童之阴谋作乱，决定以某月辛酉日为叛乱日期，且严戒军众，待更鼓报到此时，立即出发。

行动前的一天晚上，有人向泾州刺史段秀实告密。段秀实知道后，决心粉碎王童之的阴谋。

于是，他将掌更漏的人公开召来，有意找他的岔，愤怒而又严厉地责备他工作有失职表现，并命令他每更都要来向自己报告一次。

那个掌更漏的人吓得张开嘴巴说不出话来，心里直叫冤枉。他每次来报告时，段秀实就故意拖延几刻，同他谈这谈那。就这样，本来五更而天亮的，最后变成了四更时天就亮王童之终于没有能按预定时刻发动叛乱。最后阴谋败露而受惩罚。

斩草除根

公元403年，贵族出身的桓玄因掌握了东晋王室的大权，就野心毕露，想当皇帝，将有名无实的晋安帝废除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楚”。当时，被晋王室封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北府兵将领刘裕，阴事桓玄。后于公元404年二月，在京口（今镇江）突然起兵，直逼建康城（今南京）。最后，桓玄在逃亡途中被益州都护冯迁所杀，伪政权“楚”宣告灭亡。

由于刘裕平定了桓玄之乱，为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刘裕被晋安帝任命为太尉、中书监，总揽朝政。这一来，刘裕代晋自立为王的野心更加膨胀。为了能捞取更多的资本，提高自己在民众中的威望，为夺取东晋政权铺平道路，刘裕率着晋国大军不断北伐，先后消灭了南燕、后秦等国，扩大了晋国的疆域。同时，在内部大力培植亲信，顺者昌，逆者亡。到了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十二月，刘裕杀死了晋安帝，拥立司马德文为帝，人称晋恭帝。

实际上，晋恭帝仍然只是一个傀儡而已。

到了公元419年，刘裕挟势、逼晋恭帝封他为宋王，且入朝辅政。

公元420年，刘裕感到时机成熟，要晋恭帝下诏主动禅位，把皇位让给刘裕。这样，刘裕以禅位手段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东晋王朝宣告灭亡。

刘裕代晋自立后，把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封为零陵王，在京城附近的秣陵县居住。

由于刘裕是挟势拥兵自重，打着“禅让”的旗号篡夺了东晋司马氏政权，所以，刘裕心中总觉不安稳，时刻担心司马德文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于是，就决定对司马德文实行“军事管制”，派自己的亲信带着一支部队以担任“护卫”为名，时刻监视末代皇帝的一举一动。

依照传统惯例，凡禅让而登位者，必须善待废主，否则，会被指责为“忌刻”。刘裕表面上尊奉旧主，以蒙蔽世人耳目，暗地里却磨刀豁豁，杀机四伏，并逐渐实施这一恶毒计划。

为了彻底根除后患，刘裕先采取斩草除根的方法，不让司马德文留有后代。每当司马德文的妃子生下儿子，刘裕安插在司马德文身边的人就寻找各种机会，将其处死而不露任何痕迹。将一个个活生生的司马德文的后代无声无息地扼死在摇篮中。

接着，刘裕又将毒剑指向了司马德文本人。他曾有一次派人给司马德文送去毒酒，但送酒的人不愿干这种亏心事，在半路上自己喝下了毒酒自杀了。

司马德文对自己的险恶处境早有觉察，并时刻在提防着。

他自己的日常饮食总是自己亲自动手烹煮，或者让自己信得过的妃子烹煮，从来不让别人染指，以免毒从口入。

刘裕见无法暗中下手，治司马德文于死地，就明晃晃地举起大刀，派人直接杀死了司马德文。当刘裕派亲信杀死了司马德文后，刘裕觉得经已彻底完成了对司马德文斩草除根的计划，于是，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他又假惺惺地率领百官，为司马德文在朝堂上公开发丧三日，演了一出猫哭老鼠的把戏。

杀鸡儆猴

连年的战火，使豫州一带老百姓们的生活失去了基本保障，不少人被逼的纷纷落草为寇，就连一些最本份、最温顺的人也免不了要动造反的念头。所以，这一带的治安状况十分糟糕。豫州刺史拓跋祯上任后，正为此而焦虑。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摸底，他终于想到了办法。

北魏延兴元年（公元471年）的一天，在豫州上蔡城（今河南省汝南县）西的一片园林里，出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一批在北魏统治者眼中被视作南蛮的老百姓，正被刺史拓跋祯奉为客人，接受拓跋祯的敬酒。只见拓跋祯一身戎装，目光炯炯，不时地对客人们朗声大笑。

被拓跋祯请来的这批客人，乃是州属新蔡、襄城诸郡的民间领袖，在当时深孚众望，一言九鼎，随时都可能成为危及朝廷统治的叛乱头目。这些难以驯服的“刁民”头领，被刺史大人邀请作为嘉宾，大有受宠若惊之态，但在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矜持的样子。随着拓跋祯的平易近人，他们也就渐渐地变得轻松了。酒过三巡之后，话也开始多了起来。拓跋祯只是一个劲地劝他们喝酒吃菜，并且自己还以身作则，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尽管如此，自己也没有露出丝毫醉态。

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西斜了。酒桌上也是杯盘狼籍。拓跋祯见一个个酒足饭饱，就对大家说：“诸位，咱们到那边走走，消化消化。”这帮人岂有不听之理？就一起跟着拓跋祯朝西边的一片空地走去。只见这里早已有一个个人形箭靶立在空地南边，一群戎装武士正手持弓箭，肃立在空地两边。

见到这般情景，众宾客都面露畏惧之色，心想：今天莫不是赴的“鸿门宴”？这时，拓跋祯爽声大笑，连咳几声说道：“诸位，本刺史今日得与大家相聚共饮，甚为高兴。为了让大家醒醒酒，现在就在大家面前献丑了。”众人不知何意，这时，一位武士早已将一张弓和一束箭递给了拓跋祯。

只见拓跋祯手持弓箭，走到空地中央，稍稍定了定神，便掂弓搭箭，“嗖”地一箭，箭镞正中靶心。众武士和众宾客纷纷叫好。拓跋祯又一连数箭，箭箭中的。直到手中的箭全部射完，他才意犹未尽地退到一旁。

拓跋祯故意叹口气对众宾客说道：“好久没练，技艺大是生疏。能不当众出丑，实在是侥幸之至。可是，要保家卫国，除暴安良，不练就一身硬功夫可是不行的噢！”

接着，他又下令站立两旁的武士们轮番表演。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二十几个人下来了，是人人箭无虚发，箭箭直穿靶心。看得那帮宾客们目瞪口呆。

很快轮到了最后一个武士。这是一个特殊的武士。众多伙伴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信心，好像反而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大概因为在风中站立太久，他的嘴唇有些发抖，两眼神情也有些游离，他步履沉重地上了靶场，吃力地拉开弓箭，闭紧左眼，箭很快就脱弦飞逝。无疑，脱靶了。只见他呆呆地立在那儿，扔下弓箭，不知如何是好。

拓跋祯令人将那年轻武士架过来，一顿猛斥，骂他丢人现眼，没好好练功，有辱卫士身份。竟下令将那个武士给斩了。

在场的客人们虽然知道拓跋祯脾气暴戾，但没想到竟为这事还要杀掉手下的卫士。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的打靶游戏会以小树林里的一声惨叫而结束。一个个吓得面面相觑，不敢多言。

拓跋祯的戏还没演完。

拓跋祯像没事一样，继续和宾客们闲聊。又将客人带到了原先宴会的地方，要大家再喝几杯。这些宾客们平时都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一切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可今天却不同了，只得乖乖地耐心地听从拓跋祯的指使摆布了。

眼见太阳快要下山，乱树丛的影子也在地上越拉越长了。一阵微风吹过，树叶在轻轻摆动。拓跋祯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对众人说：“诸位不知不觉察到没有，这风刮得有点邪，似乎有盗贼入境了。”说着，他又作认真细听辨析状，还“嘘”了一声，摆摆手，让大家别作声。他将耳朵贴地听了一下，忙说：“可能在西南面约20里开外的地方，有十几个强贼朝这边走来。”

众宾客一听，拓跋祯具备如此神异功能，真是神了。顿时，又对他产生了一种畏惧恐怖感。心想：以后得规规矩矩听这位刺史的。

拓跋祯略作沉思，急令随从，赶紧挑选一批精壮之士，火速往西南方向捉拿劫贼。

面对一个个神情默然的宾客，拓跋祯又让卫兵抬来几坛酒，给客人们满上。他一边让大家饮酒，一边说道：“请诸位再多候一刻，区区几个蠢贼，我保证马到成功，手到擒拿。大家三杯酒下肚，便有好戏看了。”他的口气虽然平和，但其目光却像一把刀子不动声色地直刺每一个宾客的心脏。在觥筹交错中，一股股杀气时不时地在小树林里出现。宾客中那些曾亲手做过大盗的，身上不时在起鸡皮疙瘩。

“得，得，得，……”一阵马蹄声从林边传来，把大伙从醉意中惊醒。宾客们像获释似地，人人长喘了一口气，等待着好戏开始。

只见几个盗贼被捆得像粽子一样地，扔在了酒席前。拓跋祯赶忙起身为那个带队捕贼的年轻军官敬酒，夸他这事办得出色。接着，他又慢慢踱到那帮劫贼身边，用脚踢了踢其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放着好好的良民百姓不做，而要去做千人恨、万人骂的强盗？”

被踢的那人不知拓跋祯在说什么，只是神色茫然地看了拓跋祯一眼。

拓跋祯又回到宾客中间。此时，面对众宾客的完全是一副晴转多云的脸色，他用寒光逼人的双眼扫视了一下四周，对众宾客说：“本刺史上任不过一个月，就遇到劫贼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作案。没想到此地盗贼横行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发指。你们说，该怎么处置这些劫贼？”

直到此时，宾客们才真正明白了刺史今日请他们喝酒的真正用意。面对周围几十名全副武装而又有百步穿杨绝技的武士，对于拓跋祯的问话，他们中还有谁敢说这些盗贼可以活命？

拓跋祯大手一挥，作了个斩头手势。跟着，那十几个盗贼被拖到树林边，脑袋搬了家。

拓跋祯作为一州之长，在本州最危险的一帮人面前淋漓尽致地显示了自己的威风。在预期目的达到后，他又若无其事地与众宾客道别，还不时地说：“以后有暇，再请诸位拨冗光临！”那帮人巴不得早点离开此地，心里在暗暗祈祷：但愿下次不要让我再来了！

原来，那被拓跋祯当着众人面杀死的一名箭手和十多个劫贼，都是关在死牢里的囚犯。拓跋祯分咐手下人，将他们分别扮成箭手和盗贼模样，最后成了拓跋祯杀鸡做猴的牺牲品。

从此以后，豫州一带民风大转，盗贼匿迹。在之后的几年中，豫州城乡到处流传着刺史拓跋祯治军严格，料事如神的故事。但极少有人知道，这故

事是拓跋祯自己编导的。

装聋作哑

北魏末年，权臣元当权，朝廷一派乌烟瘴气，刀光剑影。王公大臣们只要不合元的心意，便随时有可能脑袋被搬家。在这白色恐怖下，北魏孝文帝的侄子、广陵王元恭审时度势，自觉如有不慎，也会招来杀身之祸。深谙宫廷斗争内幕的元恭也知道，祸从口出。为了杜绝这一祸根，保全性命，他决定来个装聋作哑，静观其变。

“广陵王病得起不了床了！”

“广陵王病得又聋又哑了！”

几天后，广陵王突然生病，最后病得又聋又哑的消息传遍了朝野上下。有人为之高兴，有人为之吃惊，也有人对此怀疑。

由于元恭本来信佛，最后，通过与别人进行笔谈，表示要求进洛阳郊外的龙华禅寺修心度日，过起了与世隔绝的日子。他每日除了睡觉吃饭，便是打坐默经，过得悠闲自得。

但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朝廷中一些与元恭以前政见不和者和对权位垂涎三尺的人，并没有放过对元恭的“关心”。

永安末年（公元528年），有人匿名上书孝庄帝元子攸，声称广陵王元恭装聋作哑，是一场政治阴谋，他表面上隐居在龙华寺不问世事，实则与各方要员都有联系，很可能有一场宫廷政变会在广陵王的遥控下发生。而且近来民间又有传闻，说是龙华寺的上空有王气，新的真命天子就隐居在龙华寺里。

听了这番告密，孝庄皇帝果然十分惊骇，立刻下令到华龙寺缉拿元恭。元恭事先知道了消息，是又气又恨，想不到费尽心机躲祸避灾，到头来还要惹祸上身，便又惊又怕，放下经书，跑到洛山上躲了起来。尽管如此，元恭最后还是被抓住押到了京城洛阳。审问了十几天也没审出个名堂。因为元恭总是装聋作哑，与审问他的人打哑语。最后，孝庄皇帝元子攸念在元恭是自己族叔的份上，又将元恭送回了龙华寺。这一下，元恭在寺里一呆又是半年。在此期间，他是言行更加小心谨慎了，连最亲近的人也是金口不开。

由于孝庄皇帝的政权长期受权臣尔朱荣一家的多方胁迫控制，孝庄皇帝忍无可忍，于北魏普泰元年（公元531年）的九月，对尔朱荣发动了捕杀，结果使尔朱荣和他的死党元庆穆被杀。但不久，尔朱荣的从子尔朱兆发动叛乱，将孝庄皇帝杀死。一切宫廷政变终于还是以尔朱氏取胜而结束。

元子攸从被抓到被杀，北魏的皇帝宝座将近有100多天轮空。炙手可热的尔朱氏原先议立长广王元晔为帝，但经过再三权衡，最后偏偏看中了又聋又哑的元恭。他们知道元恭是在装聋作哑，但总觉得他藏身龙华寺，是对尔朱氏有畏惧感的表现，让他当皇帝，更有利于尔朱氏的控制。于是，尔朱氏就让尔朱彦伯经常到龙华寺“考察”元恭，进一步密谋“出山”计划。

公元531年，广陵王元恭在邙山之南接受了长广王元晔的禅位，成了北魏王朝的第十个皇帝。在禅礼仪式上，一贯以又聋又哑著称的元恭，此时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面对众大臣的顶礼膜拜，在发布他的执政演说。

巫蛊术

宋文帝刘义隆还在居丧期间，就于元嘉三年（公元426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刘劭。为了遮人耳目，就将这个儿子深藏宫中，有元皇后自己整天哺育着，一直等到居丧期满，才谎称这个儿子刚刚出世。

据说刘劭刚出世时，母亲元皇后认为这个儿子有异常之貌，是个亡国破家的孽种，让宋文帝早点把这个儿子弄死算了。可文帝看了后，连说“不可”，认为不作兴把头生子给弄死。就这样，小刘劭保了下来，并且后来还当上了太子。当然，刘劭后来总算长得出息，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又喜攻经史，长于骑射，能文能武，宋文帝总算开了心，凡事无巨细，只要太子需要的，尽管满足。

后来，宋文帝的妃子潘淑妃又生下了个儿子，名叫刘濬，长大后被封为始兴王。由于宋文帝过分宠幸潘淑妃，气量狭小的元皇后不久就郁郁寡欢而死。刘劭气得牙齿发痒，要害死潘淑妃和刘濬，替母亲报仇。

谁知这刘濬生性聪明狡黠，他见刘劭对自己不好，心想，硬顶下去必然吃亏，于是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对刘劭百般讨好拍马，忙前跑后，哥哥长哥哥短的，直叫得刘劭心麻。也是好花开一处，烂木头滚一堆，这兄弟二人臭味相投，变得形影不离了。一方做下了错事，另一方必定替他打圆场，作掩护，真有点狼狈为奸的味道了。宋文帝见两个儿子团结得如同一人，心里还十分高兴哩！

也正是文帝所喜爱的这两个宝贝蛋，后来干出一番令宋文帝气煞的勾当来，直至最后，宋文帝的老命也给他们结果了。

这天，京城来了一位从浙江湖州过来的女巫，名叫严道育。传说此人神通广大，极富神性，很快誉满京城。东阳公主身边的一个名叫王鸚鹄的婢女将此事告诉了公主，公主又告诉了弟弟刘劭。姐弟俩很想见见这位民间神人，领教一下女巫的法术。于是，就向文帝谎称，说此人是个养蚕能手，何不请进宫来，教教宫女们养蚕，以显示皇上重视农桑呢？宋文帝当然同意了。就这样，巫女严道育成了宫廷里的座上客。

严道育本因丈夫是强盗后被判为官奴，她自己生活无着落，才到处招摇撞骗，宣称自己有通灵异术，以此骗取钱财度日。谁知这宋文帝的儿女偏偏对她的骗术深信不疑。刘劭和刘濬见让巫女干一些小事大划不来，希望她能运用神异之术帮助他们干大事。

一天，刘劭和刘濬来找严道育，对她说：“我们两人曾背着父王干下了许多坏事，害怕有朝一日被皇帝老子知道，要受惩罚。”请严道育帮忙。严道育一口答应，说道：“这等小事乃不费吹灰之力。我将亲自为你们魂游上天，向天帝请求，不让你们的事情泄漏。”于是就手舞足蹈，像模像样地作起法来，看得刘劭、刘濬两眼发直。

说来也奇怪，宋文帝由于过份信任自己的两个宝贝儿子，也就根本没管他们什么事，所以，过了好长时间，刘劭、刘濬二人干下的坏事也没有被皇上发现，两人心想，这严道育果真神啦，就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还封严道育为“天师”。

又过了些日子，刘劭、刘濬觉得总是背着皇上偷偷摸摸地干坏事，这多不自在？要是让皇上早点死了，不是更加省心？于是，又请严道育施展巫术，咒骂皇帝早日升天，并答应事成之后，定有重赏。

严道育深知自己那一套是骗人的把戏，推说不敢。但经不起刘劭、刘濬的威逼利诱，也就大胆地向皇帝施展起了巫术。她用一块玉雕琢成貌似文帝的形象，又上面滴了几滴血，画了一些符咒，让刘劭派人埋到靠近宋文帝的地方。跟着，又向刘劭密授一套咒语，让他每天认真念三遍，这样会感动上帝，使文帝快快死去。刘劭言听计从，认真执行。就这样，一场诅咒宋文帝的巫蛊活动在皇宫秘密进行着。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王鸚鵡、王鸚鵡的情夫陈天兴和宋文帝身边的侍臣陈庆国。

正当刘劭他们在紧锣密鼓地诅咒宋文帝时，谁知东阳公主却忽然病死，真像中了邪魔一般。依照皇宫规矩，公主的随身婢女王鸚鵡必须出嫁。刘劭害怕她嫁出去后走漏风声，就决定来个内部处理，硬让刘濬的心腹沈怀远把她娶了过去。王鸚鵡虽然有了归宿，但她时刻担心以前跟陈天兴的丑事会泄漏，更害怕陈天兴对她报复，于是，就请求刘劭把陈天兴给杀了。

陈天兴被杀，可吓坏了陈庆国，他不知陈天兴是因为已被杀，下一个倒霉的该轮到自已了。他越想越怕，觉得这刘劭还没有老皇帝厚道，就又跑到了宋文帝身边，来了个反戈一击，将刘劭搞的巫蛊活动彻底告诉了宋文帝。

宋文帝听了这消息，无异于遭了雷电一击，他想不到自己的宝贝儿子会在暗中诅咒他早死！于是，立即下令把王鸚鵡抓起来，从她家中查出了许多刘劭和刘濬私下记录的文字，其中有几百页全是对宋文帝最恶毒的诅咒，后来，根据口供，又从含章殿前挖出了巫蛊用的玉人。人证物证一应俱全，文帝下令严加追查和惩办。吓得严道育闻风而逃。

宋文帝好气恼啊！气得老泪纵横，气得两眼发黑，气得几天茶饭无心。他来到宠妃潘淑妃那儿，淑妃情知自己儿子已犯下大罪，小心翼翼地侍候着。宋文帝长长地叹息道：“太子刘劭贪图富贵，想早日做皇帝，这也算有个缘由吧。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虎头（刘濬小名）竟也参与其事。我对你们母子俩的关心和爱护，你难道没有数吗？”淑妃一边宽慰皇上，一面骂儿子不懂事，是跟刘劭学坏的，把责任统统推到了刘劭身上。

按理，宋文帝此时完全可以将刘劭的太子地位废黜，将刘劭和刘濬的所有兵权削去，重则杀头，轻则关进大牢。但宋文帝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派使者去将刘劭和刘濬痛骂一通了事。仍然视这两个孽障为掌上珍宝，总以为他们会改邪归正。

谁知这两只“小狼”不思悔过，后来继续与女巫严道育来往，刘濬将严道育化装成尼姑，藏匿于东宫，后又带她到京口，最后又准备带着严道育一道到荆州上任。

宋文帝觉得两个儿子果真鬼迷了心窍，还和那个该死的女巫勾勾搭搭，真是气煞。这一次，他可再也忍受不了了，当即决定，将两个儿子先抓起来治罪。

宋文帝先将刘濬赐死，再下一步就是要废掉太子刘劭。他让侍中王僧绰依照汉魏废除太子的典实，起草了一份文告。由于废立皇太子是朝廷中一件大事，所以，宋文帝正在与大臣们思考着万全之策。

再说刘劭听说皇帝要废掉自己太子的地位，早已坐不住了。他见皇帝还在与大臣们商量着这件事，就决定来个先下手为强。于是，他与心腹军官陈叔儿、张超之等人立即研究谋反篡位方案，利用手中已经拥有的上万名士卒作为后盾，作好了向皇宫冲刺的准备。

这天清晨，刘劭率领着东宫军队，打着奉皇上之命到皇宫平息叛乱的招

牌，手拿假诏书，冲进了宫门。将还在灯下商议如何废除太子的宋文帝以及大臣徐湛之、顾嘏、江湛等人统统杀掉。后来又杀死了潘淑妃及文帝左右的亲信数十人。

就在一片血腥气中，刘劭宣布即位，改年号为太初。并下诏声称：“徐湛之、江湛阴谋叛乱，弑杀皇上，朕率军前来护驾，稍迟一步，终身悔恨。如今罪人已正法，元凶已诛灭……”云云，唱起了猫哭老鼠的把戏。

宋文帝优柔寡断，终于被自己豢养的“狼崽子”吃掉了，实在可悲！

